



鸣响雪松 2

## 《俄罗斯的鸣响雪松》

弗拉狄米尔·米格烈 著

王文瑜、王上豪 译

弗拉狄米尔·米格烈（Vladimir Megre），于 1950 年 7 月 23 日出生于乌克兰。十六岁时离家独立生活。1974 年起居住于俄国的新西伯利亚，以摄影为业。1980 年代中期成家，生了一个女儿。当时他是个成功的企业家，为西伯利亚企业家联盟的主席。1994 年他主导了两场大规模沿西伯利亚鄂毕河行进的贸易之旅。旅行途中，他遇见了西伯利亚泰加林的阿纳丝塔夏，这场际遇改变了他的一生。

回来之后，因应阿纳丝塔夏执意的请求，从来没有写过书的他，丢下有十年经验的企业家工作，把在泰加林三天的经历写成了一本书。那时却因为文笔朴素而没有一家出版社愿意出版，他只好在地铁站独自贩售。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许多人看完书之后又多买了几本分送给家人和朋友，就这样两千本很快地卖光了。从此他继续会见阿纳丝塔夏，陆续写下了一系列书。至今他的书单单在俄国即销售超过了一千一百万本，翻译成了二十多种语言。

米格烈于 1999 年设立了阿纳丝塔夏文创基金会。他在世界各地举办读者见面会。读者中有的自己成立了组织，其中一项目标是创建与万物和谐的家园。2010 年作者的第十本书发行了。目前他计划以这一系列书来编写剧本。2011 年荣获顾氏和平奖。

## 目录

1	她是人还是外星人？ .....	5
2	赚钱机器 .....	21
3	痊愈却成了地狱 .....	26
4	私人对话 .....	28
5	守护天使，你在哪？ .....	31
6	樱桃树 .....	36
7	谁的错？ .....	43
8	答案 .....	50
9	小农节暨大地日！ .....	65
10	吟游歌者的鸣响之剑 .....	73
11	急转直下 .....	80
12	谁来决定方向？ .....	84
13	从零开始的资金 .....	85
14	破坏的力量 .....	89
15	贺宝芙企业家 .....	96
16	到夏威夷免费度假 .....	99
17	经济重建之初 .....	101
18	俄罗斯企业家结社 .....	104
19	朝向自杀之路 .....	107
20	俄罗斯的鸣响雪松 .....	111
21	***** .....	129

22	解开秘密.....	131
23	*****.....	132
24	斐奥多力神父.....	134
25	爱的空间.....	151
26	阿纳丝塔夏的祖父.....	158
27	异常现象.....	170
28	虚幻的人.....	181
29	为何没人见过上帝？.....	185
30	俄罗斯的黎明.....	192
31	如何提炼具有疗效的雪松油.....	198
32	标题！（不知该怎么下标，想到的人就自己下吧）.....	203
33	你的圣地啊，俄罗斯！.....	211
弗拉狄米尔·米格烈致各位读者		

#### 声明

本电子书由爱好者自己制作，只作为分享交流使用，如若喜欢请支持实体正版，原版由台湾翻译出版。购买正版实体书或其他雪松产品可以到官网（[www.cedarray.com](http://www.cedarray.com)）或者正规销售渠道购买。（尾页附有官网指定大陆销售联系方式）。

制作 安子

## 1 她是人还是外星人？

继续阿纳丝塔夏的故事之前，我想先谢谢各位宗教领袖、科学家、记者和一般读者，谢谢他们对我第一本书内容所做的发言、评论和信件。给阿纳丝塔夏的定义多得五花八门，媒体记者称她“泰加林掌门人”、“西伯利亚女巫士”、“先知”、“神的化身”、“外星人”。

有个莫斯科记者还问我：“你现在爱阿纳丝塔夏吗？”而我的回答是：“我不清楚自己的感觉。”从此外界便流传我的一些闲话，说我精神信仰薄弱，所以无法理解阿纳丝塔夏。但是，如果一个人连他要爱的对象是谁都搞不清楚，你要他怎么去爱？截至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个定义适用于阿纳丝塔夏，而我从她自己说的：「我是人，一个女人。」这句话出发，想尽办法替她不寻常的能力找出合理的解释。一开始挺顺利的。

谁是阿纳丝塔夏？

一个在泰加林深处出生、过着隐居生活，父母双亡后由同样隐居的祖父及曾祖父带大的年轻女子。

野生动物对她效忠稀奇吗？

一点都不稀奇。不同动物在同一农人的农场也可以和平

共处，并敬重它们的主人。

解释她的遥视能力如何运作就难得多，什么样的机制让她不仅能看透所有事件的细节（包括好几千年前发生的），也轻易掌握我们当下生活的现况。她的光线如何从远处疗愈他人、如何穿透遥远的过去并凝视未来？

莫斯科航空学院客座哲学教授席林（K.I.Shilin），在他研究阿纳丝塔夏的论文中写道：

阿纳丝塔夏所拥有之创造力属于人类全体，并非神或自然赋予她个人的礼物。我们全体、每一人，皆与宇宙相连。

如何化解可能形成的灾难，关键在于文化起始时的和谐共生。以祥和纯真的童年做为文化发展的基石，便可产出“阴性”文化，而将这种文化内涵传达得最淋漓尽致的，就属佛家，以及我们的阿纳丝塔夏。基于此，我归纳出下列关系式：

阿纳丝塔夏=度母=佛陀=弥勒菩萨

阿纳丝塔夏乃一名近似神的完美人类。

是不是这样，轮不到我来评断。我只是不懂为什么她没有跟其他近似神的开悟者一样写出一套教义，反而把她二十年带着觉知的光阴岁月，全花在夏屋小农身上。

不过她不是疯子。读了科学家的观点以后，我可以下这样的结论。最起码，她所说的都有科学家提出假设，并在专门领域进行实验。

像是这个例子。我问她：「阿纳丝塔夏，为什么几千年前的事迹、古代圣人的思想，你都有办法知道得那么清楚？」她回答：「最早的思想、最早的言语，来自造物者。造物者的思想直到今天依然存在，无形地围绕我们，布满整个宇宙，映射在祂为了最主要的造物——人——而创的有形生命世界。

「人是神的孩子，如同全天下的父母，神希望祂的孩子能拥有的比自己更多。祂给了他全部，甚至不止——祂给予他选择的自由，赋予他思想的力量，使他能够透过思想来创造世界、完善世界。

「任何人的思想，一旦产生了，就不可能消失。产生的思想如果是光明的，就会填满光的次元、支持着光明的力量；如果是黑暗的，则会投入相反的另一边。不论谁都能运用他人或造物者曾产生过的思想，即使今天也不例外。」

「那怎么没有每一个人都这样做？」

「有，只是做到的程度不同。要运用这些思想，就必须思考，但是因为生活忙碌，不是每个人都会做这种思考。」

「你是说只要去想就好了，只要去想，就什么都行得通了？甚至也能因此得知造物者的思想？」

「要得知造物者的思想，你必须达到祂的思想纯洁度和思考的速度。要得知开悟者的思想，你必须具备他们的思想纯洁度和思考的速度。

「一个人的思想若是不够纯净，便无法与光明力量的次



元——光明思想存在的空间——通讯，他反而会从黑暗那一方汲取思想，结果使自己和他人受苦。」

我不确定阿基莫夫院士——俄罗斯自然科学院国际理论暨应用物理所所长——所解说的观点，跟她这番言论有无直接或间接的关联，不过他在《奇迹与探险》杂志里的文章〈物理学承认至高意识的存在〉中提到：

长久以来，一直存在两种认识自然的途径。一个以西方科学为代表，亦即西方人的方法论：依靠证据、实验等方法来取得知识；

另一个是东方的——进入冥想状态，透过深奥玄妙的方式接收外部知识。而深奥玄妙的知识无法取得，只能领受。

于是这种深奥玄妙的途径自某一时期开始，逐渐为世人所遗忘，另一种极为复杂而缓慢的途径相对崛起。过去一千年来，我们一直在遵循这条复杂而缓慢的途径，逐步抵达东方早在三千年前便已知悉的知识。

有人说，充满整个宇宙的物质是个相互连结的结构，我直觉相信这是对的。史坦尼斯劳夫·莱姆（Stanislaw Lem）在《科技之总和》（Summa Technologiae, 1964）〈宇宙是一部超级电脑〉一节中，模拟了一具庞大的宇宙大脑，你可以将它想成一台电脑，想象这台电脑提供了一座可供观测的宇宙（容积半径约 150 亿公里），其中充满着十到三十三立方公尺的分子。



这样的大脑填满整个宇宙，想当然存在各种我们无法想象、做梦也梦不到的可能性。

不过这颗大脑在现实中是以绕场、而非以电脑的方式运作，若将这点也考虑进去，那么显然「不论谢林的绝对体，或吠陀经所言的空性，其具体呈现，皆为一部电脑。世上除了这部电脑以外的事物并不存在。你能言及的任何事物，都只不过是绝对体不同形式的呈现。」

至于能在远距离外产生作用的光线，俄罗斯医学院的现任院士卡兹那雪夫在《奇迹与探险》于1996年5月3日发表的〈活跃的光与场〉专题中写道：

维尔纳茨基大概是对的，他提出一个问题：思想与意念如何影响地球进化到下一个阶段？如何影响？这问题，恐怕不是单单透过劳动、引爆或任何科技活动就回答得了。

事实显示人，也就是操作者能自远端影响电子仪器的各种表现，就像有人碰了操作面板使仪器指数上升，而此人却在非常遥远的距离外。

我们早在新西伯利亚与诺里尔斯克、迪克森、辛菲洛普进行远端通讯，这项工作也与秋明州三角研究区、佛罗里达州的美国控制中心同步。真人、仪器、控制器之间的遥控已经过证实，具有绝对的可信度与准确度。

至此我们面临一个不明的现象：活跃物质之间的远端通讯。

只可惜这些科学家的文章有很多我看不懂的术语，还引用了许多其他学者的实验。光是全部看完就很难了，何况是加以理解。

但至少我清楚一件事：科学家知道，人是有可能和远距离以外的人或物体产生联系，并且遥控机器的。还有，科学家也知道有宇宙资料库，阿纳丝塔夏使用的大概就是这个，她叫它〈光明力量的次元〉或〈所有人产生过的思想存在空间〉。

近代科学也提到它，称它为超级电脑。

接下来要思考的是，为什么像我这样一个从没写过、没学过文学创作的人，会有文笔写出一本激励人心的书。

我还在泰加林时，阿纳丝塔夏就已经说过：「我会把你变成一个作家。你会写一本书，很多人会读到这本书，这本书会对读者产生良好的影响。」

现在这本书真的写成了。我们可以假设，写的人是她，不是我。但这么一来，我们得解释，她怎么有办法影响别人的文笔。然而到目前为止，没有人能解释这个部分。

当然我们也可以让事情变得简单一点，换个假设。假设我是有那么一点天份，把从她那里得来的有趣资讯，转换成文字。这样想，好像就可以解开谜团了。

已经没必要再请教专家了。相关的科学、宗教类文章，再读下去也没什么用了。阿纳丝塔夏本身是一个新的现象，

无论是帮过我的人，还是我自己，都无法将它所有的疑点解释得一清二楚。

你们大概还记得我上一本书里，她两年前说过的话：「会有艺术家画我的肖像，诗人会写诗，有人会拍我的电影。你会看着这一切，想到我……」

我问阿纳丝塔夏的祖父：「所以，她可以预言未来？」他回答我：「弗拉狄米尔，阿纳丝塔夏不是在预言未来。她是模拟未来，并且让它成真。」

话语，只不过是话语。我们都说了不少话，但我根本觉得那有什么重要，只当它是些隐喻，因为我怎样也想不到阿纳丝塔夏讲的话有可能在现实生活中一一实现。但事情就是这么不可思议！

阿纳丝塔夏说过的话开始成真。

首先是如学雪花般飞来的诗，我把其中一些放在第一本书的最后面。接着，各个城市还陆续成立了「阿纳丝塔夏之屋」。第一个「阿纳丝塔夏之屋」在格连吉克，莫斯科艺术家亚历珊德拉·瓦西里叶芙娜·沙恩科 (Aleksandra Vasilievna Saenko) 献给阿纳丝塔夏和大自然的书就在那里展出。

我走进这栋房子，看着满是巨幅画作的墙面，整个空间仿佛开始变化。

阿纳丝塔夏出现在好几幅画里，用她和善的双眼注视着我。而画中的主题……有些甚至是还没出版的第二集内容。还

有个光球不时出现在阿纳丝塔夏身边。

后来我得知这位艺术家不是用画笔，而是用手指头作画。大部分的画都卖出去了，不过还是留在这展览，因为一直有人来看这些画。

艺术家送了我一幅画，上面画的是阿纳丝塔夏的父母。我无法停止注视她母亲的脸。

很多工作室提议要拍阿纳丝塔夏的电影，这我已经不意外了。

亲手摸着这些画、写着诗的信件，听着歌曲，看着电影镜头的画面，我很想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莫斯科研究中心研究了阿纳丝塔夏的各种现象，他们的结论是：

人类史上没有哪个著名的伟大灵性导师，及其宗教教义或哲学、科学思想研究，能以阿纳丝塔夏的速度激发人内在的潜能。

其宣导的教理，需要数世纪、数千年的光阴，才能在现实生活中落实。

但是不过数日、短短的几个月，阿纳丝塔夏的影响力远超越各种道德、宗教的教诲与信条。她以一种未知的方式，直接唤起人心中的感情，任何与她在精神上有所连结的人，心中皆高涨着实际创造的渴望。这一切清楚地呈现在他们的艺术创作中，他们的作品满是追求光明与美好的心灵悸动。

这位居住在西伯利亚泰加林深处的隐者，为何又仿佛在我们的生活中随处可见？

她如何能假借他人之手创造出实体的作品？那全都是关于光明、美好、俄罗斯、大自然与爱的作品。

「她会让爱的美丽诗句充满整个世界，就像一场春雨，洗去地球沉积已久的污泥。」阿纳丝塔夏的祖父说。

「她要怎么办到？」我问。

「用心中的热情和梦想的力量，散发源源不绝的灵感与光。」他回答。

「她的梦想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力量？」

「身为人与创造者的力量。」

「是人就应该要让自己的创造得到回馈，获得报酬、荣誉和地位，她为何就这样送给别人？」

「她是自足的。她得到的满足感，或仅只一个人真挚的爱，对她来说，就是最好的酬劳。」

这样的回答仍无法使我彻底理解。我要知道阿纳丝塔夏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才能确定自己跟她的关系。我继续听别人怎么说她，同时大量阅读与宗教信仰有关的书。我这辈子阅读的量就算加起来也没有这一年半多，不过我得到了什么？我只能替自己下一个无庸置疑的结论：「许多自认符合历史真相、虔诚、博学的书里，恐怕都含有不实内容」。格

里高利·拉斯普京的情况让我逐渐产生这番结论。

上一本阿纳斯塔夏的书里，我节录了皮库尔的历史小说《最后界线》中某个段落。

小说里写到格里高利·拉斯普京，一个半文盲的农民，于1907年自遥远的西伯利亚某个生长雪松的小村进到沙俄帝都，以精准的预言在皇室间声名大噪，得以亲近皇室成员，并和无数女贵族有过关系。合谋刺杀他的众人目睹他喝下掺了氰化钾的杯中物后，竟还能站起身来走入庭院。后来尤苏波夫亲王抵着他开上几枪。身上多了许多弹孔的拉斯普京却仍未死去。众人把重伤的他抬到桥上，丢入河里，再将尸首打捞上岸焚毁。

神秘莫测的拉斯普京——其精力旺盛众所周知——正是在雪松地区长大的。同时代记者对他旺盛的精力描述如下：

「从中午就开始狂欢、酗酒、纵欲到天明，难以想象这是年届五十之人！不止如此，凌晨四点，您能看见他大方跨进教堂、维持四小时的站姿晨祷。八点一到，回家喝个午茶，转眼间就两点了，这时格里什卡却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地照样接待访客，接下来再带几个女人到澡堂洗洗香浴，浴毕旋即驱车前往市郊外的饭店，重复昨晚相同的纵欲行径。此般作息绝非常人可及。」

这段描述让我跟大多数人一样，都在脑海留下拉斯普京不可磨灭的淫乱形象。但是命运却丢给我不同

的讯息，仿佛要我重新思考。

关于拉斯普京，教宗若望是这样写的：「从来不曾被人寻获的圣僧身体，如今从河里完好如初地浮现。他的秘密后代，将祈祷着进入方舟。」

怎么回事？有人说他淫乱，也有人称他圣僧。哪个是真、哪个是假？

后来我还偶然得到拉斯普京在朝圣旅途中的手记（一名逃出苏联的难民罗巴切夫斯基把他的手记带到巴黎去了）。内容：

大海轻柔地抚慰着。清晨醒来，听见海浪在「说话」、拍打、嬉戏。海面映着晨曦，仿佛太阳正在海里，准备安静缓慢地升起。此刻，一个男人从灵魂深处注视着太阳四射的光芒，将全人类给遗忘。他内在的喜悦被点燃，领悟着生命之书，体验着更高智慧——这是一种全然无法描述的美！

大海轻柔地将人从世俗空泛的梦中唤醒，随之在人的心中涌现种种思潮。

海洋是如此宽广，而思绪更是无边。人的内在智慧如海洋般无穷无尽，没有一门哲学能够容纳。当太阳西沉，没入海洋，天际再度绽放着无与伦比之美。

谁能估量这绚丽之光？那它为灵魂带来温暖与慰藉，疗愈着人心。随着每分每秒的流逝，人的心，也因逐渐消逝在山头后方的奇异暮色，淡淡地起了忧愁……黑幕降临。



啊，多么宁静啊.....鸟叫声也消失了。这个男人顿时陷入浓浓思绪，开始在甲板上来回踱步，他无法克制自己回忆起童年，回想起一生的愁苦，他比对着此刻的宁静与人世间的纷扰，轻轻地喃喃自语，多么希望有人在一旁作伴，一同驱散敌人加诸于他的沉重寂寥.....

你这个西伯利亚人，俄国人格里高利·拉斯普京，到底是何方神圣？他们写你的哪些是真，哪些是假？我该怎么分辨？有什么依据能认识一个人的生命本质和志向？有什么伟大的作品能帮助我看清真假？怎样算是有虔诚的信仰，怎样才能称为全知？也许每个人该试着用自己的心来衡量？我从没写过诗，但是格里高利·拉斯普京，我想把我的第一首诗献给你。

大家读完《阿纳丝塔夏》都写出真心真意的诗，我也来试试。押韵得不好还请多包涵。

向格里高利·拉斯普京致敬

半文盲？半文盲。

雪松林出身又何妨？

打赤脚？打赤脚。走在俄国西伯利亚，

鞋子不知得磨破几双。

我要见沙皇，要帮助沙皇父亲  
再撑一会儿。

我要见俄国，要给俄国母亲  
饮下雪松林的日月精华！

什么？轻骑兵？无法无天一帮人，  
自诩多情又威风？

看着我，让你们瞧瞧

什么才是真本事！呸，聪明人！

彼得之城披上巴黎衣裳，

可别让束腹勒紧胸膛！

名媛视线直颤抖，

只因忽见西伯利亚人。

而当他前往晨祷

为他人之罪求饶，

却听见她的嘀咕，

她独自恳求：快走吧。

神志不清又恣意咆哮，

野蛮世代终将吞噬躯体。

你的灵魂发出熊熊烈火，  
却无力可回天。快走吧。  
兽性无法永世束缚，  
苍生只能一时救赎。  
我是俄罗斯！我怎能懊悔？  
可惜你不能再歌唱。

回到你的雪松林吧，我必会浴火重生！  
到时便由你随心所欲.....

哎！但愿能一上澡堂！  
与你同在！  
我将拿白桦树枝，甚或雪松针叶  
抽打你的自甘堕落，  
我要留下，俄罗斯，与你同在！

时间狂妄地低声咒骂，  
而格里高利胸中数弹。  
黑暗势力对他切齿咬牙：  
西伯利亚人，快给我滚蛋！

你对我的阻遏

仅能再撑半刻，  
而你必会遭受阴谴，  
就连大地也从所未见。

现世英雄却要沦为淫秽之徒。  
在鸬酒瓶上印有你的面目。  
如今为你拯救的子子孙孙，  
将唾弃你的粗人灵魂。

快滚开。我已权倾天下！  
就如你所愿送你登天！  
你时日不多了，还不明白了吗？  
让回即将属于我的时间！

噢，带几瓶马德拉酒往澡堂去！  
我将对你无所隐瞒。  
你说我是西伯利亚人，我可是农家子弟。  
混蛋，究竟为何如此纠缠？

子弹射穿又扔入河中，  
更在郊外折磨焚尸。  
他的灰烬现随着春风

洒落在整个俄罗斯。

「粗人！」黑暗势力切齿地说，  
死无葬身之地了吧？那双眼睛又何去了？  
你的生命岁月将永远逝去。  
后代只能看着你的图像。

让他们知道！是我将权力赋予你！  
让他们知道你欠我的债，  
还是你想要一哭了之？

格里高利吐出铅弹：  
「噢，撒旦真是愚昧。  
一会欠债，一会儿流泪。  
农家子弟们，不如就上澡堂。  
早该淋水洗澡吧？！」

格里高利·拉斯普京从雪松林来到革命前夕的俄罗斯，为了  
阻挡革命风暴，却遇害了。

阿纳丝塔夏也住在雪松林，也想为人做好事，阻挡些什么，  
那我们的社会准备给她什么命运？

## 2 赚钱机器

一开始的时候，阿纳丝塔夏在我眼里是个世界观独特的隐士。但是听了读了这么多跟她有关的事物、她如此反复地进入我们生活后，现在她成了一个非比寻常的人物。我的脑袋一片混乱，我努力拨开如潮水般的资讯和评论，试着把我当初最单纯的印象拉回来，回答我常被问到的这个问题：「你怎么不把阿纳丝塔夏带出森林？」我很想把她带出森林，但我知道强迫是没有用的，我得让她知道待在我们社会的好处和正当性。我在思考她有哪些能力可以对她、对大家、对我的公司都有好处。我赫然发现：眼前这位美女阿纳丝塔夏，是真正的赚钱机器。任何疾病她都能轻易医好，甚至不需要诊断就可以直接把病痛移出体外。她用某种未知的方式清理人体，移除人体内的秽物，连身体也不用碰。我自己就经历过。她全身贯注，和善的灰蓝色双眼眨也不眨地看着你，在她的注视下，你的身体似乎变暖了，接着你的脚开始大量出汗，各种毒素就跟着汗一起排出来。

许多人为了买药和动手术花很多钱。一个医生治不好，就换另一个，不然就是求助灵媒或生物疗法。为了治一个病要花好几个礼拜、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的时间，但是找阿纳丝塔夏只要几分钟就好了。我算了一下，假如她花十五分

钟治疗一个病人，一次只收十美金（很多治疗师开的价比这高多了），一个小时下来也有四十美金的收入。这还不算什么，有的手术甚至超过一万美金.....

我脑子里似乎浮现了很好的商业计划。我决定要确认几个细节，于是问阿纳斯塔夏：

「所以说，不管什么疾病你都有办法移除？」

「嗯，」阿纳丝塔夏回答，「我想，任何疾病都可以。」

「你治一个人要花多少时间？」

「有时候很久。」

「很久，那是多久？」

「有一次超过十分钟。」

「十分钟没什么，一般人治病要好几年。」

「十分钟很长。你要考虑到这段时间我必须全神贯注，并暂停思想过程。」

「那有什么关系，思考可以等一下，反正你知道的已经够多了。阿纳丝塔夏，我想到一件事。」

「什么事？」

「我要你跟我走，我会帮你在大城市租一间好的办公室，帮你打广告，让你帮人治病。这样你可以为大众做很多好事，我们也会有很好的收入。」

「可是我在这偶尔就会帮人治病了。当我为了帮助小农了解周围的植物世界，模拟他们的各种状态，我的光线也在驱



除他们的疾病，只是我尽量不要全部.....」

「这样他们不知道是你做的，不会给你钱，连谢谢都不会跟你说。你做这工作什么也得不到。」

「我有得到。」

「什么？」

「我感到快乐。」

「那好吧。你可以快乐、惬意，同时又让公司赚钱。」

「要是有人没钱治病怎么办？」

「你管到这么小的事干嘛？这种事不用你管，你会有秘书和行政人员。你要想的是治疗、精进，参加研讨会分享你的经验。你自己知道你工作的方法、你的光线，是怎么起作用的吗？知道它背后的原理吗？」

「知道。你们的世界也知道这个方法，医生和专业学者都知道，或者可以感受到它的成效。他们在医院都尽量对病患使用鼓励的话语，提振病患的心情。医生早已知道，人忧郁，病就难治，用药效果也不大；但对人关爱，病就好得快。」

「那怎么没有谁好好钻研这个，发展到你的程度？」

「很多学者在努力。你们所谓的民俗治疗师也在用这方法，只是成效不大。耶稣基督和圣人也都是用这方法替人治病。圣经不断谈到爱，因为爱是种对人有正面影响的情绪。所有情绪之中，爱的力量最强大。」

「为什么你可以轻易做到那种程度，医生和其他治疗师却

只有一点点？」

「因为他们住在你们的世界，跟你们世界的其他人一样，带有有害情绪。」

「什么有害的情绪，跟这有什么关系？」

「弗拉狄米尔，生气、怀恨、烦躁、羡慕、嫉妒.....等都是有害的情绪，这类情绪使人变得虚弱。」

「意思是你很少生气吗，阿纳丝塔夏？」

「我从不生气。」

「好吧，阿纳丝塔夏。效果怎么来的不是重点，重要的是最终的结果和从中得到的好处。说吧，你答不答应跟我走，去帮人治疗？」

「弗拉狄米尔，我的家、我的家园，都在这里。只有在这里，我才能实现我的生命目的。没有什么能比自己的家园——父母亲创造的爱的空间——带给人更多力量。我用光线就能远距治疗，帮人解除身体的病痛.....」

「好吧，你不想走，就做远距治疗吧。我们可以讲好一个地方，让想治疗的人过来。他们付钱，你在约定的时间治疗他们。我们排一个时间表，这样可以吗？」

「弗拉狄米尔，我知道你想赚很多钱。你会有的，我会帮你，但不是用这种方式。在你们世界治病需要钱，没有其他办法，但我宁愿不收钱。我也不能每个人都治，因为我还不了解哪些情况下治疗是有益的、哪些是有害的。不过我会努

力弄清楚，等我能分辨了.....」

「乱讲什么？治病救人怎么会有害？还是你指的是对你自己？」

「治好身体的病，常对那人有害。」

「阿纳丝塔夏，你的哲学把善恶都颠倒过来了。一直以来，医生在社会里的地位都是备受尊崇的，尽管他们要收钱。你老是提圣经，圣经也没反对治病。放下你的疑虑吧，为人治病永远都是一件好事！」

「弗拉狄米尔，你知道吗，我曾经看过.....祖父让我看过一个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没让病人参与其中，治疗结果反而有害的例子.....」

「你们的哲学还真是特别。我现在要你跟我合伙做生意，你跟我举例子做什么？」

### 3 痊愈却成了地狱

「有一天，我从我的光线看到一位独居的老妇人在园里工作。她灵活、清瘦又总是充满喜悦，马上就引起我的兴趣。她的菜园很小，长满各式各样的蔬果，每样都长得很好，因为她是用爱心在照顾。我发现她会把收成全放进一个篮子，提去人多的地方卖。第一批收成的水果在你们那里可以卖得较贵，所以她都尽量不自己吃而拿去卖。她需要钱资助儿子。她晚年得子，又失去丈夫，亲戚跟她也没有来往。她儿子小的时候画过画，她也梦想他能成为画家。他多次到某处投考，最后终于考上了，每年回来探望一两次年迈的母亲。这些探望是她生命中最大的喜悦，每次她都会准备好钱和食物。她把自己种的蔬菜放进玻璃罐，全部做成罐头给他。

「她非常爱他，梦想他成为真正的艺术家。她靠着这个梦想而活。老妇人和蔼、充满喜悦，后来我有一阵子没有去注意她。等我再次看到她，她却病得很重。她已经不太能在园子里弯腰工作，每弯一次腰，就全身刺痛。不过她脑筋转得很快，把菜畦做得细细长长。她把一张旧矮凳的脚拿掉，放在畦床之间坐着除草，这样就能在整个园子里移动。她用一根绳子拖着篮子，满心欢喜地期待丰收。

「收成的确很好，植物都能感受到她，并回应她。老妇

人知道自己将不久人世，为了替儿子减少麻烦，自己买了棺材、花圈，把所有后事都安排好。不过她还想做最后一次采收，好替儿子准备冬天的储粮。当时我没有特别去想，为什么她跟园里的植物关系那么密切还会生重病，我猜大概是因为她几乎没吃自己园里的作物，反而都拿去卖，用换来的钱买廉价的食物。

「我决定帮她。有天，等她上床睡觉以后，我用光线温暖她的身体，驱逐她的病。我感觉到有什么在抵抗我的光线，不过我仍继续尝试。我坚持了十几分钟，才终于达成目的，治好她的身体。」

「后来，祖父来的时候，我告诉他老妇人的事，问他为什么有东西在抵抗我的光线。他想了一下后，说我做了一件糟糕的事。我心都沉了。我问祖父为什么，他没有马上回答，一阵沉默之后，他才说：“你治好的是身体。”」

「那对老妇人的心灵会有什么伤害吗？」

阿纳斯塔夏叹了一口气，说：

「老妇人不再生病，没有死去。她儿子比往常提早来探望她，只待了两天，还说自己已经放弃学业，不想当艺术家。他正在做其他有钱赚的工作，也已经结婚了，就要有稳定收入，要她别再替他做这些罐头，因为现在运费变贵了。「你自己吃好一点吧，母亲。」他对她说。」

「他什么也没拿就走了。老妇人早上坐在门廊，看着她

的小菜园，两眼无神、绝望，完全没有求生的意志。你能想象吗？健康的一具身体，里头却没有生命的气息。我看到了——或者说，我感觉到了——她心中无止境的空虚和绝望。

「如果当初没有治好她的身体，老妇人会平静地如期死去，还会带着美好的梦与希望。然而现在她活着，活着却充满绝望，那比身体的死亡还要可怕千万倍。

「两周后，她去世了。」

## 4 私人对话

「我才明白，身体的病，一点也比不上内心的痛，可是我那时还不会医治人的心。我想知道怎么做，还有到底能不能做到。现在我知道了，那是有可能的！

「我也明白了，人会产生生理疾病，不全是脱离自然的关系，也不全是带有黑暗情绪的关系，疾病——它还可能是种警示的机制，甚至能免除更大的痛苦。疾病是至高智慧——神——与人沟通的一种方式、一种机制。人的痛苦就是祂的痛苦，但是不这样的话，还有什么方法能让你听见呢，讲道理的话，你听不进去——像是「别继续把不该吃的东西吃进肚子。」——最后，就由痛苦来对你说话了。可是你还继续吃止痛药，冥顽不灵。」

「照你这样说，人不需要治疗？就算他们身上有病痛，也不要帮他们？」

「应该帮忙，只是首先得确实了解疾病的根源，必须帮助他了解至高智慧——神——想对他说什么。然而这是最困难的，你可能会判断错误，毕竟病痛是熟悉彼此的两方私人的对话，第三者的介入通常是帮了倒忙。」

「那你为何把我的病赶出来？这表示你害了我？」

「要是你不改变你的生活形态，不改变你对自己和身旁事物的态度，不改变你的一些习惯，你所有的病会回来，因为那是你生病的起因。我没有伤害到你的心灵。」

我明白了，在阿纳丝塔夏把这一切全弄清楚以前，是不可能说服她用治病能力来赚钱的。我的商业计划落空了。我的懊恼阿纳丝塔夏可能感觉到了，她对我说：

「别沮丧，弗拉狄米尔，这一切我会尽快弄清楚。现在，如果你真的想帮助别人和你自己，而不只是为了赚钱，我会告诉你一些可以靠自己疗愈许多病痛的方法，而不会像命运被他人介入那样引起不良的后果。如果你想听的话.....

「我还能怎么办？我又没办法说服你。说吧。」

「人的身体会生病，有几个主要原因：有害的情绪与感受、非天然的饮食习惯与食品成分、缺乏短期与长期目标、弄错自己的生命本质与目的。

「人能靠正面的情绪与各种植物战胜身体疾病，重新思



考自己的本质与生命目的能同时造成身心的剧烈转变.....

「至于如何根据你们那里的条件，重拾人与植物之间的连结，我向你说过了。若能亲自跟植物接触，其他部分，自然就容易明白。」

「爱的光芒也能治愈很多旁人身上的病，甚至在他们身边创造出爱的空间，延长他们的寿命。」

「但是靠自己召唤出来的正面情绪，也能止痛、解除身体的病，甚至解毒。」

「“召唤”是什么意思？如果牙齿或肚子在痛，怎么有办法去想好的事情？」

「生命中纯洁鲜明的时刻，以及正面情绪，就像守护天使一样，能战胜疼痛和疾病。」

「要是有人一生中没有纯洁鲜明的时刻，足以让他召唤出正面情绪怎么办？」

「那就必须立刻创造，使正面情绪出现。当周围的人以真挚的爱对你，这些正面情绪就会出现。去创造出这样的光景，对身旁的人采取行动，否则你的守护天使无法帮你.....」

「我很好奇自己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这样的时刻力量有多强，还有我要怎么召唤？」

「可以藉由回忆，例如回想美好愉快的往事。用这样的回忆重温当时所经历的美好。要现在试试看吗？我帮你，你试试看。」

「好，试一下吧。」

「请躺在草地上，放轻松。你可以按照顺序从最近的事件开始回忆，也可以从小时候开始，或是直接跳到最愉快的片段，感受伴随其中的滋味。」

我躺在草地上，阿纳丝塔夏在我的旁边躺下，并把手指贴在我的手指上。我觉得她在旁边会让我无法专注在自己的回忆，所以我说：

「最好让我自己一个人。」

「我不会出声，等你开始回忆就会忘了我的存在，也不会感觉我的手在这里。但我能帮你更快、更清晰地回忆起一切。」

## 5 守护天使，你在哪？

一生的回忆从童年开始，持续到我和村里的孩子在沙堆上玩乐，从那一刻起就中断了。

那时，我心里开始感到不安，一生中居然没有任何事唤起的情绪和感受，与我和阿纳丝塔夏共度一晚后的早晨一样正面，也没有她之前让我心跳速度对上大自然节奏时的感受

（我在〈碰触天堂〉一章中描述了这件事）。但我认为心中这些美好的感受，都只是阿纳丝塔夏创造的，不是我的；那

是人造的，是阿纳丝塔夏赐予我的。我不由自主地将这些感受和人生的其他事情比较，却找不到相似的经验。我像电影胶卷般一次又一次、来来回回地在生命中翻找回忆，但所有事件都是我企图在追求或得到什么。获得各种想要的东西却毫不知足，反而不断出现新的欲望。而且，一想到人生近几年来，旁人都认为我遂心如意，又让我感到更心慌了。买车、女人宴会、礼物问候都显得空虚多余。

我猛然起身，对着自己，也对阿纳丝塔夏愤怒地说：

「人类的生命不会有这种疗愈的感受！至少在我的生命中没有，而且在很多人的生命中也感受不到。」

阿纳丝塔夏也起身，轻声地说：

「那你必须尽快创造。」

「到底要创造什么？什么啊？」

「首先，你必须了解什么事情对你来说最重要、最有意义？你刚刚回顾了自己的一生，不过就算你有客观分析、审视的机会，仍旧无法察觉真正重要的事情。在你的意识里，你总是抓着习以为常的价值观不放。请你告诉我，你曾在什么时候，最靠近幸福的感受呢？」

「有两次，但每次都有东西阻碍，而无法完全感受到幸福。」

「是什么情况？」

「在开始经济重建的时候，我长期租下了一艘轮船，那

可是西西伯利亚河运轮船公司最好的客轮，名为「米哈伊尔·加里宁」。[\[米哈伊尔·加里宁 \(Mikhail Kalinin, 1875-1946\)，苏联政治家与革命家，自 1919 年 10 月革命起至 1946 年去世为止，一直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也就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轮船的长租文件办妥后，我去了码头一趟。它就停在那里，「多么俊俏啊！」我第一次踏上自己的轮船甲板。」

「在你踏上甲板后，愉悦的感觉大幅增强了吗？」

「阿纳丝塔夏，你也知道我们生活中有很多不同的问题。在我上船时，船长与我会面，我们去了船长室，各喝了一杯香槟后聊天。船长说需要马上清洗管线，否则卫生防疫站不会核发航行许可。船长还说了很多别的.....」

「弗拉狄米尔，你就这样陷入了轮船营运的烦恼和问题之中。」

「没错，事情真的很多。」

「弗拉狄米尔，人造物和各种机器的特点就是带来的问题会比喜悦多，它们对人类的帮助都只是虚构。」

「我不同意，机器或许本身有问题，那就得修理维护，但它们还是可以用来实现很多事情。」

「例如什么？」

「连爱情都能实现。」

「弗拉狄米尔，真爱并不会被人造物控制。就算你拥有全世界，也无法因此得到任何女人的真爱。」

「那只是因为你不了解我们世界的女人，才这样推论。我就是这样到手的。」

「到手什么？」

「爱情，随随便便就到手了。我曾深爱一个女人多年，但她总是不愿意单独和我去任何地方。就在我取得轮船后，她答应了我的邀约。你知道这有多么美好吗？！我们俩在轮船酒吧的一张桌子前坐了下来，除了香槟、红酒、蜡烛、音乐，什么人也没有。我们在空荡荡的轮船酒吧里，我的眼前只有她一人。为了与她单独相处，我一个人也没载就开船了。轮船沿着河航行，酒吧播着音乐，我便邀请她共舞。她的身材和胸部真是迷人，我将她拉向了我，我的心脏欣喜地跳动。我吻了她的嘴唇！她没有闪躲，也搂住了我。你知道吗？她就在我旁边，我可以碰她、亲她。这都是多亏了有这艘轮船，而你却说那只会带来问题。」

「之后呢，弗拉狄米尔，发生了什么事？」

「不重要。」

「还是请你回忆看看吧。」

「我告诉你这不重要，没有意义。」

「可以让我说说看，你和这名年轻女子之后在船上发生了什么事吗？」

「让你试试看吧。」

「你喝了很多酒，而且是故意喝多的。之后你把自己船

舱——是间豪华套房——的钥匙放在她面前，自己则进了底舱。你在小小的水手舱里几乎睡了一整天，你知道吗？」

「为什么？」

「你看到你心爱的年轻女子脸上，出现了异样的神情和淡漠的微笑。那时直觉告诉你，甚至是你下意识明白，你心爱的这名女子其实幻想着：「要是轮船酒吧里坐在我对面的不是米格烈，而是我的爱人，那该会有多幸福」。你心爱的女子想着其他人，想着她喜欢的人。她幻想这艘船不是你的，而是她爱人的。你将自己活生生的感觉和愿望，都与没有生命的物质捆绑在一起而受它的摆布，这些感觉和愿望都被扼杀了。」

「不要再说了，阿纳丝塔夏，我讨厌这些回忆。不管怎样，这艘轮船还是有一定的重要性，它让我遇见了你。」

「过去的内心感受与悸动会创造现实的情节，也只有它们会影响未来。只有它们的飞翔、它们的振翅，才会映照在天空的镜子上。也只有这些悸动和渴望会反映在地球的事物中。」

「什么意思？」

「我们之所以会相遇，可能是因为你我内心的渴望，或许甚至是远近亲的。也许，是因为一棵长在你郊外小屋花园的樱桃树，是它的一股悸动，而不是轮船。」

「我家花园的樱桃树和这有什么关系？」

「你回顾了人生很多次，却从未重视过这棵樱桃树，还有与它相连的感觉，而这些感觉却与你近年来的生活大事息息相关。宇宙对你的轮船没有反应。你想想，一台简陋吵杂、不会思考也无法自我复原的机器，对宇宙而言会有什么意义？可是这棵樱桃树.....一棵你甚至从未在回忆中保留位置的西伯利亚小小樱桃树，却惊动了宇宙的浩瀚，改变了不只与你我相关的事件轨迹。因为它是活的，像其他所有生物一样，与整个宇宙紧紧相连。」

## 6 樱桃树

「弗拉狄米尔，回想跟这棵小树有关的一切，从你第一次见到它的时候开始。」

「如果你觉得这很重要，我试试看。」

「是的，这很重要。」

「我人在车里，要去哪我不记得。我请司机在中央市场附近停车，去买点水果。我待在车里看着路人提着各式各样的树苗从市场走出来。」

「你看着他们，心里很讶异。为什么？」

「你能想象吗，他们一脸开心的样子。外头在下雨，又湿又冷的，他们还得拎着用布包捆着底部的树苗。那明明很



重，他们却心满意足；然而我坐在温暖的车里，心情沉重。等司机回来以后，我下车进去市场。我来回逛着里头的摊位，买了三棵樱桃树的种苗。我把种苗放进行李厢时，司机跟我说其中一棵活不了，因为根被剪得太短，最好现在就丢掉。不过我还是把它留了下来，因为那一颗长的比例最好。我把种苗亲手种在乡下房子的花园里。根太短的那棵，我就填多一点的黑土，还加上泥炭跟肥料。」

「你为了帮它，那些肥料却灼伤了另外两条小根。」

「可是它活下来了！春天枝头发芽时，这棵小树的树梢也绿了，有小叶子长出来。后来我就远行去做我的商务考察。」

「但是在那之前，有两个多月的时间，你每天都开车到乡下的房子，而且每次第一件事，就是去看这棵小樱桃。你有时会摸着它的枝条。你很高兴它长叶子了，帮它浇水。你还在地上打了一根柱子，把树干跟柱子绑在一起，怕它被风吹断。

「跟我说，弗拉狄米尔，你觉得植物会对人对待它们的方式产生反应吗？植物分得出善意和恶意吗？」

「我听过，或是在书上读到，有些室内盆栽跟花会这样。照顾的人要是走了，它甚至会凋谢。还有听过科学家做了实验：他们为不同植物装上感测器，有人带着恶意走过，跟有人带着善意走过，指针分别倒向了不同方向。」

「弗拉狄米尔，这表示你知道植物会对人的内心感受产生反应。植物正如造物者所设想的，竭尽所能想为人供应自己能做到的一切——有的结出果实，有的以美丽花朵使人绽放愉悦心情，有的为了我们的呼吸平衡大气。

「但是植物还有一项，绝对跟这些同等重要的使命。跟某一特定的人有直接连结的植物，会为这个人形成真爱的空间。地球上要是没有这种爱，就不可能有生命。

「许多夏屋小农一心只想往自己的园子去，因为那里就是这样一个专为他们形成的空间。你亲手种下、细心照顾的小西伯利亚樱桃树，也努力像其他植物一样，执行自己的天命。

「很多植物一起的话，能为人形成的爱的空间，非常可观。如果它们种类繁多、人与它们有连结并以爱接近，所有植物将一起形成非常强大的爱的空间，能提高人的心灵层次，并修复人的肉体。这是在全部一起、数量很多的时候呀，弗拉狄米尔。但是你只照顾了一株，这唯一的西伯利亚小樱桃树于是奋力想完成很多不同植物一起才能做到的事。

「它的斗志是因为你跟它之间的特殊关联燃起的。你直觉知道周围只有这棵小树对你没有任何要求，不会虚情假意，一心只想奉献。这就是为什么你累了一天之后，还会开车过来，站在它面前，看着它，所以它很努力。

「它的叶子早在黎明第一道曙光出现之前，就开始辛勤

地捕捉投映整座天空的光晕。

「日落以后，它仍继续取用闪烁的星光。慢慢地，它的努力有了小小的成果。

「它的根，避开了灼烫的肥料，成功汲取所需的养分。大地的汁液，在茎脉里流动得比平常还要快。有一天你来了，看见它纤细的树枝上开了一朵小花。

「其他株都还没开，它却开了。你很高兴。你的心情为之一振，然后.....回忆一下，弗拉狄米尔，你看到花时做了什么。」

「我的确很高兴。不知为何我开心极了，伸手去摸了树枝。」

「你温柔地抚摸树枝，说：“哇，我的小美人，你开花了！”

「树会结果，弗拉狄米尔，还会形成爱的空间。小樱桃树非常希望你有这样的空间，但它要从哪得到报答一个人的力量呢？它已经竭尽所能、献出了一切，在这之后，却又得到如此特殊的温柔待遇.....因此，它想做的更多！就它自己一个！

「接着你展开长期的考察之旅。回来以后，你到花园去看这棵樱桃树。你一边走着，一边吃着在市场买的樱桃。等你走到它面前，发现上头也挂着三颗红色的樱桃。疲惫的你站在它面前，吃着市场的樱桃，吐出里头的果核。你摘下一颗树上的果实品尝，发现比市场的要酸一些，另外两颗你就

没有再碰。」

「别的樱桃我已经吃够多了，它的又确实比较酸。」

「噢，要是你知道这三颗小小的果实内含多少对你有益的物质，包含着多少能量和爱。它深入大地和宇宙，吸取对你有益的一切，全装进了这三颗小小的果实。它甚至为了让三颗果实成熟，还让某一根树枝枯萎了。你却只吃了一颗，没有碰其他两颗。」

「可是我不知道，我还是很高兴它能结出果实。」

「是的，你真的很高兴，所以.....你记得那次你做了什么吗？」

「我？我又伸手去摸樱桃树的树枝。」

「你不只摸了，还弯下去托起一片叶子亲吻。」

「我这样做了没错，因为我的心情真的很好。」

「小樱桃树出现了奇迹，要是你连它用这样的爱结出的果实都没摘来吃，它还能为你做什么呢？」

「人的一吻使它浑身抖擞，小小的西伯利亚樱桃树，竟迸出人独有的感情与思想，发射到宇宙，进入光的次元，希望将从人那儿得到的一切奉还回去。想用爱亲吻他、回报他，用爱这种明亮的感觉温暖他。它的思想打破一切既有定律，在宇宙中飞窜，却找不到能实现的棲身之处。」

「认清无法具体实现的事实，意味着死亡。」

「光明力量将小樱桃树所产生的思想送还给它，让它自

己将之销毁，以免步向死亡。但是它不接受！

「小西伯利亚樱桃树燃烧的愿望依然没有改变，异常地纯洁动人。光明力量不知该拿它怎么办，伟大的造物者并没有为此更改不变的和谐定律。然而小樱桃树却没有死去。小樱桃树没有死，因为它的思想、渴望和感情是如此纯净。按照创世的法则，纯洁无瑕的爱，无法被摧毁。它悬浮在你的上空，盼望能找到棲身之处。它独自在宇宙中，孤伶伶地为你创造爱的空间。

「我为了至少帮它一点忙，实现这棵小树的愿望，上了你的船，虽然我当时还不知道它是为了谁。」

「意思是你对我产生感觉，是因为想帮助这棵树？」

「弗拉狄米尔，我对你的感觉，就只是我对你的感觉。谁帮谁，很难说，是我帮了小樱桃树，还是它帮了我？在宇宙中，一切都是相互关联的。真相如何，只有靠内心去体会。不过现在，我想实现小樱桃树的愿望，我可以替它亲吻你吗？」

「当然可以了，如果有必要。我回去以后还要吃光它的果实。」

阿纳丝塔夏闭上眼睛，将手放在胸口，轻声地说：

「感受此刻吧，小樱桃树，我知道你能感觉得到。现在我要替你实现愿望，这将会是你的吻，小樱桃树。」

很快地阿纳丝塔夏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双眼依然闭上，



凑近，用嘴唇碰我的脸颊，然后停在那儿不动。

一个奇怪的吻，只是一个轻微的嘴唇接触，但它跟我所知的吻都不同。它带给我一种非凡、全新、未知的美丽感受。它的重点或许不在嘴唇、舌头、身体的动作，而是在于一个人的内在。而这样的内在，被化作一个吻传递出去。

这个森林隐者的内在有什么呢？她这么多的知识、极为特殊的能力与情感，是从哪来的呢？或者她说的一切，不过是来自极为丰富的想象力？但要是如此，我打从心里感受到的特殊柔情、甜蜜、温暖人心的滋味，又是从哪来的呢？也许下面我正巧目睹到的情节，能帮助我们一起找出隐藏其中的秘密。



书中提到的樱桃树

## 7 谁的错？

有次阿纳丝塔夏想要跟我解释生活方式与信仰方面的事，但找不到合适且容易理解的措辞。她大概非常想找到，于是产生了以下的事情。

阿纳丝塔夏迅速转向鸣响雪松，手掌贴着树干，接着开始发生难以理解的事。她仰头，突然激昂地说起话来，夹杂着不成话语的声音，像是对着雪松，又像是对着某个位于高处的人。

她看起来像在解释、证明、恳求什么。她的独白不时夹杂强硬要求的口气。雪松噼啪作响的声音变大了，光线也变粗变亮，阿纳丝塔夏接着用要求的口气说：

「回答，回答我！给我解释！给我，给我！」她用力甩着她的头，还跺起脚来。

突然雪松树梢的淡淡光晕被吸进光束里，整个光束瞬间脱离雪松，朝天空发射出去，又或者消失不见。这时，从天而降另一道射向雪松的光，看起来像由蓝色的云或雾所组成。

雪松朝向地面的松针也整个笼罩着这种云雾般醒目的光，光射向阿纳丝塔夏，但没有碰到她，仿佛溶解或消失在半空中。她又开始跺脚要求着，甚至拍打鸣响雪松巨大的树

干，发光的针叶颤动起来，所有细微的光汇聚成单一道云雾般的光线，射向阿纳丝塔夏，距离她一公尺，在半公尺.....却同样没碰到她，光线像蒸发般，溶解在空气里。

我惊恐地回想起她的父母亲可能就是死于这种光束。

阿纳丝塔夏依然执拗地索讨、要求，就像被宠坏的小孩在跟父母索讨想要的东西。突然间光线冲向她，像闪光灯般照亮她全身。一朵小云雾在阿纳丝塔夏身边形成，接着开始消散。针叶上细微的光熄灭了，雪松射出的光束溶解了。阿纳丝塔夏身边的小云雾消散了，像是进入她的身体，又像是溶解在整个空间。

她满脸笑容、幸福洋溢地转过来，朝我踏出一步，又随即停下来，眼神掠过我。我转过去，阿纳丝塔夏的祖父跟曾祖父正走进这片空地。他高大、白发苍苍的曾祖父拄着一支有如牧羊人手杖的木棍，略走在祖父前头，慢慢地接近我，在我的位置停下来。

他定眼看我，仿佛看进无穷远的空间。我甚至不晓得他到底看见我了没。他沉默地站在原地，没有打声招呼也没有说一句话，只轻轻鞠了躬，便走向阿纳丝塔夏。她的祖父没有这般镇静，不过直来直往，看上去就是个亲切开朗的好人。祖父走上前，到我这里时，马上停下来直接跟我握手。他跟我说了一些话，不过没有一句我记得起来。我们俩不晓得为何都不安地将眼光投向雪松树那边。曾祖父在距离阿纳丝塔



夏大约一公尺的地方停下来，他们互看了一阵子，没有人说话。阿纳丝塔夏站在白发的长辈面前，像个小学生或面对严厉考官的考生，双手下垂紧贴在身体两侧。她像个做错事的小孩，慌张全写在脸上。

首先是曾祖父低沉、柔顺、清晰的嗓音，打破这紧绷的寂静。他并没有向阿纳丝塔夏问好，而是直接进行严厉的质问，缓慢而字字分明地说：

「谁能忽视恩赐的光与旋律，直接向祂诉请？」

「任何人都可以！祂自古便极度喜爱与人说话，现在，祂也这么希望。」阿纳丝塔夏很快地回答。

「祂已描绘出所有能接近祂的途径？这些途径可为地球众生领悟？你已看得一清二楚？」

「是的，我已看见祂为人类描绘的路径。我看见未来之事，需靠现今世人觉醒程度来决定。」

「祂的子嗣——已开悟能感知祂大灵的使徒，可已做足了工作，令今日具肉身的众生觉醒？」

「他们自过去到现在奉献一切，甚而牺牲肉体也在所不惜。他们挖掘真相，并持续传播真理」。

「通晓真理之人可会怀疑祂大灵的智慧、良善和伟大？」

「祂独一无二！无与伦比！但祂想与人接触，想让人理解祂，想让人爱祂像祂爱人一样。」

「与祂接触可容许傲慢无礼、予取予求？」

「祂已将祂大灵的一部分及智慧赐予地球上的每一人，若是人身上有一小部分——也就是祂的一小部分——不能接受普遍被认同的一般常理，那么代表祂、祂自己并不满意原先预定的规划。祂在思考，怎能称祂的思考为傲慢无礼？」

「可有谁，被允许催促祂加速思考？」

「唯有自我允许的人。」

「你想求什么？」

「如何让不能明白的人明白，无法感觉的人感觉。」

「无法领受真理之人的命，是否早已注定？」

「无法领受真理之人的命早已注定，然而无法领受真理，应当怪罪于谁？无法领受真理的人，抑或无法传授真理的人？」

「什么？意思是，你？.....」曾祖父激动起来，随即又恢复沉默。

曾祖父安静地注视阿纳丝塔夏一会儿，接着倚靠手上的棍杖，慢慢跪下一只脚，拿起阿纳丝塔夏的手。白发苍苍的他低下头，亲吻她的手，说：「你好，阿纳丝塔夏。」

阿纳丝塔夏立刻在曾祖父面前跪下，惊讶慌张地说：

「爷爷，这是做什么呢，像小时候那样？我长大了呀。」

她伸手环抱他的肩膀，把头靠在他被白胡子盖住的胸膛，静静地贴在那里。

我知道她在听他的心跳，她从小就喜欢听他的心跳。白发的老人一脚跪着，一手拄着拐杖，另一只手摸着阿纳丝塔夏金色的头发。

祖父兴奋着急地跑到跪在那儿的父亲和孙女身旁，双手打开，跑来跑去围着他们团团转，最后也突然跪下来抱住他们.....

祖父第一个起身，扶他父亲起来。曾祖父再次凝视着阿纳丝塔夏，然后慢慢地转身离去。祖父不知跟谁气急败坏地说起话来：

「每个人都来宠坏她，他也一样。看看她，管到哪里去了，只要喜欢，什么都要管！没有人来教训她。这下子小农靠谁来帮忙？谁？」

她的曾祖父停下来，慢慢转过身，再次以低沉柔顺的声音，字字清晰地说：

「我的小孙女，听从你内心与灵魂的召唤。小农的事，我自会帮你。」充满气势的白发老人说完便转身慢慢步出林间空地。

「就说吧，每个人都在宠她，」祖父又开始。

他捡起一支树枝说：「所以我现在要来教训她。」并挥着树枝跑向阿纳丝塔夏。

「啊，不要！」阿纳丝塔夏拍了一下手，装出害怕的样子，又马上大笑着跑开，闪避逼近的祖父。

「她还敢跑，以为我追不上！」

他以惊人的速度和轻巧跑起来，追着阿纳丝塔夏。阿纳丝塔夏在空地边缘绕着圈子跑，虽然他没有落后太多，但怎样也追不上。

突然祖父大叫一声，抱着脚坐在地上。阿纳丝塔夏马上回头，带着忧虑的神情跑向祖父，伸手要扶他。这时她停住，整个空地响起她震耳欲聋、充满感染力的笑声。我仔细瞧祖父的动作，发现她笑成这样的原因。

只见祖父一脚蹲坐在地上，另一脚高举腾空，他抱着这只腾空的脚，揉的却是他坐在底下的脚，好像这只脚受伤了一样，他把阿纳丝塔夏骗来，想蒙混过去却没有成功。

不过她早该从他不自然又好笑的动作看出来。趁阿纳丝塔夏还在笑，祖父一把抓起她的手，举起树枝，像打小孩一样，轻轻打了一下阿纳丝塔夏。阿纳丝塔夏一边笑，一边装出很痛的样子。尽管从头到尾，她想忍住的笑声都没停过，祖父还是把手放上她肩膀，说：

「好了，别哭，得到教训了没？是你自己活该，这下你可听话了。听着啊，我已经开始训练老鹰了，别看它老了，它还很有力气，而且记得很多东西。谁叫它就爱在那边管东管西。」

阿纳丝塔夏停止笑声，认真地看着祖父，然后大叫：「爷爷.....我亲爱的好爷爷！老鹰！.....所以你已经知道宝宝的事

了？」

「别忘了，有星星！.....」

阿纳丝塔夏不等祖父说完，就把他从腰部抱起来离地旋转。等她把他放回地面，祖父踉跄了几步，还想装出严厉的样子说：「这就是你对待长辈的方式？我就说了——没人好好教你。」然后挥着树枝，快步跑开去追他的父亲。

当祖父跑到空地边缘的树旁，阿纳丝塔夏在他身后喊着：

「谢谢你的鹰，我的好爷爷，谢谢你！」

祖父回头，看着她说：

「只要你，小孙女，请你自己.....」他的语气太温柔了。他马上打断自己，用稍微严厉一点的口气说：「你给我小心一点。」便消失在树林里。

## 8 答案

只剩下我们俩时，我问阿纳丝塔夏：

「你为何对老鹰什么的这么高兴？」

「老鹰对小孩十分重要，」她回答，「我们的小孩，弗拉狄米尔。」

「可以跟它玩？」

「对，不过这个玩法对他以后的感觉与认知发展意义重大。」

「了解。」虽然我不太知道跟鸟，甚至老鹰，要怎么玩。

「你刚对雪松做了什么？你在祷告还是在跟谁说话？你跟雪松发生什么事了，为何曾祖父要对你这么严厉？」

「告诉我，弗拉狄米尔，你相信某种智慧的存在吗？在无形之间，在太空和宇宙之间，是否存在着智慧？你有什么看法？」

「我相信它存在，连科学家都在讨论，灵媒也是，圣经里也有。」

「用你觉得最接近的字眼来称呼吧，这样我们才能给它一个统一的名字，例如：智慧、智能、存在、光明的力量、真空、绝对、韵律、圣灵、神。」

「就称它为“神”吧。」

「好。现在，告诉我，神是否想跟人说话？你怎么认为？不是从天而降的一道声音，而是透过一些人、透过圣经来提醒大家一些事情，例如怎么更快乐。」

「可是圣经不一定是神亲口传授的。」

「那么你认为？」

「有可能是想创立宗教的人。他们坐下来，集体写出来的。」

「你认为这是件容易的事情？一群人坐下来，写一本书，想出各种情节和律法？而这本书流传了千年以上，至今仍是最知名、也最多人阅读的一本书！」

「即使这么多世纪以来，有更多书问世，却很少有哪一本比得过它，你认为这代表着什么呢？」

「我不知道。当然了，很多古书是流传很久没错，但大部分人读比较多的，还是些当代的东西——小说啦、侦探小说这类的。这又是为什么？」

「因为读这些书时几乎不需要思考，但是读圣经时必须快速思考，回答自己提出的许多疑问。然后才会明白它在说什么，而启示就会在这个时候展开。」

「如果你预先把它当成纯粹的教条，你所做的就只是读过去、记下几个戒条。但是任何从外加诸在你身上的教条，如果没有经过你内在的体悟，将会妨碍你身为一个人——一个创造者——的可能性。」

「读圣经时需要回答什么样的疑问？」

「你可以从法老为何不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开始。」

「这还需要想吗？以色列人是埃及的奴隶，有谁想放走奴隶？他们做苦工，带来税收。」

「圣经上说，以色列人不只一次降祸在埃及全地，甚至使所有头一胎，无论人或动物，通通死去。后来能行法术的巫师被绑在火上活活烧死，法老王就是不肯放他们走。再来回答：这些以色列奴隶从哪得到足以游走四十年的财物和牲畜？他们在路途中用来占领、击溃城市的武器从哪来？」

「什么叫做从哪儿来？全都是神给他们的。」

「你认为只有神？」

「当然还有谁？」

「弗拉狄米尔，人有完全的自由，有机会去运用一切源自于神、神赐的光明美好；或是完全相反的事物。人是相反两边的结合。看哪，阳光普照大地，这是神的精心创造，为了所有的一切，为了你，为了我，也为了蛇、小花和小草。然而蜜蜂从花中取蜜，蜘蛛能够取毒，它们有各自的存在目的，没有任何蜘蛛或蜜蜂会采取别种行为。只有人！有人享受太阳的第一道曙光，有人却憎恶它。人可以是蜜蜂，也可以是蜘蛛。」

「你是说神并没有为以色列人做尽一切？怎么分辨哪些是神亲自做的，哪些是人以祂的名做的？」



「由人创造出的伟大事迹，会有两个对立的力量介入，而人可以灵活运用选择权。他的选择倾向哪边，取决于他的纯洁度与意识的觉醒。」

「好吧，假设你说的都对。所以你在雪松下这样，是想跟祂说话？」

「是的，我希望祂回答我。」

「你曾祖父不喜欢你这样？」

「曾祖父认为我用命令的语气说话很不尊重。」

「你确实是这样，我都看到了。你在那里跺脚，要你想要的东西。你想要什么？」

「我想要听到一个答案。」

「什么的答案？」

「知道吗，弗拉狄米尔，神的精髓并不在于肉体，祂不可能从天空大喊，告诉每一个人要怎么生活。但是祂希望每个人都好，于是祂派遣了神子——那些某种程度上能被神穿透智慧与灵的人。神子走入人群，用不同的语言告诉其他人，有时用说的，有时籍有音乐、绘画，或其他行动。有时他们得到倾听，有时被驱离甚至杀害——例如耶稣基督。神继续派遣神子。然而同样地，永远都只有少数人聆听，其他人理解不了，使幸福美满的生活法则瓦解。」

「了解。所以神才会用毁灭性的全球灾难、可怕的审判来惩罚人类？」

「神不会处罚任何人，祂也不需要灾难。神是爱，但这是从一开始就设定好的，创造好的。当人无法接受真理到达某一定的程度，当人内在的黑暗扩展到极点，这时为了避免全面性的自我毁灭，就会产生全球大灾难，使许多人丧生，将致命的人工维生设施摧毁殆尽。大灾难是给幸存者上的宝贵一课。灾难后，人类有段时期会像活在可怕的炼狱，然而这是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结果。幸存者陷入了地狱，之后他们的后代有段时期将仿佛活在人类起源那般，到达一个足以被称为天堂的极点，接着又重蹈覆辙，全部重来一遍。以地球时间来算，已来回反复了几十亿年。」

「如果事情就是这么无可避免地重复了几十亿年，你要求什么？」

「我想知道除了降祸于人，还有什么方法可以使人觉醒。我算过了，传递真理缺乏有效率的方法，这也是造成灾难的原因，不能只怪无法接收真理的人。所以我请求祂找出那样的方法，告诉我，或告诉其他人，都没关系。重要的是，有这样的方法，而且是有用的。」

「祂怎么说？祂的声音听起来怎样？」

「没有人可以形容祂的声音，祂的回答在你体内出现，就像你某个灵光乍现的想法。毕竟，祂只能透过你自己的一部分来说话。这一部分，就存在人的体内，透过频率脉动，将讯息传送到人体各个部位。因此给人一种一切全靠一己之

力的印象。虽然人光凭自己能做到的事，的确很多，因为人终究是近似神的。每个人在创生之初，就已被神吹入祂的一部分。祂把自己的一半给了人类，但是黑暗力量用尽一切手段，要阻断这一部分发挥作用，干扰人与它之间的连结，使人无法透过它接近神。打击被孤立的一小部分容易多了，尤其是当这一小部分与主要源头失去联系。

「当这一小部分联合在一起，一心向往光明，对黑暗力量来说，就变得难以对付与封锁。不过，只要有一个人自己的一小部分完全与神取得联系，黑暗力量就不可能赢得过他，不可能击败他的灵与智慧。」

「也就是说，你要祂在你体内生出一个答案，好让你知道怎么跟人说，阻止一场大灾难。」

「差不多是这样。」

「结果你生出什么样的答案？该说些什么话？」

「话.....只说话，用一般的方式说话，是不够的。话已经说了这么多，人类整体还是朝着万丈深渊前进。你没听过抽烟不好、喝酒不好这样的话吗？到处都听得到，连你的医生也在说，而且用的绝对是你听得懂的语言，可是这些事你还是照做。就算身体不舒服了，你也一样。即便是难受、痛苦，也没能让你和其他人改掉这些恶习。神在对你说：“别这么做”。透过痛苦、难受来告诉你，你的痛苦也就是祂的痛苦，然而你还是吃下止痛药，继续相同的行为，不愿意去想疼痛的原

因.....

「其他真理，人类全都知道，却不肯照着做。为了满足虚假的一时快感，而违背了心中的真理。这表示需要找出另外的方法，让人不只知道，还要能感受到另一种满足喜悦的滋味。两种都体会过的人，就有办法比较出其中的差异，可以了解一切，并开放自己体内神给予的那一部分。不能只用大灾难来恐吓人，或是怪那些不懂真理的人。每个真理传递者，都必须了解自己有必要找出更完美的诠释方式。曾祖父在这点认同我。」

「但他没有这样说。」

「曾祖父说了很多话你没听到。」

「要是你们不需要语言就能交谈，何必讲一些我听得到的话？」

「要是有人明明会讲你的话，却在你面前用你听不懂的语言交谈，你不会觉得不舒服吗？」

我心想：「她说的话我要嘛相信，要嘛就是不相信。她自己当然信了。她不只信，还有所行动。也许我该让她冷静一下，不然她简直是冲昏了头。」于是我说：

「我说阿纳丝塔夏啊，也许你不该这么激动，像你那样子在雪松树下要东要西，有蓝色的光还是烟雾的东西从雪松树冲向你了。你的祖父跟曾祖父会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这样很危险。要是神没有告诉祂任何一个神子，怎么跟人解释

才是最有效率的方式，那就表示神没有答案。全球灾难可能就是最有效率的方式，不然祂可能会向你祖父说的那样生气、处罚你，要你不要再多管闲事。」

「神很好，不会处罚人。」

「可是祂也没跟你说什么。祂可能连听都不想听，你只是在那里浪费力气。」

「祂在聆听，而且也在回答。」

「祂怎么说？你现在知道什么了吗？」

「祂提示我哪里可以找到答案，可以去哪里寻找。」

「祂提示了？.....对你吗？！哪里？」

「在相反两极的结合之中。」

「那是什么情形？」

「例如，相反两极的两种思维，在解释《大方广佛华严经》时相反相成，融合成一个完整而统一的新系统，中国华严与日本华严的哲学便是如此形成的，它们所体现的世界观更完整具体，近似于你们近代物理学的模型与理论。」

「什么？」

「啊，对不起。我怎么了，我整个松懈下来了。」

「你为何道歉？」

「我用了你不会用的字句。」

「没错，是我不会用的。我完全听不懂。」

「我尽量不会再让这种事发生，请你不要生气。」

「我没有生气。那你用一般的话解释你可以在哪里、怎么找到这个答案。」

「只有我一个人找不到的，要结合世界上不同人体内的那一部分，以及反向的思维。只有透过集体的努力，答案才会在所有思想存在的无形空间里出现。这个空间，也可以叫做光明力量的次元，它介于人所在的物质世界与神之间。我会看到这个答案，其他人也会。这样就更容易形成全球意识，这样就能带全人类穿越黑暗力量时光，不会再有大灾难发生。」

「再具体一点，现在大家要做些什么让它出现？」

「如果很多人可以在约好的时间醒来，例如六点，一起醒来想一些美好的事，就会很好。不见得要特别想什么，重点是产生光明的想法。可以想想你的孩子、你爱的人，想想怎么让所有人快乐。想个十五分钟。越多人这样做，答案就越快出现。地球因为在旋转而有不同时区，但是这些人用光明思想创造出来的画面，会融合成单一个鲜明饱满的意识形态。所有人同时产生光明的思想，能让每个人本身的能力增强很多很多倍。」

「唉，阿纳丝塔夏，你真是天真。谁会凌晨六点起来想事情想个十五分钟？这么早起的人通常不是为了工作，就是要赶飞机、去出差。每个人都会说：“让别人去想吧，我还要再睡一下。”你要找到人来帮你实在很难。」

「你呀，弗拉狄米尔，你不能帮我吗？」

「我？除非有必要，不然我不会那么早起。要是我真的起来了，我有什么好事可想？」

「你可以想——例如，我就要为你生下的小宝宝，你的儿子。当阳光洒下来，他身旁都是纯洁美丽的小花，还有毛茸茸的小松鼠在林间空地跟他玩，这时候他有多么开心。想想，如果每一个小孩都可以被阳光亲吻，没有任何事令他们伤心，该有多好，想想今天你要对谁说些好话，或是给他一个微笑。想想这美丽的世界，要是永远存在该有多好，而你——就是你——需要做些什么令它发生。」

「我会想着我儿子的，其他的好事就要试试看了。可是这有什么用？你在这里的森林里想，我在城市的公寓里想。就只有我们两个人，可是你说要很多人。找到很多人以前，就我们两个自己在那里努力，有什么用？」

「即使只有一个，也比没有多，两个一起就大于二。等你写书以后，会有更多人会出现。我会感觉到他们，每一个都会令我开心。我们会学习用光明力量的次元感觉到彼此、了解彼此、帮助彼此。」

「你说的每件事还要先有人相信才行，这个思想所存在的光明力量次元，我自己就没有完全相信。那是摸不到的东西，无法被证实。」

「可是你们科学家已经下结论说思想是一种物质。」



「即使是这样，我还是无法相信，因为那是摸不到的。」

「可是等你写书以后，就摸得到了，还可以拿在手里，就像一个物质化的思想。」

「还在说书的事情！我已经说了，我不相信。而且你还说要用只有你自己知道的字句组合，来引起读者的情感，说光明的感觉会帮助他们了解一切。」

「我已经告诉你那是怎么运作的。」

「是，你说过了，但我就是不相信。就算我试着写写看，我也不会一次把所有的东西都写出来。大家会嘲笑我。而且你知道吗，阿纳丝塔夏，我想诚实告诉你。」

「诚实告诉我吧。」

「不要觉得受伤，好吗？」

「我不会受伤。」

「我要叫科学家来验证你说的话，还要看不同的教派、新时代的学说对这有什么看法。我们现在有很多种课可以上，有各式各样的派别。」

「请人验证吧，当然要这么做。」

「还有，我感觉得出来你是个心地善良的人，你的哲学很特别也很有趣，但要是我把你的行动，跟那些关心灵性和生态的人比起来，你还差他们一大截，你会是垫底的那一个。」

「为什么？」



「你自己想想看吧，你称为开悟者的那些人都隐居过。佛陀进入森林隐居七年，创立出一套完整的教义，在全世界有数不清的追随者。耶稣基督离开人群才四十天，他的教诲到现在依然备受推崇。」

「耶稣基督不止一次离开人群，而且在行走的过程中，进行了非常深入的思考。」

「好吧，超过四十天，就说一年吧。现在被封为圣人的长者原本都是普通的凡人，他们进入森林某处隐居一阵子，后来那些地方都盖了修道院，他们也有了追随者，对吧？」

「是的，你说的没错。」

「可是你已经在森林里住了 26 年了，你一个追随者也没有，你没有想出教义，然后你要叫我写书。你把这当成浮木一样抓着，幻想可以把你自己的字句组合和符号放在里面。」

「我说呢，如果你没有其他人这般的丰功伟业，也许没必要白费力气。说不定有人比你更有能力想出办法，就算没有你也一样。我们还是面对现实，过过平凡的日子就好。我来协助你适应我们的生活。你没有觉得受伤吧？」

「我没有觉得受伤。」

「那好，让我把全部的实话都讲出来吧，好让你看清现实。」

「你说吧。」

「你有不寻常的能力，这点毋庸置疑。你随手就可以得到你要的资讯，就像二乘二这么简单。现在你告诉我，你那光线，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

「跟每个人一样，从一开始就有了，只不过曾祖父在我六岁的时候教我认识它、使用它。」

「也就是说，你从六岁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生活景况？你可以分析、帮忙，甚至进行远距治疗？」

「是的。」

「再告诉我，你接下来的二十年，做了什么？」

「我一直在告诉你，也让你看到了。我跟你们口中的夏屋小农一起工作，我尽量协助他们。」

「每天从早做到晚，二十年来如一日？」

「是的，有时甚至做到深夜，只要我那天没有累到不行。」

「你像个狂热份子把这些时间全拿去跟夏屋小农一起工作？谁逼你的？」

「没有人能逼我，我自愿的。自从曾祖父建议我这么做，我就发现这是一件非常好、而且非常重要的事。」

「我觉得你曾祖父要你去帮夏屋小农，是因为他觉得你很可怜，从小就没有父母，所以他给你一个最简单普通的工作。现在他觉得你懂事多了，就准你去做其他事情，不用再管夏屋小农。」

「可是这件其他事情也跟夏屋小农有关。我会继续帮助

他们，我很爱他们，绝不可能不管他们。」

「这就叫做狂热。你身上缺少正常人该有的特质。你得知道，夏屋小农在我们生活中扮演的不是什么举足轻重的角色，他们跟社会进步没有关系。夏屋跟菜园，只有用来休闲的地方。那是大家平常下班以后，或是退休以后，要去休息放松的地方，就这样。你知道吗，就这样！要是你有这么多渊博的知识和特殊的才能，你还只跟夏屋小农往来，那就表示你一定有心理不正常的地方。我觉得你应该去看心理医生。如果可以把你失常的地方矫正回来，你说不定真的可以为社会带来贡献。」

「我真的很想为社会带来贡献。」

「那就走吧，我带你去一个很好的私人诊所看心理医生。你自己说有可能会发生全球灾难，那么你可以协助生态协会、帮忙科学研究。」

「留在这里我的贡献会比较大。」

「那好，你可以再回来，做比较有意义的事。」

「什么是比较有意义的事？」

「你来决定啊。我认为，举个例子来说，跟防止生态浩劫、全球灾难有关的事吧。对了，你知道那什么时候会发生吗？」

「现在全球各地已经在发生局部性的灾难了。人类从以前到现在，已为自我毁灭做了过多的准备。」

「全球性的呢？这场大灾难什么时候会到来？」

「有可能在 2002 年前后，但也有可能被化解或延后，像 1992 年那次一样。」

「你是说本来会发生在 1992 年？」

「是的，但是被他们延后了。」

「他们是谁？被化解掉了？被谁延后了？」

「1992 年的全球浩劫被化解掉，要感谢夏屋小农。」

「什么？！」

「全世界有各式各样的人在努力化解地球的灾难。1992 年那场浩劫没有发生，主要是因为俄罗斯的夏屋小农。」

「那么是你.....也就是你！.....你从六岁就看出他们的重要性了？你早看出来了吗？你持续不懈地行动助了他们一臂之力。」

「我了解夏屋小农的重要性，弗拉狄米尔。」

## 9 小农节暨大地日！

「为什么是小农？又为什么特别是俄罗斯的？这一切有什么关联？」

「知道吗，弗拉狄米尔，地球虽然很大，但也非常非常敏感。

「你也比蚊子大很多，但是你可以清楚感觉到有蚊子停在身上。地球也是一样，所有一切都感觉得到——当她被铺上水泥和柏油；当她表面生长的森林遭到砍伐、放火；当她内部被挖掘、被洒了一层叫做肥料的粉状物。

「她会很痛，但她还是爱着人类，就像母亲爱着她的小孩。

「地球努力把人类的恨意吸收到内部，直到没有力气再承受，那些压不住的恨意才爆发成火山和地震。

「我们要帮助地球，珍惜并温柔地对待她，就能带给她力量。地球很大，但非常地敏感。即使是一个人的手，在她身上温柔触摸，她都感觉得到。噢，她多么敏感，多么希望被这样子触摸！

「大地在俄罗斯有段时期被视为所有人的，并非属于哪个人的资产，没有人将土地占为己有。后来俄罗斯有了变动，开始分发小块土地，让人民各自搭盖简易的夏屋。

「这些土地小到没办法用机器绝非偶然，但是渴望亲近土地的俄罗斯人依然满心欢喜地领取它，不论穷人富人，因

为没有什么能切断人与土地的连结！

「人民得到小小的一块地后，直觉感受到这点……接着数以百万计的双手，用爱碰触着大地。在他们小小的土地上，用双手温柔地触碰大地，而不是用机器。地球感觉到了，她感觉到每一只手的抚摸，因而找到支撑下去的力量。」

「所以呢？我们是不是该为每个夏屋小农竖立拯救地球的纪念碑？」

「是的，弗拉狄米尔，他们拯救了地球。」

「这样要做的纪念碑也太多了，不如帮他们订个国定假日吧——休息个一两天，在月历上写“小农节”或“大地日”。」

「哇！一个节日！」阿纳丝塔夏拍手，「好棒的点子。一个节日！我们绝对需要一个欢乐喜气的节日。」

「你可以把你的光线照在我们政府，还有国家杜马〔杜马 (Duma)，俄罗斯的中央立法机关，主要负责国家法律的起草和制定〕代表身上，让他们通过草案。」

「我接近不了他们，他们忙着自己的日常琐事。他们要做很多决策，完全没有时间好好思考，何况提升他们的意识没有什么成效，要让他们看清楚并了解完整的真相很难。他们不被容许做出比现有政策更好的决策。」

「有谁能这样不容许政府跟总统？」

「你们、大众、多数人，你们都将正确的决策称为“不受欢迎的措施”。」

「是的，你说的没错，我们有民主政权。最重要的决议是由多数人决定的，多数向来都是对的。」

「向来都是个人先达到高度觉醒的意识，弗拉狄米尔。多数人还需要一段时间才会跟上。」

「要真是如此，我们为什么还需要民主跟公投？」

「需要拿来当避震器，防止天摇地动。当避震器失效，就会有革命。要渡过革命对多数人来说是很艰辛的。」

「可是帮小农订个节日——这又不是革命，会怎样吗？」

「这样的节日很好，需要。应该越快越好，我会想办法让这节日以最快的速度成立。」

「我帮你。我比较知道哪些手法容易在我们生活奏效。我在报纸上……不，我在你的书上写小农的事，呼吁大家发电报给政府跟国家杜马：“我们请愿成立小农节和大地日。”不过要订在哪一天？」

「七月二十三日。」

「为什么是七月二十三？」

「那一天很适合，还有因为那天是你生日，毕竟这么棒的点子是你想出来的。」

「好，那就请大家发电报说：“请将 7 月 23 日订为正式节日：小农节暨大地日。”

「然后政府和国家杜马看到后会开始思考“民众为何发送这样的电报？”这时你再用光线扫射他们！……」

「扫射！我会疯狂地扫射！这将是一个光明美好的节日。所有人！所有人都会感到开心，整个地球也是！」

「为什么所有人都会感到开心？这是给小农的节日。」

「要让所有人都开心才对，让所有人的感觉都很好。俄罗斯将是第一个庆祝这个节日的，这将会是全世界最美好的一个节日，心灵的节日。」

「这节日第一次在俄罗斯要怎么过？到时不会有人知道该怎么庆祝吧。」

「每个人的心都会告诉他第一天要做什么，不过大致的流程我可以现在模拟。」

接下来阿纳丝塔夏说的话字字清晰。热情洋溢的她快速地说着，连韵律、句子的表达和咬字都不同于平常的方式。

「就让俄罗斯自这一天的晨曦中苏醒。所有人带着家人，带着朋友，或独自一人，赤脚步入大地。就让亲手孕育出果实、有着小小土地的人，在自己的作物间迎接第一道曙光，用手轻抚过每一种作物。」

「就让他们在太阳升起时，摘下每种作物的一颗果实来吃，到午餐前便不需再进食。就让他们在午餐之前照料自己的园地。就让每个人想想自己的生命，想想生命中的喜悦，想想生命的目的。」

「就让每个人带着爱想想家人与朋友，想想自己的作物为何生长，然后为每种作物赋予各自的任务。每个人在午餐



之前至少要有一小时的时间独处，在哪里、用什么方式都可以，最重要的是能够独处，至少有一小时的时间能观照自己。

「就让全家人午餐时齐聚一堂——住在本地的，以及这天特地远道而来的——就让他们用地球在此刻之前出产的菜叶果物准备这一餐，让每个人将内心所选的食物端上餐桌。就让家庭的每一位成员温柔地注视彼此，让最年长的、以及最年幼的带来餐前祝福。就让餐桌上传来轻声的交谈，谈着美好的事物，谈着左右在座的每一位。」

阿纳丝塔夏描述的场景非常鲜明，我都觉得我正和一群人坐在餐桌前了。我整个人沉浸在这个节日里头，与其说我相信这是真的，不如说我根本就身历其境，我加上一句：「用餐前应该举杯敬酒，所有人举起杯子，敬爱与大地。」仿佛我手里正拿着杯子。

她瞬间说：「弗拉狄米尔，别让餐桌上有带毒性的酒精饮料。」

杯子从我手上消失，整个节日的场景不见了。

「别这样，阿纳丝塔夏！别让节日变得这么扫兴！」

「好吧，如果你想要的话，就让餐桌上有果酿的酒，不过要小口啜饮。」

「好吧，换成果酿酒，至少不会一下子就要我们改变所有习惯。那午餐之后呢！」

「就让人群回到城市，带着从自己土地收成的蔬果，放

进篮子里，分送给没有的人。

「噢，这一天会充满多少正面的情绪呀！那将战胜许多疾病，不治的，和长年纠缠的，通通都会消失。这一天，就让患有绝症的，和患有轻微症状的，迎接从自己小小园地返回的人潮。爱和美好所散发出的光，以及他们带来的蔬果，能治愈、能战胜疾病。

「快看！快看！是火车站。一阵人潮，带着五彩缤纷的篮子。看人人眼睛里闪耀着祥和与美好的光！」

阿纳丝塔夏似乎越来越受到这节日的灵感所鼓舞，整个人发光起来。她的眼睛已不只闪烁着喜悦，还像是放射着蓝色的光。她的表情一直在变，但每一种都充满喜悦，仿佛这伟大的节日的画面像一股洪流般冲刷她的脑海。

她突然间安静下来，一只脚屈膝，右手举起，另一只脚一蹬，就像箭矢般飞离地面，几乎可以够到雪松最低的一节树枝。她落地时挥舞着手臂，然后两手一拍——整个草地流泻出蓝色的光。她说的每一句话仿佛被每只小虫、每根小草、每棵宏伟的雪松树复诵着。阿纳丝塔夏的声音仿佛被无形的力量增强，虽然她的声音不大，但我有种感觉，我觉得在无穷宇宙中穿梭的每一道脉流似乎都能听到。

我又插嘴了，因为听见她开始的这番话，会忍不住想插嘴：

「这一天，大家会来到俄罗斯！亚特兰提斯人所孕育的

大地之子！全部如同浪子归乡！

「这一天，就让全俄罗斯的人自晨曦中苏醒，让宇宙竖琴的琴弦一整天弹奏着幸福的旋律，让街头和庭院中的吟遊歌者拨弄吉他。这一天，让年老的恢复青春活力，回到许久、许久的岁月以前。」

「我呢，阿纳丝塔夏，我也会变得年轻？」

「你和我，弗拉狄米尔，你和我都会变得年轻，人人都将第一次感到如此青春洋溢。长辈将写信给孩子，孩子将写信给父母。让小婴儿跨出人生中的第一步，进入幸福喜悦的世界。这一天，没有什么能让小孩难受，大人会和他们平起平坐。」

「而众神将下凡地球，这一天，让众神以简单的形象显现。」

「上帝——那万有的神——将快乐不已！愿你这一天幸福快乐！爱，将照亮大地！」

节日进行的画面让阿纳丝塔夏陷入着迷的状态。她越来越起劲，还转起圈圈，像在跳舞一样。

「停！停！」我对阿纳丝塔夏喊，我突然发现她已把这一切都当真了。她不是说说而已，我发现她正在用她说的每一个字和奇怪的句子结构模拟着！模拟着节日的景象！按照她执拗的个性，她会一直模拟、一直梦想，直到她的梦想成真为止。她会做天花乱坠的梦！她会把自己奉献给小农，就

像她之前已经花了二十年在他们身上一样。为了阻止她，我向  
她大喊：

「你还不懂吗？这只是个玩笑，这个节日！我是在开玩笑！」

阿纳丝塔夏瞬间停下来。我看见她的表情，那表情马上令我感到心痛。她的脸像小孩一样慌乱。她用痛苦惋惜的眼神看着我，好像我破坏了什么。她用小到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说：

「我是认真的，弗拉狄米尔。我已经模拟了一切。即将发送的电报会形成一联串的效应，把接下来的许多事件交织在一起。要是没发电报，这些事件的前后次序就会乱掉。我接收了你说的话、相信你说的话，并让这些话成立。你讲到节日和电报时，我感受到你的诚恳。请不要收回你说的话。你只需要帮忙我发电报的事，这样我就可以照你说的那样用光线提供一臂之力。」

「好，好，我会试试看。不过你冷静一点，说不定没有人想发这样的电报……」

「有人会懂的，政府和国家杜马里也会有人感觉得到。这个节日会成立的！一定会的！你看……」

节日的画面又一幕幕出现在我面前。

所以，我已经写好了。各位请听从你的心与灵魂，展开行动吧。

## 10 吟游歌者的鸣响之剑

「阿纳丝塔夏，为什么你讲到这个节日，要用一种奇怪的方式表达每一句话？而且每个字的字母都发得一清二楚……」

「我在尽力描绘这个节日的画面，还有画面中的每个细节。」

「这跟表达的话语有什么关系？这会有影响吗？」

「我说的每个字描绘出许多事件和快乐的场景，而现在，一切就要成真。毕竟，思想连同话语，是伟大的造物者最主要的工具。在所有有肉体的生命之中，只有人被赋予这样工具。」

「那为什么每个人说的话，不是每一句都能实现？」

「当灵魂和话语失去连结，当灵魂空洞、画面隐晦不明，话语也会变得空洞，就像失序的杂音而没有预言的能力。」

「这听起来像某种虚构的事情，而你像个天真的小孩全都相信。」

「怎么会是虚构的，弗拉狄米尔，要是我可以大量且生动地举出你们和你的生活中，因传递出画面而使话语本身产生力量的例子呢？！」

「给我一个听得懂的例子吧。」

「一个例子是吗？听好了：有人——例如演员——站在台

上对着观众说话，他说的话是台下的人已经听过无数次的，但其中一个演员能使台下的人屏住呼吸聆听，另一个却使他们没有感觉。同样一句话，却有很大的差别。为什么会这样呢？你觉得呢？」

「演员都是这样。同样都在学院里训练很长一段时间，有的人就是表现得很优秀，有的人就是普普通通。排练的时候，他们先背台词，再融入感情。」

「学院教他们进入台词里的世界。排练时，他们再尽可能重现这个世界。如果一个演员，念台词的时候，能营造出台词中看不到的画面，只要百分之十，全场就会聚焦听他说话。要是他能将一半的台词注入画面，你们会说他是天才演员。因为这个时候，他的灵魂是直接对着观众的灵魂说话。他们会落泪，或是欢笑，因为他们的灵魂感受到演员想传达的每一件事。这就是伟大的造物者所使用的工具！」

「你平常说的话，有多少字被注入画面？百分之十，还是一半？」

「全部。曾祖父教我的。」

「全部？真的假的！每一个字？！！」

「曾祖父说可以为每个字母注入画面。我学会替每个字母创造画面。」

「怎么会是字母？字母本身没有意思。」

「每个字母都有意思！在梵文里，每一个字母本身即

代表一段话、一些词句，因此同一个字母里头，隐藏了更多的字母，而每个字母又隐藏了词句，因此梵文里的每一个字母，都蕴含着无限的意境。」

「哇，而我们却只是把每一个字含糊带过。」

「是的，遗留千年的词句通常会变成这样。那些词句走过也穿越了时空，而被遗忘的画面，至今仍渴望与我们的灵魂接触，守护我们的灵魂，为我们的灵魂而奋战。」

「像是什么样的词句？有没有连我都知道的？」

「有的。我想，你一定听过几个音，但蕴藏其中的意义早已被人遗忘。」

阿纳丝塔夏眼神低垂，安静了一阵子。然后用非常细小，几乎是耳语的声音说：「弗拉狄米尔，说出这个词“吟游歌者”。」

「吟游歌者。」我说。

她身体往后缩，好像很痛苦的样子：「噢，这伟大的词，被你说起来却如此平淡庸俗。你将遗忘和空洞吹在闪烁的烛火上。这火焰可是传递了好几世纪，甚至要传到你手上、传到祖先留下的每个后代手上。如今世界会遭到破坏，全是忘本所致。」

「我这个词的发音哪边不合你意了？它连结着什么是我应该要记得的？」

阿纳丝塔夏不发一语。接着，她开始温柔地将这些仿佛来自永恒的句子，一个字、一个字说出来：



「基督尚未诞生的许久以前，居住在地球上的人类，我们的祖先，被称为凯尔特人（Celts）。他们称呼传授智慧的智者为德鲁伊（Druid）。德鲁伊含括物质与灵性的知识，在当时受到相当多地球居民的尊崇，没有凯尔特武士会在德鲁伊面前露出刀剑。要进入到德鲁伊的门下，必须跟着最高阶的灵性修道者——德鲁伊祭司——个别修习二十年。通过入门的人将被封为“吟游歌者”，在道义上有权利进入人群中歌唱，用歌曲为人灌入光与真理，用歌词营造画面，治愈心灵。

「罗马出兵攻打凯尔特人的最后一役是在河边，当时罗马人看见一个个放下头发的女人，在凯尔特武士之中穿梭走动。罗马兵团的将领知道，一旦这些女人在他们之间行走，要打赢凯尔特人就必须加派六倍兵力。为何如此？没有任何罗马将领或是现代的历史学家知道，只晓得一定和那群手无寸铁、放下长发的女人脱不了干系。

「罗马人加重兵力，以九比一的兵力攻打凯尔特人，最后一个奋力抵御罗马人的凯尔特家庭被逼到了河边。

「他们围成半圆，身后是一名正在给小女婴喂奶的年轻女子。年少的母亲唱着一首明亮轻快的歌曲，如此一来，恐惧和悲伤就不会住进小女婴的心灵，伴随她的将会是光明的画面。

「每当小女婴停止吸吮母亲的乳房，她俩的眼神就会交会，女子会暂停歌唱，一次又一次温柔地呼唤小女婴“歌儿”。

「防守的半圆消失了。一名年少的吟游歌者，双手沾满鲜血，握着宝剑，挡在罗马士兵攻向喂奶女子的小径上。他转头看着女子，他俩眼神交会，相视而笑。

「负伤的吟游歌者抵挡着罗马人，直到女子下到河边，将小女婴放入小船并推离河岸。

「鲜血直流的吟游歌者用尽最后的全力，将宝剑抛至女子脚边。

「她举起剑，在狭窄的小径上和兵团战斗四小时，一刻也不停歇，不让他们靠近河流。士兵都累垮了，在小径上对着自己人互相叫嚣咒骂。

「罗马将领沉默而震惊地注视一切，无法理解为何身经百战的战士，连刀身轻划过这名女子的机会也没有？

「她奋战了四小时而精疲力竭。一滴水也没喝的她，肺部严重脱水而干涸，鲜血从她美丽、干裂的嘴涌出。

「在膝盖失去力气倒向地面的同时，她对着河流下游、载着未来小小歌者——歌儿——的船挤出最后一个虚弱的微笑。而她的歌词和歌里保存的画面，就这么流传了数千年，传给今天的我们。

「人不是只有肉体。无形的感受、心中的热情、感知，更是无与伦比的伟大、重要。物质只能投射出其中某些部分，就像镜子只能投射出某些部分一样。

「小歌儿长大成为女孩，成为女人，成为母亲。她活在

地球上，并唱着歌。她的歌带给人的，只有光明的感受，就像全然疗愈的光线，能够驱散人心的阴郁。生命中所遭遇的种种挫折与困难，一直试图要消灭这光线的源头。黑暗力量想在无形之间逼近，却怎样也无法突破那唯一的障碍——坚守在路中间的人。

「人不是只有肉体，弗拉狄米尔。吟游歌者血泊中的肉体，用灵魂的光将微笑发送到永恒里，他的微笑，投射出人无形部分的光。

「握住宝剑的年少母亲肺部干涸了，嘴里涌出鲜血，她那干裂的嘴，早已接收到吟游歌者充满光的微笑。

「弗拉狄米尔，现在，相信我吧。去了解吧，听见吟游歌者无形的刀剑，正在通往后代子孙灵魂的道路上，挡掉黑暗、恶毒攻击所发出的鸣响声吧。请你再讲一遍，弗拉狄米尔——吟游歌者。」

「我没办法.....我还不能按照它的意义把它念出来，我以后再念吧。」

「谢谢你不念，弗拉狄米尔。」

「告诉我，阿纳丝塔夏，既然你可能知道。现在哪些人是那名喂奶女子和小女孩——女歌者歌儿——的直系后代？在小径上奋战的吟游歌者的后代。有谁能忘记这样的事，忘记自己的身世？」

「请你想想看，弗拉狄米尔，为什么你会提出这样的问

题？」

「想看看这个，或这些忘掉自己祖先的人。这样无情的人。」

「也许你想确认自己并不是那个——忘掉的人？」

「这跟我又有什么关系.....我懂了，阿纳丝塔夏，不要说出来。就让每个人自己去想一想吧。」

「好。」她回答后便安静看着我，没再说一句话。

我也沉默了一阵子，不过阿纳丝塔夏描绘的场景还停留在我的脑海里。我又开口问她：

「为什么你选了这个词当例子？」

「为了让你知道，这个词涵盖的意象马上就要在真实世界中具体发生。几千根吉他弦在俄罗斯当代吟游歌者的手指下振动着。我在森林里梦想一切的时候，他们也是最先感应到的。他们的灵魂.....一开始只出现了一个闪烁火光，和一根精细的琴弦颤动，但马上会有其他灵魂接着弹奏回应。很快地，他们的歌会被许许多多的人听到。他们——吟游歌者——将会帮助人看见新的曙光。人类灵魂展开悟性的新曙光。你会听见他们的歌，新曙光之歌。」

## 11 急转直下

在阿纳丝塔夏那儿待了三天之后，我回到船上，一连好几天的时间，我完全没有心情无法处理公司事务。我没有办法决定接下来的航行路线，也没有办法回复新西伯利亚传来的无线电报。我的疏于管理被我雇来的新手和几个船员发现，他们开始明目张胆地偷窃。船停靠苏尔古特后，当地警方和我的警卫联手，逮捕了这些窃贼也做了笔录，但我完全不想再深究。

很难解释为什么遇见阿纳丝塔夏会对我造成这么大的影响。

之前有各种宗教人士会来拜访我们公司，他们说想为社会做善事，所以总是来这里要钱。有时我为了打发他们会直接给钱，也不会特别想了解他们是在做什么的。何必呢，要是每一次交谈的最终目的都是要钱。

阿纳丝塔夏没有像「宗教人士」一样跟我要钱，我甚至很难想象自己可以给她什么东西。她看起来好像什么都没有，却又给人一种什么都有的印象。我指示轮船直接航向新西伯利亚，把自己锁在舱房里苦思。

十几年经商及带领团队的经验教了我很多，时起时落磨练出我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找到出路的能力。但这次的情况是

我遇过最糟的一次，什么惨事全部一次发生。眼见公司就要倒闭，公司里的“善心人士”已开始散播谣言：「他出了状况，已经没有能力再做出有效的商业决策。」言下之意就是告诉大家：「请自保。」而他们真的这样做了，我回到公司时看见人人是如何自保。连我的亲戚也加入，能拿的就拿，能偷的就偷。「反正怎样都会倒。」他们心里这样想。

只有少数的老员工想办法撑住公司，但是等到我的船回来，我在船上阅读的书被他们看见后，他们也不由得担心起我的精神状况。

倒是我自己完全冷静清醒地评估当前的状况。我非常清楚跟这群人继续下去，是不可能扭转情势的。就连曾经对我唯命是从的人，也对我的每个决定抱持怀疑的态度。

我很想跟别人讲阿纳丝塔夏的事，但难以想象有谁会理解，何况我可能还会因此被关进疯人院。我的家人已经开始讨论治疗的事。

虽然身边的人没有明讲，但他们都在暗示我拟一些一定会成功的商业计划书给他们。我的心放在新的兴趣上面，在他们眼里是种发疯或精神崩溃的象征。我的确也开始大量思考起我们生活中的种种情况。

「这是怎么一回事？」我想，「老想着怎么做生意，钱也赚到了，却从没满足过。野心越来越大，已经这样子十几年了！谁能担保这种竞争游戏不会持续到最后一天，却永远

不会满足？有人因为不够钱买一瓶酒而不高兴，家财万贯的人发现自己不够钱买更贵的东西——还不是一样不高兴，也许跟一个人拥有多少钱没有关系？」

有天早上，两个我很熟的大企业主来我的办公室找我。我跟他们谈起想找心灵诚挚的企业家组织结社的事，包括我们的目标、我们要做怎么样的生意。我很想全部讲出来给别人听，他们支持我继续讲下去，有时也会认同我说的。我们聊了很久，我在想既然他们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有没有可能是真的了解我在说什么？我的司机却告诉我：

「弗拉狄米尔·尼古拉耶维奇〔俄国人名有三部分：名字、父名、姓氏。一般对于长辈、老师、不熟悉或以“您”称呼的人，都会以名字加上父名表示尊敬〕，他们是受人之托才来拜访您的，因为有人担心您的健康状况。他们想知道您最近都在想什么？烦什么？换句话说，想知道您精神正常还是不正常，他们该请医生，还是等您熬过这段时期。」

「你怎么看我的？」

他沉默一阵子，才小声地说：

「您这十年的工作表现一直都正常，很多城里的人都说您很成功，但现在全公司的人都怕领不到薪水。」

这时我才知道大家忧虑到这种地步。我跟司机说：「把车子调头。」

我回到公司，召开紧急会议，指派了各种事务的主管，



让他们可以在我不在的期间全权处理一切。我吩咐司机明天一早接我去机场。在机场时，他交给我一个温热的包裹。我问他：

「这是什么？」

「馅饼。」

「你这是在同情我这个不正常的人，所以才给我馅饼吗？」

「是我太太，弗拉狄米尔·尼古拉耶维奇。她一整晚没睡，都在烤馅饼。她以前从没烤过，她还年轻，不过她非常投入。她硬是要我交给您，包在布里，还热的。她说您不会那么快就回来。如果您还回来的话.....再见。」

「好吧，谢谢你。」

几天后他辞去工作，离开了公司。

## 12 谁来决定方向？

坐在飞机的椅子上，我闭上双眼。飞机的航向很明确，正飞往莫斯科，而我未来生活的方向仍无头绪，大多在想着企业家的事情。现在还是很多人认为企业家就是不断经商，用某种不太诚实的手段筹措初期资本，在靠着损害周遭人的利益来使资本翻倍。当然，就像我们社会有不同阶层一样，企业家里面也有各式各样的人。不过，身在经济重建最早期的企业生态深处，我敢说第一波的企业家累积资本，大部分都是靠寻找全新及短缺的商品，要以非传统的方法生产，开发各种服务与更合理的制程。多数苏联和俄罗斯的企业家都是从零开始，甚至毫无借贷。毕竟他们不像下一波企业家一样，拥有私有化的工厂，所以他们只能绞尽脑汁，还必须祈求有好运降临，白手起家。为了证明这点，我就从我个人的经验中举几个例子。

## 13 从零开始的资金

在经济重建之前，我手下有一小队摄影师，包括摄影工作室的技术人员和一些特约摄影师。所有人都有薪水和外快，在当时算是小康，大家都能领到营收的分红。这下自然会想要更多，不过为此必须大幅提升营收、增加客户。我设法找到了一个方法，现在只要有意愿，还是可以利用。

有次，我的老旧「札波罗热茨」轿车在城郊道路上爆胎了，当时的轮胎都还是硫化制成。我看着一辆又一辆的车子，心想：「要是帮这些车主都拍照的话，会多大的收入啊！」几分钟后我脑中就酝酿出计划，这在之后也付诸实行，足足让营收成长了三倍。计划是这样的：摄影师拿着相机站在路旁，两个助理带着「服务站」（生活服务站）的绿色臂章，手上拿着公路局的交通指挥棒。许多驾驶会停下来，心想那是「绿色」环保巡查，还是别种巡查。在了解这只是种照相服务，而不是找碴、惩罚或临检之后，他们都欣然站在车前与车牌拍照。拿到地址后，照片会以货到付款的方式寄出。驾驶要站在车牌号码旁，寄送地址才不会搞混。

半年内，所有通往新西伯利亚的干道上都开始有这样的服务，所以我们开始常遇到已经拍过的驾驶。不过在这半年内，团队仍赚进了相当可观的金额。

后来，我想到拍摄民宅的业务，上面像明信片一样加上名字：「我的家乡」、「老家」等等。团队拍了大量的房子，照片需求很高。因此摄影师也不问居民意愿，到了社区就沿着街道走，拍下所有的房子。接着，邮差会送出所有照片并一一收钱。居民把照片寄给儿女，很多人都说这些照片激起了孩子返乡的欲望。

「新西伯利亚摄影联合公司」出现了团队薪资的支付问题，当时的管理阶层认为薪资超过合理的限度，但因为大家的营收分红都是一样的，也不能做什么。

经济重建的初期，我们的团队就从联合公司划分出来，组成独立公司，我当选为代表。我开始可以更自由地工作，筹措创建资本并做更有野心的事。我开始想：要增加公司的收入，还能做什么？

有次，我和理论暨应用力学研究所的朋友聊天，他抱怨：「薪资迟发，实验室还面临解散危机。能去哪里？还能做什么？现在没有人需要我们了。」

我问：「你们实验室之前都在做什么？」

「感热试纸，但现在已经毫无用处。」

「这种试纸是做什么的？」

「有很多用途，」他回答，接着从口袋拿出一张黑色的试纸说：「自己看看。」

我拿过来碰了一下，试纸就突然变成绿色，害得我立刻

丢开。

「这什么鬼东西？怎么会变成绿色。我要去洗手！」我对他说。

他回答我：「别紧张，试纸只是因为你的手温而变色，它会随温度变化反应。如果高于正常体温，试纸会呈红色，正常的话就是那种浅绿色。」

这个构想很快就成熟，公司开始出产平板温度及压力指示器。纸板上画满各种颜色精美的方格，另一边标示颜色和对应的温度，粘上试纸后就可以知道温度。产品就这样诞生了。我们透过各地的国家贸易处销售这项产品，当时苏联还尚未解体。

公司的员工人数增加，大家都有不错的薪资。公司一开始的资本开始回本，也能够辅助研究所，所以实验室不再亏损，我们买了两辆公司专用车，还有全新的设备。接着有一件事情为我们带来了极大的突破。

某日下午，我到了公司的办公室，看见两部电话都有人在用，一部是秘书边听边写笔记，另一部是清洁工在听。她们刚挂上话筒，电话又响了。秘书说：「电话已经响了三个小时！一通接一通，没有停过！全都在问温度及压力指示器。还有人骂我们和经济重建前的笨蛋没两样，他说如果我们提高价格，他愿意用更高的价格批货。所有人都在询问批货的事，有些甚至愿意预付。」

您可能还记得，在经济重建的一开始，我们国家相当流行通俗廉价的商品，举凡塑料夹、海报和裸女月历都很畅销，所有人都为之疯狂。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下，我们的产品理所当然就成了超级新星。不过，毕竟这项产品都推出半年了，需求却突然到了狂热的地步。一定有什么事，然而是什么呢？

原来，前一天傍晚，国际事务专家茨维托夫在中央电视台提到日本，他说「日本人是足智多谋的民族」。他接着展示日本的压力指示器，那正巧与我们的产品类似。我才体会到广告有如此魔力，也知道什么叫走运！

我们的员工开始采每日三班制，在家包装、切割并完成产品。收入稳定成长后，公司买了小游艇，我还决定要为农业开发播种机。公司甚至租了大型客轮，要到极北地区出差、商务考察。

## 14 破坏的力量

经营第一家自创的公司时，我在实务中了解到人际关系的崩解、对彼此的偏狭，都会成为粉碎物质富裕的破坏力。后来我意识到，许多团队的瓦解都是因为如此，一切可能起因于鸡毛蒜皮的小事。

我的第一家公司就发生过这种状况，公司不只四分五裂，也毁了好几个家庭。到现在我仍无法理解，该如何对抗这股自发出现又无法以常理判断的力量！

这一切要从我决定购买一栋乡间的庄园别墅开始。我将这件事交给身兼公司总务和采购的经理阿列克谢·米舒宁处理。他办妥买卖的所有必要文件后，我去看了一下：很大的房子、五分之一公顷的土地、澡堂、车库和温室花园，还有好几头牛羊。老实说有点多余，但米舒宁说地主要离开了，所以想尽快把这里卖掉。牛饲料都有了，他也已经安排了一位女工从村里来挤牛奶。

我在一天后召开员工大会，宣布收购事宜，并解释这栋别墅会用来接待客人、员工休憩和庆祝节日。所有人要一起添购家具、整修别墅并完善厨房设备。

占公司半数的男性都表达热烈支持，女性却开始窃窃私语。争端不知是谁开启的，而我太太代表女性下了总结，说



我和公司的男性超越了对待女性的所有既定礼节。

「我们在公司和你们做一样的事，」她站出来说，「每天回到家要打扫煮饭、带小孩，难道这些对你们来说还不够吗？你们现在还要我们在乡间别墅里做苦工、修理，之后更要服务、招待你们饮酒狂欢？」

事情变得一发不可收拾.....我知道她们开始把私人的家庭及其他不满情绪，发泄在公司的男性身上，因为其中一位女性大叫：「你们只顾着玩骨牌，盯着电视荧幕看。」但我们公司里根本没人会玩骨牌，是她担任消防员的丈夫在玩，而且他不在我们这里工作。公司员工的太太开始口无遮拦了，有个女人一时糊涂，对丈夫脱口说出：「你流汗和廉价香烟（他特别爱抽“普力玛牌”）已经够臭了，现在还要染上厩肥的臭味！」

现场鸦雀无声，丈夫深深倒抽一口气，胀红着脸说：「我就要故意染上厩肥的臭味，好让你这个荡妇不会靠近我。」

她受辱后哭了起来，其他女性安慰起她，她们也更加肆无忌惮，破口大骂各种难听的字眼，就连我们的同仁热尼亚·科帕科夫也遭殃。他曾发明许多提高生产效率的设备，维修所有损坏的物品，她们却对他说：「我们这有一群发明家，但之后却得花上整整一年帮他们打扫善后！」

话题更转到了政治：「风头都给戈巴契夫占尽，但其实是妻子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替他决定所有事情。」

我宣布暂停会议，觉得大家都应该讲点道理。休息后，所有人回到座位，外表看似平静，内心却紧张得很。我太太代表女性，故作镇定地下了尖酸的结论：

「当然啦，如果你们想要乡间别墅，请自便。不过在场不会有任何女性踏进那里一步，也就是说那完全是你们的地方。不过，既然资金是大家共出，没有我们的同意，你们也无权动用。为了补偿我们，你们得给我们一台有司机的轿车，要特别提供家用。我们会轮流使用。」

「好啊，」男性这方发声，「就让你们呆在这喘不过气来！我们什么都可以给，只要你们不出现在那就好！」

「他们会在乡下找集体农庄的女人。」

「就让他们找啊，反正那些女人迟早会走光的，谁需要啊！」

太太同样在公司上班的男性这次都没回家。那天是星期五，我们出发前往庄园。

我们四处检查，想出几项修缮计划。星期六，我们在澡堂里生火，一名当地女子应米舒宁的要求前来挤牛奶，我们看着她怎么做。一切都很愉悦，乳牛平静不躁动，现在属于我们了。那名女子向我们预告，说她没办法一直来挤奶，我们最好再找个人。

傍晚我们到澡堂洗澡，再自己准备晚餐。饭菜相当丰盛！米舒宁煎了鱼，摆上啤酒和伏特加。大伙儿正要坐下来享用

时，突然听见「哞」的一声。是乳牛。我们起身前往牛棚，发现挤奶时间到了，可是女工却不在。我们八个男人就站在乳牛前，不知所措。

一般来说，大概没有人可以解释，人偶尔遇见动物时会发生什么事吧。你每天过着正常的生活，从来不会对小动物稍加留意，但突然间家里出现了小动物：小猫、小狗或其他动物，而你无意间对它们产生了人的情感，像对小孩一样。你既紧张又担心，这感觉到底从何而来？也许，人类的始祖亚当在神交代他为所有生物命名后，他是带着爱意看着它们，为它们取名。这份爱传承了下来，深埋在我们的内心，时不时出现。是否真的如此，不得而知。

只是我们都对这头乳牛产生了某种感觉，它对我们一定也感受到了什么。就因为这样，才发生了这样的事.....

谢廖沙·霍朵科夫说：「呃，奶水好像要把乳头撑破了，得想想办法。」大家把矛头指向米舒宁，问他为什么要买下这头牛！但同时又觉得卖掉很可惜——虽然只有短短一天时间，但我们已经将它视为亲人了。

乳牛用哀伤的眼神静静地看着我们，接着头向我伸来并发出「哞」的一声。乳牛哀求似地哞叫，我便向米舒宁说：「既然乳牛是你买的，最好由你立刻动手挤奶！」米舒宁很快就把挤奶桶拿过来，绑上挤奶女工留下来的领巾，翻过栏杆后向牛走近。他要我们不要离开，因为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事。乳牛让他靠近挤奶，我们则给乳牛喝水、补充干草，还放了面包。米舒宁继续挤奶，一开始挤得不顺，牛奶只流出一点点，有时还会喷到桶子外，之后才渐入佳境。大概十五分钟后，牛奶还在流，米舒宁无意间悄声道：「我的汗要滴进去了。」

我们向大家收集手帕，让谢廖沙爬过栏杆，替米舒宁擦去额头的汗。谢廖沙蹲在旁边看着米舒宁挤奶，时不时帮他擦额头。突然，我们听到谢廖沙气愤的耳语：

「你在干什么？你这样会让乳牛受伤！你右手挤得很好，左手却只挤出三分之一，这样会把它的乳房弄歪的。」

「我的手指，」米舒宁喃喃自语，「左手指麻掉了，你快来帮忙。」

谢廖沙从另一边靠近乳牛，接着两人开始一起挤牛奶。

大约过了半小时后，或者更久，他们挤满了一整桶牛奶。我们就在晚餐时品尝现挤的牛奶，这绝对是我们一生中喝过最美味的牛奶了。

隔天一早，挤奶女工把我们叫醒，很惊讶地告诉我们，她刚试着要挤牛奶，但乳牛不知为何就是不让她挤。我们所有人又前往牛棚，照着前晚的做法，牛奶也成功流出。

「那就这样吧。」女工说，「既然乳牛喜欢你们，现在你们就可以自己挤了。乳牛经常这样，会让某些人靠近，而其他人不能。」

我们的乳牛看来十分挑剔。乳牛除了不让我们雇用的女工靠近之外，每次挤奶时，还总是要我们站在它的头旁边、喂它并和它聊天，挤奶更是要两个人一起。也就是说，每次挤牛奶都要三人一组，我们得安排三人一起，至少到我们把乳牛卖掉之前都会这样。不过，乳牛很挑剔的传言很快就传开来，开始有买家前来，想试挤牛奶却都不成功，所以都拒绝购买，即是价钱再低也一样。其实，是我还多订了一个条件：不能把它杀来吃。

我们请来了一名兽医，他告诉我们：

「各位，这种事很常发生。只要动物习惯了某个人，就会有一段时间不让其他人靠近。你们何必要用这种方式照顾呢？」

他没有给任何具体的建议，甚至还说什么乳牛怀孕了，也就是有孕在身。预产期快到的时候，我们得准备替它接生。兽医说了大概的时间，缺奶就是日子将近的迹象。

我们被迫要轮三班照顾，所以在庄园里待一段时间，有时还得过夜。

我们太太不相信我们真的在处理乳牛的问题，她们说过绝不会踏进庄园一步，认为乳牛只是个借口。公司的女性和太太完全失去了理智，开始出现低级的玩笑，其中曾嫌丈夫身上有臭味的女人说：「只有你们这些变态才会吸引变态的乳牛。」他回答：「就算一辈子帮不说话的乳牛挤奶，也总比

听你疯言疯语好。」他之后便搬到庄园定居，后来离了婚，娶了一个有小孩的乡村姑娘，成了不错的农夫。

乳牛不再产奶了，我们按照兽医的建议准备接生，乳牛靠自己平安地生了小牛，是只非常英俊的小公牛。我们请兽医过来，他看了后说：「很好。什么都不必做，它自己都弄好了。现在只要保持清洁，好好喂食即可。」

不久后，我们替乳牛和小公牛找到了善良的饲主。我们有次想看看小公牛长得多么英俊，发现乳牛也过得很好。我们到现在还是会想起它，不知道它记不记得我们。乳牛的事情处理妥当了，可是公司内部的和谐却无法挽回。

因此，我将公司拆分后成立了另一家公司。我自己乘着租来的轮船，沿着鄂毕河往北航行，开始漫长的考察。我在旅程空档也会替国内外的企业家安排商务考察。

经过这次之后，我了解到成功最重要的关键，原来是公司内部的相互理解，不只要相信自己的能力，也要信任每一个人。只要相信周遭的人，任何能力都会加倍。

## 15 贺宝芙企业家

刚到莫斯科伏努科沃机场时，我意识到钱包里没什么钱，自己也没有具体的行动计划。我的公司员工和家人大概也无法应付债务，会被迫变卖公司的资产，这表示我不能向家里求援。当然，要是我留在新西伯利亚，事情一定可以解决，但我这下就得每天专心处理公司的业务。然而，在泰加林发生这么多事情，我也对阿纳丝塔夏和自己许下承诺后，就不可能再回头了。

我现在实在难以确定，自己的行为到底是受阿纳丝塔夏的影响，还是我自己的意识或欲望使然。

我清楚知道自己破产了，但在同事间看过许多例子后，我知道此时绝对无法奢望亲朋好友和前员工，因为所有人都会像躲瘟疫一样躲着你。也许，你在十年之间都是胜利者，但只要一个小小的错误，周遭的人就会开始鄙视你、无视你，很多知名的企业家都有这种遭遇。现在只能依靠自己，从看似无望的情况中找到出路。

我把装有毛衣、几件衬衫和一些小东西的包包丢在饭店后，开始在莫斯科街头漫步，试着了解阿纳丝塔夏对俄国企



业家所说的话。

这次，我在莫斯科最先注意到的是贺宝芙商人的行为。穿着得体的人士在市中心的各地铁站，口若悬河地向路人介绍工作机会，他们说：「能跻身外商公司」。许多路人被高薪、升迁机会的承诺吸引，但他们绝口不提「贺宝芙」三字，显然是因为在《传递报》的求职页底下，几乎所有公告的最后都写上「谢绝贺宝芙」。

不过，他们还是挂着「招募人才」的牌子，广发「某家」外商公司的传单，不断说服路人参加面试。后来我发现，参加面试的人都受到了密集的思想改造，切中俄国中产阶级最在意的两点：第一、讲师在台上滔滔不绝地解说，以个人和亲戚的案例，宣称自从有了外商贺宝芙，就得到许多神奇的疗效。讲师同时向台下未来的推销员，暗示未来能做为大众治病的善事。讲师强调公司机制相当完善，不一定要是医护人员，就算只是油漆或砌墙工人，只要上过两三堂课，都能向生病的客户进行咨询。

第二、他们不断以各种故事当例子，说明如何透过贺宝芙的推销而致富。推销员必须先自费购买至少一组商品，找到客户后以口头方式推销贺宝芙产品的神奇功效，再以更高的价格卖出。同一时间，必须找到更多新推销员，每吸收一名就能从中抽成。只要下线越多，层级就会越高，也可以累积更多资金，到最后甚至不用自己经手推销。

身为企业家的我马上就明白，钱虽如黄金雨般倾泄而下，却都落在金字塔最顶端与周遭同伴上。整条长长的推销链分成多个所谓的层级，运作全靠各层级标高售价，最后再全部由最末端——相信产品有神奇功效的消费者——买单。

价格有时会提高十二倍之多！为数众多的推销员凭着一张嘴，举出自身成功的案例，说服俄国人相信贺宝芙的神奇功效，让推销体制得以不断运作。在这个体制之下，甚至连炉子的灰烬都能贩售。倘若有人表示灰烬没有效用，他们就会声称消费者未确实依照指示或特殊方法使用。

这种体制在我国尤其见效，因为我们总认为口耳相传才能获得可靠的资讯，而不去相信官方管道。

讨论贺宝芙对人体是好是坏其实没有意义，这得讲上很长的时间。只有一件事我相当肯定：推销员在谈论自家产品的功效时总是特别激昂，但只要发现你身上没有赚头时，这份激昂便会随之消失。这时就会听到很多反例，像是「这种垃圾东西！」

这样的推销体制是由西方发明并管理，引诱着许多失业的俄国人。但这并不是我们俄国的企业。接下来我要再讲另一项西方商人的噱头。

## 16 到夏威夷免费度假

走在人来人往的莫斯科里，有位举止优雅、偶尔带着口音的年轻人请你留步，彬彬有礼地请你参加某个外商公司的发表会。你将会有保留席，还可以免费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得金表或免费的夏威夷之旅，你大可放心，旅程真的免费，但不要忘了俗话说得好：「只有捕鼠器上会有免费的奶酪」。

不难理解这种捕鼠器是怎么运作的。

其实，你「免费」获得的是住在豪华别墅的机会。你在抵达之后，会发现实际虽然与传单的照片相符，但机票、餐饮及其他服务都得自费。

住了几天后，你就会发现这种「免费住宿」，比起完全自费到价格相近的度假村还贵上许多。背后的道理很简单：你免费住宿的费用全都转嫁到一系列的服务与餐饮上。除此之外，这些费用会用来支付街上年轻中介的薪水、所谓「免费」的发表会、发给你的传单，也变成了公司的利润。

当然，这对有钱人来说不算什么，大概只会有被愚弄的不快感。可怕的是，我们财产不多的俄国中产阶级，为了度假存了整整一年的钱，最后却落入此等骗局。他们选择不去探望母亲，不去国内其他度假村，而是把积蓄都给了国外这些「聪明人」，自己像个笨蛋一样，在专为笨蛋设计的别墅

里待上两个礼拜。

各位海外的先生，你们怎能这样不尊重我们？我看着满是舶来品的贩卖亭，就连水也是进口的。这让我想起自己的轮船上也是一样，但那时从未细想背后有什么涵义。我在广播上听到品质可疑的鸡腿已流遍全国，市面上还有标榜有益健康且富含矿物质的精美瓶装水，其实根本就是自来水，还添加了可疑的物质。我看到不计其数的招牌写着吃热狗提神，乍看还以为整个莫斯科和俄罗斯都把这种橡胶香肠当成国民料理。那时我心里想着，为什么我以前从未注意过呢？

我还记得在经济重建之初，我们是如何毕恭毕敬地接见外商，安排他们坐上我的轮船，沿着鄂毕河进行商务考察；还有西伯利亚的企业家尽一切所能帮忙招待。当然不能对外商以偏概全，但我们最后到底获得了什么？

所以啊，俄罗斯的企业家，你们又在哪里呢？你们才是应该让我们国家富强的人呀！

## 17 经济重建之初

经济重建之初，政府颁布了第一条有关“苏联合作组织”的法令，仿佛是在鼓励大家采取行动。许多年轻人，还有不怎么年轻却生龙活虎的人，想真的为自己和国家做点什么，一副要上战场的样子。然而，他们很快就发现自己身处不友善的人群之中，旁人大喊着：“打倒他们，这些无耻的资产阶级！我们的努力到底是为了什么”？尽管首批企业家大多都不分昼夜地劳动，付出大量的精力，更展现聪明才智，冒着可能失败的风险，却从来没有人对他们说过“谢谢”。就连最微不足道的扶持，也仅能依靠彼此之间的联系与互动。当时，我脑中凭空（真的是灵光一闪）出现了成立「苏联合作组织联盟」的想法，我和阿尔乔姆·塔拉索夫（俄国知名企业家）等人号召，共同组织了这个有首批企业家组成的联盟。

当时我们大部分都是共产党员。在第一届企业家大会上，我获选为党小组秘书。我试着向苏共中央委员会的督导科洛索夫斯基解释：在这种人人喊打的氛围之下，企业家真的是举步维艰，因此需要他们道义上的支持。然而，我很快就意识到，我们要面对的不只有老百姓的敌意，还有大小官员的骚扰。中央委员会的高层因为害怕失去民心，不可能公开声援我们，况且他们的权力早就大不如前（显然内部已开

始争权夺利)。

政府对企业家的征税越来越严苛，现今根本没有公司（或许只有少数例外吧）在守法缴税后，还能维持公司的正常营运。因此，很多公司会巧立各种名目逃税，但这样又掉入了更危险的情势——违法。企业家一次又一次解释，现行税制在各方面都相当荒谬而注定失败。这种税制理所当然不会成功，因为制定者比所有人都明白（这只是我个人猜测），要缴清税金简直是天方夜谭。不过，他们就是故意如此，为了什么？为了权力！为了敲竹杠！

任何公司只要一露出马脚，就可能马上遭到税务机关或警察取缔，最终被弄得灰飞烟灭。

我觉得自己对不住重建时期的首批企业家，以及俄国现在的商人，所以决定在能力范围之内，为他们做点什么。我去了一趟「俄罗斯企业家与合作组织联盟」（主席原先是我们在重建之初选出的季洪诺夫——列宁全苏农业科学院院士）。联盟主席团的本部还在，但很多办公室都已人去楼空。季洪诺夫在一年半前去世。接着我又得知，俄罗斯商业圆桌会议的主席伊凡·奇威里季和秘书在半年前惨遭毒害。塔拉索夫离开了联盟，成员数量也随之锐减。

还好联盟仅剩的三位人员之中有人认识我，所以应我要求提供了一间办公室，里头配备两部电话、一台电脑和传真机。联盟已经没有活动筹办的经费，因此什么都必须自己来。

为了节省时间和饭店费用，我甚至就在办公室里过夜，早上六点在清洁工进门时起床。办公室里没有电视，让我可以工作到半夜。从舒适的舱房（船上只要一通电话，就会有人送上各种餐饮），到不适合居住的办公室，这样的生活条件剧变完全没有难倒我，反而让我更能专心工作。

我反复思量后草拟了企业家结社的章程，并且写了一封号召信，利用不会忙线的早晨传真至各家企业。我透过报纸广告与随机拜访等多种途径，在莫斯科的各行各业中找到了几位认同企业家结社精神的秘书，其中包括三位莫斯科的大学生。一开始安东·尼古拉伊金先来，原本是要修理坏掉的电脑，但在得知结社的工作后，也把朋友带来了——阿尔乔姆·谢廖诺夫和阿列克谢·诺维奇科夫。他们开始编写电子版《俄罗斯黄金名册》，制作高专业水准的电脑程序。



## 18 俄罗斯企业家结社

成立结社的宗旨在于，凡在俄国市场耕耘一年以上的企业家均可入会，会员不仅要和彼此建立互信的合作关系，还要真诚对待服务的对象，以及内部的全体同仁。很多社会团体都曾试图劝退我，直说企业家对各类协会已经不感兴趣，既不相信也不热衷，而且现在几乎没有只要少许会费就能轻松加入的组织了。他们更向我表示，入会时强调企业家人格和企业道德的提升，这样的想法实在荒唐。

我的旧识塔拉索夫得知我人在莫斯科，并了解我的计划之后，决定参加其中一场「圆桌会议」。他加入了文件撰写的行列，亲自写信号召俄国的企业家。他更拿出数千元制作精美的文宣，准备在小型企业代表大会上发放。

然而，大会的主办单位决议不让我们发放结社的文宣，想必是害怕来自我方的竞争吧。于是，几位秘书和学生站在俄罗斯饭店的门口附近，试图将文宣资料夹发送给各代表。他们不畏寒冷地坚守岗位，警察却认为他们在进行不法交易而进行驱离。最后，塔拉索夫还是把文宣资料夹带进了克里姆林宫，只可惜带的数量不多。

我们满心期待的行动落空了，组织结社几乎成为遥不可及的目标。我们遇到了难关，只有一成的收件者认同我们的

理念。因此，如果要让全国各地的企业家了解结社的组织行动、宗旨和架构，就得耗费大量的印刷费与邮资，可是我们没有这么多钱。

联盟因为没有其他收入来源，所以得将收到的部分会费挪用为办公室租金。而且，联盟看到我们遇到阻碍后，竟无视当初企业家的会费是以结社的名义收取，就擅自中断了结社组织的预算。联盟把企业家的会费都花在总务支出，接着又开始迟发结社秘书的薪水。最后我不得不离开联盟，将第二台电脑留在原处，那是用结社企业家的资金购入的。

「怎么会这样？」学生百思不解（许多电脑程序可都是他们自费完成），「按照这个社会团体的组织章程，我们在做的工作本应是他们该完成的，现在他们却把我们当成租户，将企业家视如敝屣。」联盟则对此表示：「你们得缴纳租金」。

我和剩下的几位秘书想继续企业家联盟的工作，情况却再度重演。

在我认识几位社会团体的领袖后，我惊觉这些团体都空有名称，却没有任何会员，形同「沙发政党」〔1990年2月修正苏联宪法后，苏联共产党不再一党独大，造成政党如雨后春笋般冒出，莫斯科光在一年内就出现两百多个登记政党。然而，多数政党人数屈指可数，被戏称只要一张沙发就可坐满所有党员的“沙发政党”，几乎无任何政治影响力，不过几年便渐渐凋零、消失。〕，只顾着领导层的需求利益。虽

然巴什玛奇尼科夫带领的地主佃农协会并不属于此类（或许还有其他例外），不过当时的团体多是如此。

即使到现在，俄罗斯也没有集结大量企业家的社会团体，只有像是“沙发政党”的团体。为什么会这样？在众多原因当中，我认为应该是会费的不记名制。领导层基于某种原因成立后，开始代表各企业家决策，过程却未向多数人咨询。

我离开协会之后，没有任何通讯设备，更没有钱可以生活，塔拉索夫也早已迁居伦敦。他先前曾试图竞选俄国总统，光收集连署书就花了数百万卢布之多，却遭到中选会剔除大半连署书，让他不得不转而修补个人财物损失。

在秘书处工作的当地居民，也因为亏欠薪水而被迫辞职了。

只剩下我一人。准确来说，是我觉得只剩下我一人，因为还有那三名当地大学生留下。安东、阿尔乔姆和辽沙〔阿列克谢·诺维奇科夫的昵称〕不打算半途而废，安东替我租了一间套房，用自己存来休假用的钱按月支付房租。他们愿意等我，希望我能在当前的状况中找到出路，继续创立结社的工作。身陷其中的他们仍相信这个理想，可是我眼前却只见到一条死巷。

就在这个时刻，新西伯利亚传来了一个消息。

## 19 朝向自杀之路

有天晚上，一个从新西伯利亚出差到莫斯科的人来找我，他带了一瓶伏特加和一些小菜。我们坐在我租的套房厨房里，他把我家里和公司的情况告诉我。

情况很惨，我的公司因为付不起租金，被迫放弃市中心的其中一间办公室。卖汽车零件的店也收起来了，员工试着改卖鞋子，结果增加了更多债务。我得扛起全部的责任。

「你人却在这里，不晓得在干嘛。很多人都说你疯了。你要一头栽进这种只有天晓得你在干嘛的事情之前，最起码要先把公司整顿好，那里已经没有人要相信你了。」

我们喝光整瓶酒后，他问我：

「你要我老实告诉你，我认为大家对你还有什么期望吗？」

「说吧。」我回答。

「希望你自杀或是永远消失。你自己想想吧。今天只要没有创业资金就什么也干不起来，而你现在别说没有创业资金了，连喂饱自己都没办法，还积了一屁股债，成功脱离这种困境的例子一个也没有。不过只要你死了，一切都会随着你的死烟消云散，大家还可以瓜分你遗留的财产。你太太说你狮子座，命盘显示你一生挥霍，最终死于贫困。你做第

二次的商业考察到底是因为什么？没有人想得通。」

尽管我们都喝得烂醉，隔天一早起来，我还是能清楚记得这段对话，他的理由具有相当的说服力。在新西伯利亚走投无路，在莫斯科这里也走投无路。跟我一起工作的人在受苦，我的家人也在受苦。我没有办法挽救，因为我找不到出路。可能只有我的死能终结这些痛苦。当然，自杀不是件好事。但是按照事情发展的逻辑看来：我自杀能减轻其他人的负担，如果真是如此，那么他说得对，我没有权利活下去。我下定决心自杀。这个念头甚至让我平静下来，再也不用挣扎着寻找脱困的出路了，因为我已经认定死亡就是唯一的出路。

我稍微收拾一下房间，留了纸条告诉房东太太我走了，不会回来。我决定去工会把文件整理好，就算不是现在，以后也说不定有人会接下去这份工作。只是我连买毒药的钱都没有，要用什么方法自杀？后来我想到：要让人看不出来是自杀，我可以假装去游泳。假装自己是那些敢在冰天雪地里冬泳的人，潜到洞里，然后溺死在里面。我出发了，但是在普希金地铁站的通道里，我突然听见了熟悉的旋律。两个女孩在拉提琴，她们前面放了打开的琴盒，路人会往里头丢钱。很多音乐家会像这样在地铁赚点小钱，不过这两个女孩，她们的提琴，在人来人往的喧闹声与列车行驶的隆隆声中飘扬的旋律，让很多人放慢了脚步。我也瞬间停下脚步。小提琴

的弓正拉着.....阿纳丝塔夏在森林里哼唱的旋律。

当时我在森林里请阿纳丝塔夏唱一首她自己的歌，一首我没听过的歌，于是我听到这首独特、奇妙、迷人、没有歌词的歌。一开头，阿纳丝塔夏发出初生婴儿般的啼叫，接着转为细柔亲昵的声音。她站在树下，双手贴在胸前，像是在用歌声呵护、抚慰着小小的婴儿，并诉说些什么。这无比温柔的歌声使周围的一切都静下来仔细地聆听。接着阿纳丝塔夏仿佛因为小婴儿醒过来而欣喜，音调随着喜悦高升，惊人的高音流畅地盘旋而上，直入天际，填满每个角落，使周围的一切洋溢着喜悦之情.....

我问这两个女孩：「你们刚刚演奏的是？」

她们互看了一眼，其中一个女孩说：「我刚才是即兴。」

另一个女孩接着说：「我中间加进来，跟着她一起即兴。」

在这里，莫斯科，全心全意组织友善企业家结社的我，已把这当成我生命此刻最重要的目标，很少想起阿纳丝塔夏。却在我生命的最后一天，仿佛诀别一般，她使我想起了她的存在。

「请再演奏一次跟刚刚一样的东西，拜托。」我要求这两个女孩。

「我们试试看。」较年长的回答。

我站在地铁的通道里听着令人陶醉的小提琴声，回想起泰加林的林间空地，想着：「阿纳丝塔夏！阿纳丝塔夏！」

要完成你在真实生活中设想的一切真是太难了。做梦是一回事，把梦想化为具体现实又是另一回事啊。你拟的计划不对。组织友善企业家结社、写书.....」

我感觉被电击中，一再重复这句话，感觉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哪里出错了。回到泰加林.....泰加林.....这句话在那里讲起来好像不太一样，可是.....怎么个不一样呢？我继续重复，把句子内容对调一下，变成：「写书、组织友善企业家结社。」

啊，当然！要先写好书才行。这本书理应可以解决我所有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可以把结社的讯息传递出去！哎，已经浪费了多少时间，还把自己的人生搞得这么复杂。好了没关系，我会马上行动，至少现在该怎么行动很清楚了。当然对一个不会写书的人来说，写一本书，而且还要有人愿意读，是很困难的任务。但阿纳丝塔夏相信会成功，她一直说服我写。好吧，试试看，一定要试试看，坚持到最后才知道！



## 20 俄罗斯的鸣响雪松

我决定回去我租的套房。春天已轻抚着莫斯科。厨房只剩下半瓶葵花油和糖，需要补充食物，所以我决定把我冬天戴的貂皮帽卖掉。那是真皮，不是仿的，所以很贵。当然现在戴已经过时了，但至少能替我换来一点东西，我一边想着，一边走向莫斯科为数众多的其中一个市场。我来到卖水果和杂货的摊位，他们看了看帽子，没有急着要买的意思。就在我决定要降价的时候，迎面走来两个男人，他们拿起帽子翻来翻去，检视上面的毛皮。

「试戴一下，你去跟谁要个镜子。」其中一个对他的伙伴说，并建议我们到旁边等。

我们走到这排摊位尽头的一个小角落，等他朋友拿镜子过来。没多久，他却从我背后悄悄地出现，往我后脑送上一拳，我立刻眼冒金星，眼前一片模糊。我勉强靠着栏杆没有倒下，等我站稳，我的顾客早就不见了，帽子也是。只有两名妇女在一旁叹气表示同情：

「您还好吗？这些畜生。您坐一下吧，这儿有个箱子。」

我靠着栏杆再站了一阵子，才慢慢地离开市场。天空下着春天的毛毛细雨，我在马路边停下来，好看清楚左右来车，准备过马路。我的头痛得嗡嗡作响。一台车在我打哈欠时近

距离开过，溅起地上的泥水，弄得我整个裤子外套都是。

正当我思考该怎么办，还没移动半步时，一台卡车又溅起相同的水花，这一次甚至溅得我满脸都是。我远离路边，移到摊位的遮棚下躲雨，想着接下来怎么做才好。

我这副模样，他们当然不会让我进地铁。距离我住的地方有三站，可以用走的，可是依我这副模样，警察会把我当成醉汉、流浪汉或可疑份子拦下来，还要在他们问话时辩解自己的清白。我又可以对他们说什么呢？我现在到底是谁？

就在这时候，我看见一个男人。

他慢慢地走着，手里拿着两箱空瓶子，看起来就是个经常出现在摊贩四周、酒不离身的流浪汉或酒鬼。我们四眼相对，他停下来，把瓶子放在柏油路上开始对我说话。

「你在那里看什么？这里是我的地盘，走开。」他用冷静但毫不退让的口气对我说。我一点也不想，也没力气回嘴或争辩，我说：

「我没有要抢你地盘。等我差不多可以走了，我马上就会离开。」

不过他继续跟我说话：

「要去哪？」

「不关你的事，我走就对了。」

「你走得到吗？」

「走得到，只要没人碍着我。别过来。」

「你这样子，站不了多久，也走不了多远。」

「干你什么事？」

「流落街头？」

「什么？」

「啊，新来的。好吧，就让你暂时在这歇一会儿。」

他拿起箱子走开了。回来时手里拿着一包东西，又开始跟我说话：

「跟我来。」

「去哪里？」

「在我那儿待个三小时左右，或者待到早上，等你干了，你再上路。」

我跟在他后头，问他：

「你的房子离这里很远吗？」

他头也不回地回答：

「我的房子，你就算走一辈子也走不到。我的房子不在这，不过有我的秘密基地。」

我们走到一栋大楼的地下室门口，他叫我在旁边把风，等到附近都没有居民了，便用一个像钥匙的东西把门给打开。

地下室比外头温暖。热水输送管线外面包的隔热层被刻意拆掉了——大概是某个流浪汉拆的——所以特别温暖。其中一个角落堆了一些破布，一丝光线从布满灰尘的窗户照进

来，落在上头。我们走向另一个较远的空旷角落。

他从手里那包东西拿出热水瓶，打开盖子含了一口水，像喷雾器一样朝四面八方喷水。他解释说：「这样灰尘才不会到处乱飞。」

接着他移开立在角落的一块木板，从墙壁夹层取出两片用大塑料膜包起来的夹板，和一些同样用塑料膜包起来的厚纸板，在地板上铺好两个自制床板。他从角落拿了一个空罐头，点燃里面的蜡烛。罐头盖是干净的，开到一半，微凹成一个半圆形，形成反光镜。这小小的设备照亮了夹板边缘，和夹板之间半米的空间，他就在这空间铺了一张报纸，随后从他那包东西里面，取出一块起司、面包、两盒优格。〔优格，yogurt(酸奶)的音译。一般管凝胶状酸奶称优格，较有流动性的叫优酪乳，英文中都是一个东西——yogurt。〕他细心地切着起司，说：

「还站着干嘛？坐啊，把外套脱下来放在管子上，干了以后就可以清理干净了。我有刷子。裤子就穿在身上让它干吧，别弄得太皱。」

他同时拿出两个封起来的一百公克伏特加杯，我们坐下来吃晚餐。整个地下室都是灰尘，他刚刚打理过的这个角落，却很干净舒适。

我们举杯敬酒时，他自我介绍：

「叫我伊万吧，这里不加父名。」

虽然地下室里满是灰尘，但他自制床板、把食物整齐铺在报纸上的熟练动作，在这个地下室的角落营造出干净舒适的氛围。

「你有什么比较软的东西可以垫吗？」吃过晚餐后我问。

「这里不能放布，布会脏掉然后开始发臭。那个角落的邻居.....他们有两个人，有时候会出现，那里被他们那些布搞得又脏又恶心。」

一边和他说话，一边回答他的问题，不知不觉，我开始跟他讲起遇到阿纳丝塔夏的事，讲起她的生活方式和特殊能力，讲起她的光线、她的梦想，和她渴望实现的理想。

他是第一个听我讲阿纳丝塔夏的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跟他聊阿纳丝塔夏的奇特之处，为什么要告诉他阿纳丝塔夏的梦想，还有我是如何承诺要帮助她的。我试图以纯净的立意组织企业家结社，结果我错了，我应该先写书。

「所以现在我要开始写书，并且想办法出版。阿纳丝塔夏说必须先有那本书。」

「你确定你写得出来，而且没有钱也能出版？」

「我连自己确不确定都不知道，总之我会朝那方向努力。」

「也就是说，有这样一个目标，而且你准备要达成这个目标？」

「没错。」

「然后你相信一定可以达成？」

「我必须试试看。」

「对.....一本书.....你需要很好的艺术家帮你设计封面，他必须用心设计，准确传递出这本书的思想和目的。没钱怎么请得起艺术家呢？」

「只好不请艺术家，也不特别设计封面了。」

「一定要好好做对这件事，搭配一个完全跟内容吻合的封面。要是我有图画纸和画笔、颜料就好了，可惜这些东西现在都很贵。」

「你是艺术家？职业艺术家？」

「我是一名军人，但我从小就爱画画。我参加过各种艺术性质的社团。后来，只要我一有零碎的时间，我都会拿来作画，画完了再送给朋友。」

「既然你无时无刻都想作画，怎么会让自己成为军人？」

「我的曾祖父是军官，我的祖父和父亲也是。我敬爱我的父亲，我感觉到、也知道他期望我成为什么，我尽力符合他的期望，并且升到了上校。」

「哪个单位？」

「主要是在苏联国安局（KGB），我从那退役的。」

「被裁还是被辞退？」

「我自己递的辞呈，我再也受不了了。」

「受不了什么？」

「你知道吗，有这样一首歌，歌词是：“军官，军官，你的心脏是靶心。”」

「有人想谋杀你？想取你的性命？对你开枪复仇？」

「当军官常常中枪，但军官为了保护跟在后头的人，永远要往枪弹前进，不会去想自己的心脏被瞄准了，而且最致命的一击通常来自背后——完全命中、在无声无息中爆炸、直接对准心脏。」

「什么意思？」

「还记得重建前的日子吗.....像是 5 月 1 日、11 月 7 日〔分别为五一劳动节和十月革命纪念日，但在苏联解体后都一度停办盛大的游行活动。〕这样的国定假日，浩荡的队伍齐声大喊：“胜利”、“荣耀”、“万岁”.....我和其他军官——不止是国安局的——都因自己身为这群人的护卫盾牌感到光荣。保护这些人，就是大多数军官生命的意义。」

「后来重建、开放〔戈巴契夫在 1985 年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使人民获得更大程度的言论自由。〕，出现了其他口号。我们国安局军官，变成猪狗不如的畜生。我们成了刽子手，我们选错了保护的对象。曾在红色旗帜下列队游行的人群跳到别的旗帜下面，把我们列为罪人。」

「我太太小我九岁，是个美丽的女人.....我以前深爱着她.....现在也是。她曾经以我为荣。我们有一个孩子，一个独生子。也是人家说的老来得子。他现在十七岁了，一开始也



深深以为我为荣、尊敬我。

「这一切开始以后，我太太开始变得沉默，不愿意直视我，开始因我感到羞耻。我递了辞呈，找了一份工作，在商业银行当警卫，把国安局的制服永远藏起来。然而我太太和儿子始终没有问出口的问题一直悬在半空中。没有问出口的问题，是没有办法回答的。他们从报纸和电视荧幕上看到了答案，显然我们这些军官除了享受夏屋和武力镇压，什么事也没做。」

「不过电视里上级军官的奢华夏屋都是真的，不是造假的图片。」

「没错，是真的，不是图片。许多人会指控这些夏屋的主人，然而这样的夏屋，跟指控者今天所拥有的比起来，不过是可怜又寒酸的鸡舍。你有豪华游轮，那可比将军的夏屋多得多，然而一个将军得先进军校、挖壕沟，再成为中尉、从一个军营搬到另一个军营。他就跟其他人一样，为了孩子，希望能拥有夏屋，拥有房子。谁又会想到有多少个夜晚，他得从夏屋温暖的被窝里跳出来，进入备战状态。」

「过去的俄罗斯器重军官，给他们分配了大量土地，现在却认为一个夏屋附带一千五百平方公尺的地对一个将军来说太多了！」

「以前的生活跟现在不一样。」

「再也不一样了.....但.....矛头第一个指向军官。」

「军官进入参议广场，为人民着想，后来却被处以绞刑，丢到西伯利亚的矿坑。没有人为他们挺身而出。」

「为了沙皇，为了祖国，在战壕里奋力对抗德军。革命爱国主义者却在沙场后方准备好比铅弹更可怕的枪弹，瞄准他们的心脏，等着他们回家。“残忍的白军”——从战场返回、试图建立秩序的军官被冠上这样的称号。到处混乱崩坏，过去的价值——物质和精神的价值——被焚烧、践踏。对那些军官而言，是极为艰难的时期，于是他们走出去，穿好整洁的衬衣、套上制服，进行心理攻防战。心理攻防战是什么，你知道吗？」

「电影里看过，一种吓唬敌人的战术。电影《夏伯阳》（Chapaev）里面，机关枪扫射列队前进的白军，一些军官倒下后，队伍又重整成新的队形，向前进攻。」

「没错，倒下后继续前进。只不过，他们并没有进行攻击。」

「那为什么继续前进？」

「军事演练上，任何攻击都要以我方损失最低的前提下，掳获或歼灭敌人。进入枪林弹雨、占领对方壕沟，这些只有在你有意识或下意识为了达成别的目的，才有可能进行。」

「什么目的？」

「也许，以违逆军事法则、赔上自己性命的举动，要射击手停下来去思考，去理解，而非射杀这些列队前进的人。」

「那么，他们的死，不就类似耶稣基督被钉上十字架？」

「类似，但一般人多少都还记得耶稣基督，这些列队前进的军官及年纪尚轻的号角手，却被世人遗忘。也许他们穿着整洁衬衣、套着军官制服的灵魂，依然踏步迎向我们射出的子弹，向我们呼喊，要我们停止，仔细思考。」

「为何向我们呼喊？他们中弹时我们甚至还没出生。」

「我们当时还没出生。但是今天，子弹还在飞着。发射这些新子弹的，不是我们，还会有谁？」

「确实是。子弹到今天还在飞，都这么久了，怎么还没停下来？你为什么离开家里？」

「我再也忍受不了那种眼光。」

「哪种？」

「有天晚上我们在看电视。我太太在厨房，我儿子跟我在看电视。一个政论节目开始了，在谈国安局，夸大抹黑得很明显。我故意拿起报纸假装在看，表现出对这节目没兴趣的样子。我希望我儿子转台，他对政治话题没兴趣，只爱音乐。但他没转，我把报纸弄出声音，用眼角的余光看他——我看见他坐在椅子上紧抓着扶手，抓到手失去血色，整个人一动也不动——我知道他没有转台的意思。我把脸埋在报纸后面尽量忍耐，直到我再也忍不住，我把报纸揉成一团丢到旁边，跳起来大吼：“关掉！你关不关？”

「我儿子也跟着站起来，但他没有走向电视，而是不发

一语盯着我。电视继续播.....我儿子瞪着我。

「那天晚上我留下一张纸条，说：“我必须离开一段时间。”就永远离开他们了。」

「为什么永远？」

「因为.....」

我们俩静默了很长一段时间。不过当我试着把自己在夹板上弄的舒服点准备睡觉时，他又开口说话了。

「所以，阿纳丝塔夏说要带人穿越黑暗力量时光？“我会带人穿越，然后画下句号！”」

「没错她这样说了，而且她相信自己可以做到。」

「她应该挑选出一支精锐部队，我愿意当她部队里的士兵。」

「什么部队？你没搞懂。她不可能使用暴力，她想用其他方式影响别人，她要用她的光线。」

「我有一种感觉，我认为，她能做到。很多人都会想被她的光线温暖，但只有少数人会了解，自己也必须动脑。阿纳丝塔夏需要我们的帮忙。她只有一个人，连一个小小分队也没有。她召唤你，请求你，你却窝在地下室，搞得跟流浪汉一样，好一个企业家啊！」

「你也一样，国安局长官，窝在这里呢。」

「好了，睡吧，下土。」

「你的营房有点儿冷呢。」

「难免的。把身体捲起来，保住体温。」

他爬起来，从夹层取出一个用塑料袋包起来的東西，盖在我身上。昏暗的烛光中，他大衣上的三个星星肩饰在我脸庞发亮。盖上大衣身体变暖，我就这么睡着了。睡梦中，我听见在角落堆积破布的流浪汉们回来了，看我在这过夜，向上校勒索一瓶酒。他答应明天就给，但他们坚持现在给，还威胁他。上校移动了他的夹板小床，摆到我和这些流浪汉之间，说：「想动他，先跨过我的尸体。」然后躺在他的夹板上，把我和流浪汉们隔开。一切又归于平静。我觉得温暖又心安，直到上校摇我的肩膀我才醒来。

「起来了。起床。我们要离开这里。」

从雾雾的地下室窗户看出去，天空才刚开始出现些微光线。我从夹板坐起来，感到头痛欲裂，呼吸困难。

「还很早，天都还没亮呢。」

「再过一会儿就太迟了，他们混了粉末点燃棉花，老把戏了。再过一会儿我们就会窒息昏死过去。」

他拿着一支铁撬之类的走向窗户，开始扳动窗架。那些流浪汉已经把门从外面反锁了。他把窗架挪开，打破玻璃，钻到窗台上。地下室的窗口正对着一个被栅门盖起来的水泥凹井。上校接着开始摇动栅门，想让它脱离固定住的地方，但没有成功。我靠着墙边，头还在晕。上校从窗户破掉的地方探头进来，向我下达指令：

「蹲低，底下烟雾比较少。尽量别动，吸气吸小口一点。」

他用肩膀撞开栅门，将栅门推开后，把我拉了出来。

我们坐在地下室窗外的水泥地上，静静地吸着莫斯科清晨破晓前的空气。晕眩感逐渐消退，开始有点冷了。我们俩各怀心事默默地坐着，然后我说：

「你的邻居不是很友善，难道这里归他们管？」

「这里每个人的事归自己管。那是他们的手段，把无家可归的人带来这里，跟他索讨过夜费，要是不给，就在杯子里掺东西，或是等他睡着用烟熏他，像对我们这样。那人身上要是还有东西，就一次搜刮，把想要的全部拿走。」

「身为一名国安局军官，你竟然就这样眼睁睁看着一切发生。你大可揍他们一顿，让这种事情消失。还是你只坐过办公室，像个公务员，整天处理文件，连擒拿术也不会？」

「我需要在办公室值勤，也需要在办公室以外的地方执勤。会擒拿术是一回事，用上它又是另一回事。面对敌人是一回事，面对一般人又是另一回事，我有可能拿捏不准而施力过当。」

「你当他们一般人？你在这里高谈阔论的时候，他们正在抢劫，随时都有可能杀人。」

「他们的确随时都有可能杀人，但靠武力是制止不了他们的。」

「我们差点就死了，你还在讲大道理。我们勉强逃过一

劫，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像我们这样幸运。」

「嗯，不是每个人都能像我们这样幸运……」

「既然你明白，为何光讲大道理，不去行动？」

「我不能打人。我说了，我可能会拿捏不当。回你的基地吧，天已经亮了。」

我站起来和他握手告别。

走了几步后，他从背后叫我：

「等等！回来一下。」

我朝着坐在水泥地上、无家可归的上校走去。他头低低地坐在那里，没有说话。

「你为什么叫我？」我问。

过了一会儿，他说：「你确定可以？」

「可以。离这不远，只有三个站，我走得到。」

「我是说，你可以达成你的目标吗？确定吗？写一本书并且出版？」

「我马上就要开始行动了，先写写看。」

「阿纳丝塔夏说你可以？」

「她是这样说的。」

「那你怎么没有马上写？」

「我认为另一件事比较重要。」

「意思是你没有能力确实执行命令？」

「阿纳丝塔夏没有命令我，而是请求我。」



「她请求你.....也就是她的战略、策略都想好了，你却擅作主张，把事情搞复杂了。」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下给你的命令，最好认真听。来，拿去。」

他递给我一个用小塑料袋包起来的東西。我一翻开，看见塑料袋里装着一枚结婚金戒和十字架银链。

「人家会用半价跟你收购，就给他们半价吧，可能还够你走下去。找不到地方住的话，回来这里。我会应付他们.....」

「你这是在做什么？我不可能收下！」

「别说了。你该走了，走吧。注意！向前——走！」

「我说了不能拿！」

我想把戒指和链子还给他，却对上他既是权威又是哀求的眼神。

「向后——转，向前——看！齐步——走！」他压低音量小声地说，声音里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过一阵子，已经远在我后头的他，传来小声的一句：「一定要办到。」

回到住处以后，我想好好睡一觉或躺一下，却一直想到流落街头的上校。

我换上干净的衣服出门去找他，一路想着：「说不定他会愿意搬过来和我一起住。没有什么是他适应不了的。他做人实际又干净利落，还会画画，说不定可以帮我画封面。而且我们两个一起，比较有办法赚些钱当房租，下个月我已经

缴不出来了。」

等我走到我俩凌晨爬出来的地下室窗口附近，看见那里围了一群人——大楼住户、警车、救护车。

流落街头的上校眼睛闭着躺在地上，面带微笑，全身被湿土弄的脏兮兮的，没有生气的手握着一片红砖，一个破掉的木箱立在墙边。

法医在小本子上写东西，他站在另一个脸孔扭曲、穿着破烂的尸体旁边。

旁边大概是大楼住户的一小群人中，有个女士滔滔不绝地说着：

「.....我遛狗时看到他——脸上挂着微笑的——站在箱子上，面对墙壁。然后他们，三个看起来像流浪汉的人，两男一女，朝他背后走过来。其中一个男的把箱子用力一拉，害他摔倒在地上。他们开始用脚一直踢他、骂他，我朝他们大喊一声，他们才没有继续打他。这个微笑的人从地上爬起来，很勉强才站得起来。他叫他们走，永远不要再出现在他眼前。他们又开始破口大骂，准备扑向他。就在他们靠他很近的时候，他突然一出手，就直接用手掌侧边击中那个踢倒箱子的喉咙。他连先握拳晃动一下、瞄准位置的动作都没有，就打得那个人站不起来还一直咳嗽。我又对他们大叫，他们两个立刻跑掉。那个女的先跑，另一个男的跟在她后面。这个微笑的抓着胸口。要是他心脏被打出了问题，应该先坐下或躺

下才是，可是他走去箱子那里。他脚步很慢地走过去，把箱子移到墙边，扶着墙后站上去。情况很不妙，谁都看得出来。他开始往下滑，手里拿着红砖还在继续画，一直画到倒地不起，最后他脸部朝上倒在墙边。我跑过去一看，他已经没了呼吸。他微笑着停止了呼吸。」

「他为什么要站在箱子上？」我问这名女士。

「对啊，为何他心脏已经不堪负荷还要站上去？」旁边也有人跟着问。

「他想继续画。那三个流浪汉偷偷从后面靠近他的时候，他正在画画。可能就是因为这样才没发现吧。我跟我的狗在外面散步很久了，他从头到尾都站在箱子上面画画，一次都没有回头。在那里，他的画，高一点的地方。」她指向建筑的砖墙。

房子的灰墙上有红砖勾勒的线条，一个圆圈代表太阳，中间是雪松枝，沿着太阳弧线的边缘，有一排歪斜的字。

我走近墙边一看，是「俄罗斯的鸣响雪松」。还有几道光线从太阳边缘射出来，一共只有三条，无家可归的上校来不及补上更多。两条短线之后是弯弯曲曲、一路画到墙底的第三条线，那里躺着无家可归的上校，他微笑着死去的身躯。

我看着他带着微笑、沾满泥巴的脸，想着：「也许在他生命最后的一刻，阿纳斯塔夏用光线碰触了他的灵魂，温暖了他。那多少让他感觉温暖了点，并且把他的灵魂带进永恒

无限的光里面」。

我看着尸体被搬上车的过程。「我的」上校被漫不经心地扔上去，头部碰撞着车底。我看了很不忍心。我把外套脱下来，跑过去车子旁边，叫他们把我的外套垫在他的头下。其中一个医护人员骂了我，但另一个默默拿了外套，把它垫在上校斑白的头发下面。车子开走了，现场一片空荡，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过。我站在那里，看着被朝阳照亮的图画和上面的题字，心中百感交集。做些什么，我一定要为他做些什么，这个国安局长官，在这里捐躯的俄罗斯军官！但有什么是我能做的呢？最后，我决定：「我会把你的图放上我的封面，长官。我一定会写好的，虽然我还不确定要怎么写，但我一定会写的，而且不只一本。我要把你的图放在每一本的封面上，当成标志。我要在书里向所有俄罗斯人呼吁：

「俄罗斯人，不要拿你残酷无情的子弹、在无声无息中爆炸的子弹，对着我们自己的军官心脏发射！

「不要从背后射击任何白军、红军、蓝军、绿军、准尉或将军。从背后射击的子弹比任何铅弹还可怕。不要射我们自己的军官，俄罗斯人!!!」

## 21      \* \* \* \* \*

我飞快地写着。程序设计系的大学生，安东、阿尔乔姆、辽沙，三不五时会替我送来吃的。他们还不知道阿纳丝塔夏是谁，不过我告诉他们这本我必须写出来的书，可以解决我们组织结社的问题，他们马上开始把手稿打进电脑，这工作大部分是辽沙在做。他每隔三天就会拿印好的稿子过来，再拿新的章节回去。这样子持续了两个月。

有天辽沙带着打好的第一集最后一章、储存全文的磁碟片、两瓶啤酒、香肠跟其他吃的，还有一些钱，全部摆在厨房桌上。我惊讶地问他：

「辽沙你哪来这么多东西？」

他跟妈妈住在一起，过着拮据的生活，连坐地铁或买三明治的钱都常常不够。

「期末考开始了，弗拉狄米尔·尼古拉耶维奇，」辽沙回答：「我帮几个同学绘图，还帮一些太懒或是根本不会的人写程序。这些是我得到的酬劳。」

「期末考过得了吗？」

「没问题，我还剩下一科要考。两天后，我就要被征召入伍，去基涅什马受训一个月，幸好你已经把《阿纳丝塔夏》

写完了。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修改，可以交给阿尔乔姆，安东已经开始受训了。」

「辽沙啊，你一下要帮别人绘图，一下要帮别人写程序，每天还要打字，把《阿纳丝塔夏》印出来，怎么有办法准备考试？」

辽沙没有回答。我转过去把煎好的香肠送到桌上，辽沙已经把头和手埋在桌上那叠按照《阿纳丝塔夏》手稿打好的纸张里睡着了.....

## 22 揭开秘密

站在莫斯科小小一间套房的厨房里，桌上是冷掉的香肠，和辽沙睡在一份跟阿纳丝塔夏有关的书稿上，我对自己发誓：一定要想办法筹到资金，把船租回来，照我第一次遇见阿纳丝塔夏的路线航行。不过不是为了像以前那样，去谈生意。我会让船在白夜时期出航，好让大伙儿在最高级的船舱享受美好的假期，包括辽沙跟安东、阿尔乔姆，还有其他不顾一切混乱努力付出的人，他们为了成立合作社串连立意纯净的企业家，对自己的福利从不过问。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为什么大家都深深地被吸引？为什么我也如此着迷？那里面有什么秘密？我一定要弄清楚，每一个环节我都要具体弄清楚，揭开里头的秘密和真实目的。为什么一个森林隐士的梦想会这么振奋人心？那里面到底藏了什么秘密？有什么办法能解开这个谜题？

莫斯科《真理报》的记者卡佳·加洛维娜想从学生口中问出这个答案：「什么原因让你们想要行动？你们感兴趣的是哪个部分？」不过他们无法明确地回答，只说：「这件事值得我们去做。」可见他们也是照直觉行事。不过这份直觉里头，究竟包含了什么？



## 23 \*\*\*\*\*

第一本薄薄的、跟阿纳丝塔夏有关的书，由莫斯科十一号印刷厂自费印了两千本。这间印刷厂的厂长，葛鲁恰·弗拉基米罗维奇·根纳迪，为什么会愿意帮一个默默无闻的作者印书？为什么不畏财务艰难，仍选用高品质的胶印纸，而不用白报纸？

首版是我自己在塔甘卡地铁站的出口附近卖的，之后开始有读者帮我。多勃雷宁站附近，每天有一位老太太在卖书，她向每个走过来的人详细介绍说，这是一本好书。为什么？后来也有读者开始在莫斯科近郊的度假中心卖书，他们自己做好宣传，在那里办读者分享会，让度假的游客报名参加。下两千本的印刷费，莫斯科出版商结算所的商务经理，尤里·安纳托利耶维奇·尼基京，突然决定先帮我出。他的行为真是古怪。

他开车过来告诉我：「我今天要跟儿子出国参加网球赛，傍晚的飞机，所以先来付钱。」

他付了再刷的钱。等到尼基京再过来拿书时，又跟我说：「其实我们夏天很少卖书，我先拿几箱走，剩下的你自己卖，等有赚了再还。」

从我开始下笔的那一天起，直到现在，关于这本书，有太多的「为什么」了。这本书好像有自己的生命，不停地将

人拉到面前，再透过每个人，成功打进我们的生活。我曾经把这相关的一切当成巧合，但，这些巧合，却组织成一连串有逻辑次序的巨大结构。现在的我，已经分不清，哪些是纯属巧合，哪些是在这结构中，依循着次序、承先启后发生的事件。对我而言，已经很难区分开来。

## 24 斐奥多力神父

我终于有机会去见斐奥多力神父了。我还在森林的时候，问过阿纳丝塔夏：「我们那里有谁跟你一样，拥有这些能力和知识，但是住的地方离我们近一点？」阿纳丝塔夏回答：

「全世界各个角落，都有人过着非技术治理式的生活，他们拥有的能力都不太一样。不过，你们那里有一个人，不管冬天、夏天，要过去找他都不难。他的精神力量很高。」

「你知道他住哪，我可以见到他、跟他说话吗？」

「可以。」

「他是什么人？」

「他是你的父亲，弗拉狄米尔。」

「啊？唉，阿纳丝塔夏啊，阿纳丝塔夏.....我多想听到一些事实，好证明你说的都是对的，但得到的却是相反的结果。我父亲十八年前就过世了，葬在布良斯克州的某个小镇。」

阿纳丝塔夏坐在草地上，靠着树，抱着膝盖，默默地看着我，神情难过、遗憾。她把头低下去，靠在膝盖上，我想她可能是因为说错了我父亲的事而气馁，就安慰她说：

「阿纳丝塔夏啊，别难过了，你之所以说错，可能是因为，就像你说的，你只剩下一点点的力量。」（这段对话是在她为了救那一男一女、失去知觉之后开始的，那次事件在第

一集有提到。)

阿纳丝塔夏有好一阵子都没有说话，最后才又抬起头，看着我：

「我的力量确实变小了，但还不至于小到令我犯错。」

她接着开始讲起二十六年前的事。她巨细靡遗地描绘这件往事的所有细节，连里头最细微的情绪变化都精准地呈现。

真的可以从非常细微的脸部表情、姿势、眼神，察觉跟你说话的这个人正在想些什么。不过她怎么有办法像在看纪录片一样看到过去，对我来说仍是个谜。

阿纳丝塔夏自己也没办法用一般言语将这现象解释清楚。

她说：「莫斯科附近有座圣三一修道院，座落在赛吉耶夫镇上，厚实的古墙内，建有神学院、学院、几间教堂、修院。教堂都是对外开放的，任何人只要想来，都可以来，进入这座俄罗斯的圣地祈祷。即使曾经历教徒迫害的日子，神学院、学院、修院也不曾被破坏，里头仍奉行服待上帝的仪式。」

「二十六年前，我出生的那一天，一个少年走进圣三一修道院的大门，他参观了博物馆，接着到了大教堂。一个高大、灰发的修道士在教堂里布道，位阶和个子都很高，他就是斐奥多力神父——圣三一修道院的院长。少年听完布道，

跟着离开的斐奥多力神父进入了宝库。教堂里的侍奉人员并没有阻止这名少年。他跟上斐奥多力神父，向他谈起布道的内容。斐奥多力神父和他交谈了很久。少年曾经受洗过，但没有足够的信仰，不曾进行斋戒，不曾领受圣餐，不固定上教堂，但是那一天，斐奥多力神父，展开了和少年之间的友谊。

「少年开始经常出现在修道院，斐奥多力神父会跟他讲话，给他看一般教区居民不会有机会看到的圣物。这名修道士，送了一些书给少年，但全被少年弄丢了。这名修道士，挂了一条十字架在少年的脖子上，也被少年弄丢了。这名修道士，再给少年第二条链子，很特别的一条——十字架打开像一个精美的小匣子——还是被他弄丢了。这名修道士，还带少年到食堂，让他跟修道士们同桌，而且每一次，都会塞一点钱给他，从没责备过他，并总是期待他的到来。

「就这样持续了一年。少年每个礼拜都会出现在修道院，可是有一天他离开了，一个礼拜之后，没有再回来。修道士在等他回来。然后一个月过去了，一年过去了，少年始终没有回来。修道士在等他回来。现在，二十五年过去了，修道士等了二十五年，弗拉狄米尔，二十五年，你的灵魂父亲——俄罗斯伟大的修道士——斐奥多力神父，一直在等你。」

「我当时去的地方离修道院很远，我去了西伯利亚。但我有时候还是会想起斐奥多力神父。」我回答说，好像是在

跟自己，还是跟谁辩解。

「可是你连一封信都没有写给他。」阿纳丝塔夏点出。

「我想见他。」

「你要跟他说什么呢？告诉他你怎么赚钱、怎么跟人坠入爱河、怎么挥霍你的生命？告诉他你有多少次在鬼门关前走过，又侥幸地逃过一劫？他只要注视着你，就可以看到这一切。他不断祈求赦免你的罪，他的祷告救了好几次。他仍然坚信不疑，就跟二十五年前一样。他对你有不同的期望。」

「那是什么，阿纳丝塔夏？斐奥多力神父知道些什么？他在期望什么？」

「这部分我还不是很清楚，那是他的直觉。弗拉狄米尔，告诉我，你还记得你们之间的对话吗？还记得在宝库里看到什么吗？」

「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印象都很模糊。我只记得几个片段。」

「试着回忆一下，我帮你。」

「斐奥多力神父每次跟我在修道院里讲话的地方都不一样。我记得有几次是在地下室，或半地下室的房间。我记得饭厅、长桌，修道士在长桌吃晚餐，我跟他们一起。那是某个斋戒期，只有斋戒时能吃的食物，但我喜欢。」

「你在修道院曾经感觉到什么特别的感受吗？」

「有次吃完晚餐，我经过修院的走廊，走到修道院的中庭，准备步出大门。大门已经关闭，不对教区居民开放，整个中庭都没有人。镇上的吵杂声都被又高又厚的墙挡在外面，高耸的教堂包围着我，四周一片寂静。我停了下来，好像有庄严的乐声扬起。我得离开了，负责值班的修道士已经站在大门旁边，准备让我出去，再把门门带上。但我还是站在那里，听那个音乐，过了一会儿我才慢慢走向大门。」

「后来都没有再听见那样的音乐吗？没有过同样的感受？」

「没有。」

「你有没有想过要再听到那个音乐，再经历一次那样的感受？」

「有，可是没办法。我下次去的时候还刻意站在同样的位置，可惜……」

「再回想一些其他的事情吧，弗拉狄米尔。」

「你一直质问我，你都可以把我二十六年前经历过的事情讲得那么清楚了，不如你来告诉我，我那时有些什么感受。」

「不可能的。斐奥多力神父没有特别安排什么计划，他直觉地怀抱着希望。他在我身上下了很大的工夫，对你做了很有意义的事，但是只有他自己清楚。我也只是直觉知道：他想得非常深远，在这上面下了很多工夫，很多很多的工夫。」



但是，他为什么要把希望寄托在完全无法在短时间内产生信仰的你身上，仍是个谜。他的信念为什么不会因你二十五年的放浪生活而瓦解，也是个谜。为什么你得到了这么多，却什么也没做？为什么？我不懂。宇宙里没有什么能消失得不留痕迹。请你再想想看，至少再回想几个跟你这位父亲有过的片段和对话吧。」

「我记得在神学院或宗教学院的一个大厅，还是宝库，也有可能是修院地下室的某个房间。有一个修道士帮斐奥多力神父开了门，然后自己留在门外。我和斐奥多力神父一起走了进去，墙上有几幅画，架子里摆了一些东西……」

「有东西让你发出赞叹，而且两次。那是什么？」

「发出赞叹？喔，当然，那真的很让我惊艳，我很赞叹……」

「那是什么？」

「一副画。黑白的，看起来是用铅笔画的，是一个非常写实的人像。」

「那幅画为什么让你这么惊讶？」

「这我不记得了。」

「回想一下，弗拉狄米尔，拜托你再仔细回想一下。我帮你。一个小小的房间，你跟斐奥多力神父站在一幅画前面，你比他还稍微往前一点。斐奥多力神父对你说：“靠这幅画近一点，弗拉狄米尔。”你往前站了一步，又再一步……」

「我想起来了！阿纳丝塔夏！」

「是什么？」

「这幅画像是一笔完成的。只用了一条像是在波动的螺旋线。感觉画它的人拿了铅笔，或其他画画的工具，从纸的正中间开始不间断的画着螺旋，有时稍微按压让线条变粗，有时只轻触纸面让线条变得很细，但从没让这条线中断过。

螺旋线条最后在纸的边缘结束，变成一幅惊人的人像。」



画像《一即成全》

「这幅画应该展示出来，让所有人看到。也许有人可以把里面的讯息解读出来。透过一条波动的螺旋线画出来的人像，一定有什么可以向世人显示。」

「用什么方法显示？」

「我还不晓得。比方说，把点跟线当成字母或音符那样。我只是这样猜，说不定是其中一种，也说不定是别种方式。你回去的时候，请他们把画公开展示出来，或是拿去别的地方展览，一定有人可以解读这条螺旋线。」

「谁会听我的？」

「他们会听你的。不过那天，你还有个非常特别的体验。那是什么，你还记得吗？」

「不知道是同样的房间，还是连出去的另外一个空间.....对了，那是一个很小的空间，有一张雕刻得很精美的木椅放在高台上，可能是有扶手的，看起来像宝座。斐奥多力神父跟我就站在那张椅子前面。斐奥多力神父说，没有人摸过它。」

「你却摸了它，还坐在上面。」

「是斐奥多力神父自己要我这么做的。」

「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

「什么事也没有。我坐在上面，看着斐奥多力神父，他就站在那里静静地看着我而已。」

「拜托你想起来，弗拉狄米尔，回想你内在的感受，你

内在的感受才是最重要的。」

「嗯，没什么特别.....你知道，不过就是一些思想很快在我脑海飞过，就像快转的卡带，声音挤成一团，不知道在说什么。」

「你有试过吗？.....弗拉狄米尔啊，你有没有想过把那卷卡带停下来，用正常的速度播放，好听清楚里头在讲什么？」

「用什么办法？」

「思考生命的本质。」

「没试过。听不懂你在讲什么。」

「斐奥多力神父对你说的话，你每句都听得懂吗？有没有哪句你可以一字不漏地回想起来，就算听起来跟前后都没有关联？」

「可以，但我真的想不起来他前后在讲什么。」

「他怎么说？」

「.....你会让他们看见.....」

一直坐在树下的阿纳丝塔夏突然站起来，脸在发光。她把手跟脸贴在树干上。

「是呀！当然了！」阿纳丝塔夏大叫，拍手开心地说：

「你真是伟大！俄罗斯的修道士！弗拉狄米尔呀，关于斐奥多力神父，有一点我现在可以很肯定：他指出了重点，让一般的真理开示、讲道方式显得可笑。」

「我们讲的话都跟什么真理开示没关系。我们讲的都是

一些很普通的、日常生活的事情。」

「是呀！当然了！很普通的事情！斐奥多力神父聊的都是你生活周遭的事。他给你看一些圣物，带着敬意看待这些圣物，而不是做一些浮夸、卑躬屈膝的崇拜。他的位阶高，却简单朴实，最重要的是，他相当深思熟虑，也许特别是你存在的时候。他一句教条也没有，让那些涌进俄罗斯、满口教条、使人偏离重点的传道者跟他相比，难道不显得可笑？他让教条远离你，成功到让你把我看成一个天真幼稚的隐士。我是谁不是重点，重点是，那使你不会跟最重要的东西失去连结。」

「什么最重要的东西？」

「每个人内在都有的东西。」

「可是要是一个人根本没听过什么西方的圣人、东方的圣人、印度和西藏的圣人，他要怎么知道这些圣人传授的道理？」

「就在每个人的里面，弗拉狄米尔，所有重要的信息，从一开始就在人里面了。那是与生俱来的，就像手啊、脚啊、心脏、头发那样。世上所有被传授的真理、所有发现，都是取自这道泉源。伟大的造物者就像所有父母一样，想给孩子全部，因此祂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给了每一个人祂的全部。就算将任何后天人工制造出来——成千上万的书、最先进最高科技的电脑，全部合起来，也容纳不下一个人内在资



讯的一部分，唯一需要知道的是怎么去应用。」

「那怎么不是每个人都能有所发现？怎么不是每个人都能创立一套可以传授的教义？」

「有些人从广大完整的真理中取出了一小粒米，不停地赞叹它、将它捧在掌心，认为这是只赋予他一人的恩赐，认为它就是一切真理的基础。他不停地对他人宣扬这个部分，强迫他人接受这就是核心且唯一的真理，但这么一来，他就关闭了他自己内在的完整资讯。能显示出内在真理智慧的，不是口头宣扬，而是生活方式。」

「那么，最了解真理的人通常都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幸福的生活！」

「但是了解真理必须提高觉察力和思想的纯洁度。」

「真是不可思议！太神奇了！」阿纳丝塔夏笑了起来，一边笑一边说：「你读了我的心？」

「没什么好神奇的，就是对一个人保持高度的关注而已。你不管讲什么，最后都会讲到思想的纯洁度和觉察力。」

「不可思议！不可思议！」阿纳丝塔夏继续笑着说同样的话：「你读了我的心，这真是太神奇了！」

听到她这样开怀大笑，我也忍不住跟着大笑。我接着问她：

「你觉得怎么样，阿纳丝塔夏，如果我去见我的灵魂父亲——斐奥多力神父，他会愿意见我吗？他还会跟我说话

吗？会不会不高兴见到我？」

「他当然会愿意见你，而且很高兴再看到你！你不管怎么样，他都会愿意见你。不过要是你已经从你收到的讯息中体会出什么，并用来做了一点事情，他会更高兴。你会明白很多事情的，弗拉狄米尔，把快转的卡带停下来。」

「我的灵魂父亲还在同一个修道院吗？圣三一修道院？」

「你的灵魂父亲，俄罗斯伟大的长者，现在住在一个森林里的小修道院，就在圣三一修道院的附近。小修道院的院规比大修道院严格，你的灵魂父亲是这间小修道院的院长。这间小修道院在一个森林里面，一个异常美丽的地方。那里只有几栋小小的建筑，附有隐修房。这间森林里的小修道院，还有一座用木头盖的小教堂，没有上色，圆顶也没有镀金，但是非常、非常地漂亮，非常舒适干净，有两个暖炉。那里不买、也不卖蜡烛，不像一般教堂。那里什么也不买，什么也不卖，跟一般教堂很不一样。那里没有被任何人、任何东西污染，教区的居民也不能进入。斐奥多力神父现在正在那座教堂祈祷，祈求能为你和所有人的灵魂带来救赎。他正在为那些遗忘父母的孩子祷告，在为那些被孩子遗忘的父母祷告。去找他，向他鞠躬，请他饶恕你的罪，他的精神力量非常的大，也请代我向斐奥多力神父深深一鞠躬。」

「好，阿纳丝塔夏.....我会的.....你知道，我应该先试着



完成你要求我做的事情。」

\*\*\*

我来到莫斯科近郊这个从前叫做札格尔斯克的赛吉耶夫小镇，像二十七年前那样，穿越大门，直接朝修院走去。以前只要自我介绍，很容易就能见到斐奥多力神父，但是现在，值班的修道士回答我说这里的院长已经不是斐奥多力神父，斐奥多力神父住在修道院外的森林里，那里就不是教区居民可以进去的地方。我告诉这位修道士，斐奥多力神父认识我，跟我很熟，为了证明这点，我把斐奥多力神父在修道院里给我看过的圣物讲给他听。

他告诉我森林中小修道院的位置。当教堂出现在我的面前，我心里莫名地激动。教堂异常的美丽，跟自然和谐地融为一体。不远处有几间修士的木房，连着几条小径通到教堂这里。

斐奥多力神父跟我在这座森林教堂的木门廊上碰面，我脑袋一片空白.....虽然我记得阿纳丝塔夏说的话：「见到你父亲时不要害羞，也别太惊讶。」心里还是战战兢兢的。斐奥多力神父已经是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但是他看起来没有比二十七年前还要老。我们坐在森林教堂的门廊上，一句话都没说。我想开口说些什么，可是不知道有什么好说的，感觉他什么都知道了，说出来一点意义也没有。好像我们上次碰面是在昨天，而不是二十七年前。

我准备了我那本关于阿纳丝塔夏的书要给斐奥多力神父，但我还没有拿出来。我拿给各种神职人员看过，有的人看了几眼后说他不看这种书，有的人问起里面的内容，听我简单介绍过后说阿纳丝塔夏是异教徒。我不想让斐奥多力神父不高兴，也不想听到他否定她。每次只要有人用不好的话批评阿纳丝塔夏，我都会有一种抗拒的感觉。有一次甚至在救世主新修道院，跟那里的神父吵起来，因为他指着两名穿着黑色衣服、包着黑色头巾的妇女说：

「这才是敬畏上帝的女人该有的样子。」

我回说：

「阿纳丝塔夏活得这么快乐、这么享受她的生命，也许这才是上帝希望看到的样子。看着生气蓬勃的人，比看着死气沉沉的人舒服多了。」

越想越激动，我把书掏出来拿给斐奥多力神父。他平静地接过去放在手掌上，用另一只手慢慢地抚摸着，仿佛经由双手感觉到什么，说：

「你希望我读？」还没等我回答，又说：「好，你就留给我吧。」

过了两天，上午的时候，我又去拜访斐奥多力神父。我们坐在森林里一张很小的长椅上，离斐奥多力神父的隐修房很近。我们天南地北地聊着，他说话的风格虽然没变，就跟二十七年前一样，但有个地方怪怪的，直叫我坐立难安一

—斐奥多力神父为什么看起来比二十七年前还要年轻？他突然打破沉思，对我说：

「弗拉狄米尔，你的那位斐奥多力神父已经死了。」

我一下子说不出话来。我问他：

「那您是什么人？」

「我是斐奥多力神父。」他看着我说，脸上隐约看得出一抹轻微的笑意。我继续问他：

「告诉我，他的坟墓在哪？」

「在旧的墓园里。」

「我想亲眼看看，要怎么过去？」

他没有回答墓园的事，只说：

「有空就过来看我。」

奇怪的事又接着发生。

「午饭时间到了，」斐奥多力神父说：「来吧，吃点东西。」

我在一个小食堂的餐桌前坐下，桌上有一锅罗宋汤、搭配薯泥的鱼、炖水果茶。他舀了一碗罗宋汤给我，我开始吃，而斐奥多力神父自己没有吃，只是坐在桌边。

我吃马铃薯吃得津津有味，令我想起.....这滋味就跟二十七年前我在修道院饭厅吃到的一样，这滋味我一辈子都记得。这下我真的搞不清楚了，我觉得脑袋胀胀的。现在坐我旁边的不是从前那位斐奥多力神父，但他的言行举止却又跟二十七年前的斐奥多力神父一模一样。我还记得很多年前，

有一次我们在修道院的某间房间，斐奥多力神父提议说要一起拍张照，我说好，他就叫了一个拿着照相机的修道士进来帮我们拍照。我决定用这点来厘清一下现在的情况。我知道，通常修道士是不喜欢拍照的。所以现在，我要问斐奥多力神父愿不愿意让我用我的彩色相机，替他跟森林里的小教堂拍张照片。如果他拒绝了，就表示他不是我的那个斐奥多力神父。于是我提议：

「让我跟您拍张照吧。」

斐奥多力神父没有拒绝，我们拍了照。我还拍了美丽的小教堂。洗出来的效果很好，虽然我用的只是普通相机。



斐奥多力神父的教堂

我要离开的时候，斐奥多力神父送了我一本袖珍圣经，那不像一般圣经是用旧的诗句写成的，而是用现代的散文，很像在读一般的书。他对我解释：

「如果你在书里引用圣经内容，应该要注明出自哪个章

节。」

我请求他接见一些想和阿纳丝塔夏见面的人、跟这些人谈话，让这些人不需要大老远跑到西伯利亚泰加林，但他的回答是：

「我自己还有许多事情不清楚，暂时就你一个人来吧，有空的时候。」

斐奥多力神父拒绝了这件事令我感到失望，不过我没有继续坚持。跟他交谈过各种话题的我，心中有一个结论：俄罗斯修道院里有些长者的智慧和他们平易近人的说话方式，远在许多传道者之上，不论是本国或外来的信仰。

然而，为什么你们选择沉默呢，充满智慧的俄罗斯长者！？这是出于你们自己的智慧，还是黑暗力量在迫使你们做出如此的选择？你们到教堂服务时——却不用一般人了解的语言〔俄罗斯东正教的神职人员在礼拜仪式中仍使用古教会斯拉夫语〕。也因如此，信徒成群结队，甚至花钱听别的传道士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传道。可能也正因如此，有大批俄罗斯人出国朝访其他国家的圣地，忘记自己的。我每次跟斐奥多力神父讲完话心情都很好，自从遇见阿纳丝塔夏以来，为了理解她说的话，我已经听过无数的传教士讲道，斐奥多力神父说的话比他们任何一位都还要简单明了。我希望其他人也能有这种好的经验。但是充满智慧的俄罗斯长者，你们何时才愿意开口说话呢？

## 25 爱的空间

第一刷关于阿纳丝塔夏的书全部卖完后，我收到一笔版税。我去了一趟「国民经济成就展览馆」，也就是现在的「全俄展览中心」。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喜欢去那里。我经过许多小吃店和露天的烤肉串摊子，传来的阵阵香味真的很诱人，但我强忍住把每一样美食打包带走的行动。虽然我口袋里有钱，而且不少，但我决定要省着点花。这时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我听见阿纳丝塔夏的声音，虽然不大，但是非常清楚：

「买点吃的，弗拉狄米尔，想吃什么就买什么，你现在不用对吃的省到这种地步了。」

我继续往前走了几步，超过露天的餐车，这时又传来同样的声音：

「你为什么走过去了？拜托你吃一点吧，弗拉狄米尔。」

「天哪，这一定是幻觉吧。」我心想。

我朝林荫小径的长椅走去，稍微离开人群。我坐下来小声地说话，身体稍微往前倾，免得别人觉得我在自言自语：

「阿纳丝塔夏，我听到的是你的声音吗？」

马上就收到回答，听得一清二楚：

「你听到的是我的声音，弗拉狄米尔。」



「嗨，阿纳丝塔夏，你怎么不早一点跟我说话？我积了一大堆问题要问你，见面会上读者提的问题，很多我都答不出来。」

「我有跟你说话，我一直试着跟你说话，可是你都听不到。有一天你打算要去自杀，我好着急，对你大叫，可是一点用都没有，你还是听不到。后来我想到一个办法，我开始唱歌。地铁里有两个女生用提琴拉起这首歌，她们听到了，开始演奏起来。你听到这段我曾在森林里唱给你听的旋律，才想起了我。我好着急，急得差点退奶。」

「什么奶，阿纳丝塔夏？」

「母乳，给我们孩子喝的奶。我已经平安把他生下来了，弗拉狄米尔。」

「生下来了.....阿纳丝塔夏.....很辛苦吗？你怎么有办法自己一个人在森林里带小孩。他还好吗.....你说过，我记得你说过：“只是时机不对.....”。」

「一切都好。大自然提早苏醒，现在正在帮我。我们的孩子很好，很强壮很健康，也已经会笑了，只是皮肤有点干燥，跟你一样，不过也不是什么问题，之后就不会这样了。一切都会很好的，你会看到的。你现在比我们还要辛苦，不过要坚持下去，继续写书。我知道你度过了一段很辛苦的日子，接下来也还有困难要面对，但你要坚持下去，坚持你走的路。」



「嗯，阿纳丝塔夏.....」

我想告诉她写这本书比做生意还困难，想告诉她公司和家庭的状况，也就是过去这一年来尝尽的各种心酸；想告诉她我没了房子，又失去家庭，还差点被送进疯人院；想告诉她最好不要再用她的梦想诱惑人心了。但我又想，何必让一个哺乳中的母亲沮丧，这样可能会害她退奶。于是我说：

「别为这些小事操心，阿纳丝塔夏。我没遇到什么太大的困难，你看，我书都写完了，比弄个商业计划还要简单。商业计划要考虑到各种大小细节，现在只要坐着把发生过的事情写下来就好了，就像我们在笑楚科奇人：“看到什么就唱什么”。〔楚科奇人（Chukchi），为俄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俄国最东侧的楚科奇半岛，隔着白令海峡与美国阿拉斯加遥遥相对。楚科奇人经常成为俄国人种族笑话的主角，笑他们落后又头脑简单。〕

「还有.....你知道吗？阿纳丝塔夏.....虽然你的梦想听起来很不切实际，但却成真了。难以置信，但真的发生了。你看，书已经写出来了。这是你的梦想，现在真的有了这本书。真的很多人都对它很有兴趣，连莫斯科各大报纸都有报道。读者开始写诗，写跟你、跟大自然、跟俄罗斯有关的诗。我去圣三一修道院找到我跟你讲过的那幅画，画被保存得好好的，画名是《一即成全》。我会让它公开展示。还有，你想想看，吟游歌者.....你还记得跟我讲过吟游歌者的事吗？」

「是的，我记得，弗拉狄米尔」

「哇，那也开始发生了，在某一场读者见面会上，有个浅褐色头发的男子给了我一卷录音带，并且用军人的口吻简短地说：“给阿纳丝塔夏的歌，拜托，请收下。”

「见面会上，所有记者、读者、莫斯科研究中心的两位工作人员——亚历山大·松采夫和亚历山大·萨科茨基，全安静下来，一起听这卷录音带。后来很多人都拷贝了一份。大家一边拷贝，一边寻找这位外表没什么特征、身材不高、浅褐色头发的男子。他就这样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了。原来他是圣彼得堡的潜水艇军官，一位名为亚历山大·克洛金斯基的科学家。他后来告诉我他负责的潜水艇如何在失事之后浮上水面，加上一连串与这卷录音带的巧合事件，最后才能交到我手上。克洛金斯基也成了一位吟游歌者，他有一首歌叫《圣殿》，里面的歌词完全是你讲过的话，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别轻信他人的话

说一切终将船过水无痕

很多人都能看见圣殿

但不是每个人都能进入其中

就将我们的生命当作

在通往圣殿的长梯上奔跑

## 每个人自己选择

### 抵达哪一阶层

「而且，克洛金斯基没有歌手的唱腔，几乎是在吟诵他的歌，但也正好证明了你说的，文字若是和人的灵魂产生无形的连结，会非常有力量。吟游歌者克洛金斯基在真实生活中展现了这一点。」

「谢谢你为人带来光明的喜悦，净化着人心。吟游歌者，谢谢你。」阿纳丝塔夏说。

「你想象得到吗，竟然又是军官！葛鲁恰也是军官，这本书就是他先开始印的。还有一位无家可归的上校画了上面那幅画。还有一位空军团长，他帮忙销售这本书。现在第一个写出歌的，也是军官！为什么你的光线特别能够点燃军官的心？你照在他们身上的光，比别人还要多吗？」

「我的光线碰触了很多，但是热情只有在心中原本就有东西可以点燃时，才燃烧得起来。」

「总之，你的梦想真的开始实现了，阿纳丝塔夏。大家接纳了它，并打从内心了解它。流落街头的上校真的了解。我偶然遇到他的，可惜他过世了。我看见他躺着没了呼吸，脸上都是泥土，却面带微笑。他已经死了，但脸上还挂着笑容，是因为你用光线对他做了什么吗？一个人像这样微笑着死去，代表了什么？」

「曾经在你身边的这个人.....现在正在无形的路上，与吟游歌者同行。他的笑，挡下了比铅弹还要可怕的子弹，拯救着许多人的心。」

「你的梦想进入了我们的世界，阿纳丝塔夏。这世界，好像开始改变了。有些人感觉得到你、了解你，他们从某处得到了力量，开始做出改变。世界变得美好一点了，但你.....你还是在那，在泰加林里，在你的林间空地。我没有办法在那种条件下生活，就像你没办法在我们世界生活一样。既然如此，我还要你的爱做什么？我不懂你的爱，而且我到现在还无法厘清我对你的感觉，又何必搞清楚呢？既然事实摆在眼前：我们永远不可能在一起，陪在彼此身边。」

「我们在一起，弗拉狄米尔，我们就在彼此的身边。」

「在一起！？你在哪？相爱的人都会想要尽量待在彼此身边，拥抱对方、抚摸对方。你太特别了，你通通不需要。」

「我需要，就跟所有人一样，我正在这么做。」

「你怎么有办法做到？」

「就像现在，你没有感觉到微风正轻抚着你，温柔地拥抱着你？没有感觉到温暖的阳光轻触着你，还有鸟儿正在为你歌唱，树梢的叶子正为树下的你沙沙作响！你听，它摩擦的声音多么特别！」

「但你说的这些，是给每个人的，难道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

「对某一个人的爱，融化散开在空间里，能触碰许多人的灵魂。」

「为什么爱要融化散开在空间里？」

「为了永远在爱人身边形成爱的空间。这就是爱的本质，爱的意义。」

「这些我不是很懂。还有你的声音.....以前我从来没办法听到远距离外的声音，现在却可以了，为什么？」

「你听到的不是远距离外的声音。你要用心，而不是用耳朵来听。你要学会用心倾听.....」

「何必学，你只要一直像现在这样，用你的声音跟我说话就行了。」

「我没办法一直这样。」

「但是你现在就在讲话，我听得到啊。」

「那是祖父正在帮我们。你跟他说说话吧，我得去喂孩子，还有好多事情。我还有好多事情想要全部完成。」

「所以祖父可以，你不行，为什么？」

「因为祖父离你很近，就在你旁边。」

「哪里？」

## 26 阿纳丝塔夏的祖父

我看了看四周.....阿纳丝塔夏的祖父几乎就站在长椅旁，用拐杖把别人丢在草地上的垃圾推进垃圾桶。我跳了起来，和他握手问候彼此。他有一双快乐又善良的眼睛，相处起来很轻松。不像她曾祖父，我在泰加林见到他的时候，他总是保持沉默，眼神凝视着整个空间，仿佛可以穿透人。

祖父跟我在长椅上坐下来，我问他：

「您怎么有办法来到这里，而且还找到我？」

「有阿纳丝塔夏的帮忙，这不算太难。」

「天啊，她生了.....她说会把孩子生下来，而且真的生了.....在森林里一个人，不是在医院。一定很痛吧？她有没有痛得大叫？」

「为什么你认为她一定会痛？」

「这.....女性生产的时候都很痛，有的还可能在生产的时候死掉。」

「在受罪的情形下怀孕才会痛苦，那是追求肉体欢娱导致的结果。女性为此付出代价，在生产时感到剧痛，并在往后的日子中继续承受折磨。如果怀胎时带有其他层面的追求，生产的痛，是会加深女性身处创造之中的无比喜悦。」

「那痛跑去哪里了？为什么痛反而会加深喜悦的感

觉？」

「女性被强暴时的感觉是什么？当然非常痛苦、恶心反感。但是如果女性自主地敞开，相同的痛反而能转化为其他感受，生产时也是一样。」

「您是说阿纳丝塔夏生产时一点痛苦也没有？」

「当然没有。而且她挑了适合的日子，一个温暖、阳光普照的日子。」

「她怎么有办法选日子？通常都是突然就准备要生了。」

「无意间受孕才会是突然的。怀孕的母亲都能影响宝宝出世的时间，提早或延后几天。」

「你们不知道她哪一天要生吗？你们没有过去帮她吗？」

「那一天我们感觉到了。那是美丽的一天，我们过去她那片空地，在空地边缘看见了母熊。母熊委屈地咆哮着，用尽全力拍打地面。阿纳丝塔夏躺在她母亲生下她的同一个位置，蜷曲成一小团的小家伙正趴在她的胸口呼吸着，母狼在一旁舔着他。」

「那母熊为什么要咆哮？它在委屈什么？」

「阿纳丝塔夏叫母狼过去，而不是叫它。」

「它可以自己过去啊。」

「没有叫它们的时候，它们绝对不会靠近。要是它们每个都不管有没有受到邀请，想过去就过去，想想看那里会乱



成什么样子。」

「我想知道她现在都怎么照顾宝宝？」

「想知道的话，你就去一趟，亲眼瞧瞧。」

「她说我不该接近他，除非我先净化自己。我得先去拜访圣地，可是我没有这么多钱。」

「她讲话没有逻辑，你管她说了什么。你是孩子的父亲，做一些你认为该做的事吧，买各种连身衣裤啦、尿布啦、小外套啊、小摇铃啊，要她把宝宝穿得像样点，不要虐待他。他可都全身光溜溜的，在森林里爬来爬去。」

「我一听到儿子出生了，马上就想跑去看他，我一定会去的。您说她是个没逻辑的人，还真是说对了。大概是因为这样，我才无法厘清对她的感觉。一开始她让我觉得很讶异，现在则对她带着敬意，还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感觉。也不像爱上一个女人那样，我还记得以前爱上一个女人的感觉，跟现在这种感觉不一样，也许我没有办法用普通的方式去爱她，有什么让我没办法做到，大概是她毫无逻辑可言这点吧。」

「别把阿纳丝塔夏的毫无逻辑当做是胡说八道，弗拉狄米尔。正是她表面上的毫无逻辑，将被人遗忘的灵魂法则从宇宙深处带回来，而且，很有可能创造新的法则。」

「光明与黑暗的力量，有时会因为不解她言行举止的逻辑而愣住，然而下一瞬间，就有一道所有人都能理解的简单真理爆发光芒。就连我们也无法时时了解我们的阿纳丝塔

夏，就算她是我们的孙女，在我们的看顾下长大。我们无法了解她，也就帮不上什么大忙，所以她常常独自与热衷的事情为伍，完全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她遇上你，把自己开放给你，还透过书把自己开放给所有人，我们原想阻止这件事情，想阻止她这样去爱。她的选择实在令人猜不透，甚至到了荒唐的地步。」

「我到现在也不懂她为何选上我，就连读者也在问：“你是谁？为什么阿纳丝塔夏要选你？”我答不出来。照逻辑来讲，我觉得她应该配个科学家或是信仰虔诚的人，这样的人才有办法了解她、爱她。他们在一起，才能带来更大的贡献；不像我，得先大大改造我的人生，处理很多其他悟性更高的人早已清楚明了的课题。」

「人生被这样改造了，觉得遗憾吗？」

「我不知道，我还在想办法了解这一切。她到底为什么选我，我真的说不出来。我到处找，就是找不到答案。」

「你去哪里找这答案？」

「我往我内心去寻找——我到底是谁。」

「也许你有什么过人之处，是吧？」

「我觉得一定有什么，就像人家说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弗拉狄米尔，阿纳丝塔夏有没有跟你讲过高傲、自负？有没有跟你讲过这些恶习会导致什么后果？」

「有，她说这是种致命的恶习，会使人远离真理。」

「她才没有选你，弗拉狄米尔。她没有选你，而是捡到你。她把你捡起来，就像捡一个用过而没有人要的东西，这我们一开始也不懂。你生气了？」

「我不是非常同意您说的话。我有家庭——有太太和一个女儿，我的事业经营得很不错，就算我没什么过人之处，也不至于像流浪汉或被人家丢掉、没有人要的东西一样，需要被捡回家。」

「你跟你太太之间已经没有爱了，你有你自己的兴趣，过你自己的生活，你太太也一样。两人之间只剩下例行公事，或者说是过去的情感依附，但那也正随着时间消磨掉了。你女儿跟你没什么好聊，她对你的事业一点都不感兴趣。只有你一个人把它看得很重，它为你带来物质收入，但是今天的收入，可能到了明天就不算什么，明天你可能会失去、甚至破产。接着你病倒了，差点没毁了自己的胃。以你那种放纵的生活方式，一辈子都不可能摆脱病魔的纠缠。一切都完了，一无所有了。」

「那你们又是在干什么？她需要我做什么？一种实验吗？她心里在盘算什么？」

「她只是爱上了，弗拉狄米尔。非常真诚，就跟她做所有事情的态度一样。她庆幸自己没有从你们世界带走能为其他女人带来幸福的男人。她并没有把自己摆在什么特殊地

位，她很高兴自己可以像所有女人一样。」

「所以她一时兴起？要像所有女人一样，跟一个像我这种会抽烟、花天酒地的人.....就为了一时兴起的念头，这代价未免太大了。」

「她的爱是真诚的，不是一时兴起的念头，也没在盘算什么。她的举止一开始对光明和黑暗来说、对我们和其他人来说，看起来是那样的不合逻辑，但她其实是照亮了爱的概念与真谛。她不是口头上说说而已，也不是用说教或劝勉别人的方式，而是在你们、还有你的生活中真正做到了。光明的力量、造物主，都透过她的爱说话。不只说话，还清楚展现了一件从未如此清楚展现过的事情：看啊，一个女人的力量，纯洁之爱的力量。她能在死亡的前一刻注入新的生命。从紧握的黑暗爪牙中将挚爱救起，带他进入光明的永恒。在他身边创造出爱的空间，为他带来第二次的生命，永恒的生命。」

「弗拉狄米尔，她的爱，能唤回你太太对你的爱，以及女儿对你的尊敬。有成千上万的女人会用真挚的目光看着你，而你完全有选择的自由。要是你能从爱显化的多种形体中，看见并了解其中一个，她会感到非常高兴。你无论如何都会成名致富，没有什么可以使你破产。你写的书会流遍全世界，不只为你带来物质收入，也为你和他人带来力量，比物质和肉体还要强大的力量。」

「书是真的卖得越来越好。是我自己一个人写的，但有

人说是阿纳丝塔夏多少帮了点忙。您认为呢，这本书纯粹是我写的，还是阿纳丝塔夏帮的忙？」

「你做了所有作家该做的事。拿了纸、拿了笔，写下发生过的事情，用你个人的文字风格描述你个人的观点，还安排了出版的事。这些就跟一般作家做的没两样。」

「您的意思是，这本书都是我写的，阿纳丝塔夏完全没帮忙？」

「对，她没写，没拿笔在纸上写。」

「您这样又好像是在说，她在其他方面确实有所贡献。如果是这样，请您说清楚。她做了什么？」

「阿纳丝塔夏为了让你写书，奉献出她的生命，弗拉狄米尔。」

「看吧，又是一个我完全无法理解的情况。为什么？她怎么有办法住在森林的同时，又把生命奉献给什么书的？她到底是谁？她自己说她是“人”，有人叫她外星人，还有人叫她女神。这实在太混乱了，我想找到一个定论。」

「这很简单，弗拉狄米尔。人是全宇宙唯一能在短时间内跨越所有次元的生命。大部分人活在世界上，只用世俗的眼光看见自己物质的一面；然而也有些人，能感知到其他肉眼看不见的层面。称阿纳丝塔夏为女神并不违背事实。人跟其他生命最大的不同在于，人有能力运用思想去创造现在和未来，有能力透过思想创造各种形体和意象，并使它们具体

化。身为创造者的人类，思想的清晰、和谐与速度，及意念的纯净与否，都关系着未来。从这点看来，确实可以将阿纳丝塔夏称为女神。她的思想速度，以及她创造出来的意象是如此清晰、纯净，光靠她一人便足以和整个黑暗意识抗衡，就单靠她一人。只是不知道她还能撑多久。她一直在等待，相信大家会了解并帮助她，不再创造黑暗与地狱。」

「谁在创造黑暗与地狱？」

「相信并预言会有灾变、世界末日的人，他们正用思想形塑出世界末日。许多理论都预言人类将全体毁灭，而这正把预言一点一点地拉近。这样的人很多，非常地多。他们完全没有想到，就在他们期盼救赎和净土的同时，专属他们的地狱，已开始成形。」

「但是这些宣扬、相信大审判和末日说的人，都非常虔诚地替自己的灵魂祷告、求得救赎不是吗？」

「驱使他们的不是对上帝的化身——光和爱——的信念，而是恐惧。他们也正在为自己制造更多的恐惧。你想想看吧，弗拉狄米尔，想象一下。你跟我，现在就坐在这张长椅上，我们眼前有非常多的人，要是突然间，有些人开始像罪人般痛苦得抽搐起来，这世界瞬间尸横遍野，而我们坐在这不为所动地旁观，好像置身天堂里的长椅。但是你的心难道不会因为眼前的景象而感到撕裂吗？在看到这片景象之前就死去、入睡了不是更好？」

「那就把获救的义人都送到净土去，就不会看到腐烂的尸体和残酷的景象了吧？」

「从地球遥远的另一端传来亲朋好友死亡的消息，你不难过、不心痛吗？」

「遇到这种事没有人不难过吧。」

「那你又怎能只想着自己进入天堂，而大多数的同胞、朋友、亲人都已死去，同时还有别人承受折磨而死！一个灵魂要变得多残忍，堕落到多黑暗的深渊，才会像这样明知一切正在发生，却还只顾自己开心。光明的国度不要这样的灵魂，因为那是黑暗的产物。」

「那为什么以前和现在受人景仰的导师，在为全人类写下各种教义时，要谈到世界末日跟审判日？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想把全人类带到哪里去？为什么他们要这样说？」

「很难说他们思想的终点为何，说不定靠着这种耸听的思想吸引信众，再让他们产生思维的转变。」

「现在还活着的，可能还有办法改变他人，但已经离世、将思想遗留人间的那些人呢？」

「也一样，他们可能已经做好准备，期盼追随者能转变思维、发现真理。他们可能在等一些事件发生，好让多数人明白现行的道路必然是条死路，好让追随他们的人、相信他们的人转向光明。」



「要是你们知道的这么多，为什么长久以来，要待在森林里闷不作声？你们之前为什么不跟谁解释这一切？阿纳丝塔夏说你们家族已经好几千年都用这种独特的方式生活，将起源的真相世代保存下来。」

「全世界各个角落，都有人保存着非技术治理式的生活，保存着人独有的能力。他们都曾在各个时期，试图将思想分享给其他人，但来不及谈到本质就遭人灭口。即使他们创造出来的意识形态和形象非常强大，却仍会遭到多数人的抵制。」

「您的意思是阿纳丝塔夏也会被摧毁、被他们消灭？」

「阿纳丝塔夏以一种难以诠释的方式跟他们抗衡，至少目前仍然势均力敌，这可能是因为她的没有逻辑，或是……」

老人家突然沉默起来，若有所思地用棍子在地上画起一些奇怪的符号。

我思索着一些事情，过了一会儿我问他：

「要是她像您说的那样，是个女神，为何她老是跟我说：“我是人，一个女人”？」

「以她在人世间的物质生命来说，她只是一个人、一个女人没错。尽管她的生活方式再如何不寻常，她就跟所有人一样，会充满喜悦、充满悲伤；会爱、也渴望被爱。人有的一切，她都有，她保有人最初的形式。当初她看起来不寻常的能力，在你得知你们科学的说法之后，也不再显得离奇；

其他仍然令人匪夷所思的部分，未来都将一一得到解释，最后会证实她不过是个普通的人，普通的女人。只有一个现象——你也将亲眼目睹——你不会有办法理解，那是科学无法解释的，就连我父亲也不清楚那是什么。在你们那边称为异常现象，但是我拜托你，弗拉狄米尔，不要把这个现象跟阿纳丝塔夏画上等号。那虽然是在她身边形成的，但并不是来自于她。请用你内在的力量去看见、去感觉她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人。她想和其他人一样。为了某种原因，她认为有必要证明自己是个普通人，而且这非常重要。这对她来说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这一切必须在不违背她的原则下进行。但不论是谁，都自有一套原则，不是吗？」

「到底这个连你们都无法定义、科学也无法解释的现象是什么？」

## 27 异常现象

「我们将阿纳丝塔夏父母安葬时她还很小，不会走路也不会说话。我和父亲有动物的帮忙，在地上挖一个洞后，在底部铺满树枝，把阿纳丝塔夏的父母抬进洞里，帮他们盖上草，再用土填满。我们静静地站在坟前，还小的阿纳丝塔夏就在一旁的草地上，观察爬到她手臂上的一只小虫。“幸好她还不懂，发生了不幸的事”。我们心想，然后就安静地离去。」

「你们就这样走了？抛下一个什么都还不懂的小女孩？」

「我们没有抛下她，我们让她一个人待在她母亲生下她的那片土地。那里就等于你们说的香格里拉、母国的概念，只是这些词汇的意思越来越抽象了。其实母国指的就是源自于母亲，跟母亲紧紧相连的国度。双亲在孩子出世以前，应该先为他创造一个空间、一个充满美好与爱的世界，给他一座母国。那就像子宫一样，滋养他的身体，呵护他的灵魂。母国将宇宙的智慧带给他，帮助他认识真理。在砖墙内生下孩子的女子，能给孩子什么？她替孩子准备了什么样的世界？她可曾想过孩子将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那是一个对孩子予取予求的世界，那个世界会要这个小人儿屈服在它之下，把他变成一个奴隶，一个小小螺丝钉。做母亲的无能为

力而只能旁观，因为她没有先为孩子准备好爱的空间。

「你知道吗，弗拉狄米尔，阿纳丝塔夏母亲身边的自然世界和大大小小的生物都把她，以及任何一个过着她那种生活的人，当成朋友，当成在身边创造出爱的世界、既睿智又善良的神。阿纳丝塔夏的双亲是非常善良、快乐的人，他们深爱着对方，也爱着大地。围绕在他们身边的空间，也全都用爱回应他们。阿纳丝塔夏就是诞生在这样的爱的空间，并且成了这个空间的中心。很多动物都不会去动新生儿，母猫可能会让小狗喝奶，母狗也可能让小猫喝奶。很多动物都有能力哺育、抚养人类的后代，但对你们来说，它们只是充满野性的动物。它们在面对阿纳丝塔夏的母亲和父亲的时候，扮演的角色不同，对待他们的方式也不一样。阿纳丝塔夏的母亲在林间空地生下她，许多动物见证了这一刻。它们亲眼看见自己所敬爱的女性人类成为一位母亲，生下另一名人类。它们对这位人类朋友的感情、对她的爱，在见证分娩的这一刻，跟自己的母性本能交织在一块儿，诞生了全新的、伟大的光辉。周围整个空间——绝对是整个空间——从最小的一只小虫、一株小草，到外表令人惧怕的猛禽猛兽，全都没有任何犹豫，准备好要为这小宝宝献上生命。母亲在周围创造给小宝宝的这座母国空间，完全没有任何事物会威胁小宝宝的性命，全部的一切，都会照顾、呵护这个小小人类。

「对阿纳丝塔夏来说，树林里一片小小的空地，就像是

母亲的子宫。这片小小的空地，就是一座属于她的母国，它是活的，善良且强大，和全宇宙有着切不断的连结——和伟大造物者所创造的一切，有着自然且活生生的连线。

「这片小小的空地是活的，是一座属于她的母国，是妈妈和爸爸给她的，也是那位独一无二、创世的“父亲”给她的，我们不可能取代，因此我们将阿纳丝塔夏的父母下葬后就离开了。三天后，我们回到这片空地，快接近时感觉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氛，我们听见狼的哀嚎，然后看到.....

「小阿纳丝塔夏安静地坐在坟墓的土堆上，一边脸颊沾满泥土，我们知道她睡在上面过。她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滴落在土堆上。她就这样静静地流泪，没哭出声，只有偶尔传出一声啜泣。她的小手不停地揉搓土堆。

「原本还不会说话的她，在土堆上开口说了第一句话。我们听到了，一开始她只发出几个简单的音节：“妈——妈”，然后“爸——爸”。她重复了几次之后，说了更复杂的字句：“妈——咪，爸——比，妈——咪，爸——比，我是阿纳丝塔夏。我现在没有你们了，对不对？只有爷爷了，对不对？”

「我父亲第一个了解到：小阿纳丝塔夏早在我们埋葬她父母，自己坐在一旁草地观察小昆虫时，就已经完全了解发生了什么不幸。她为了不让我们伤心，靠着意志力，努力隐藏情绪。原始起源的智慧与力量已经由母乳传入她的体内，喂奶的母亲就有这种能力，弗拉狄米尔。她们在喂奶时，

透过奶水将自己的觉知与历代的智慧——一直上溯到原始起源的历代智慧——传入小宝宝的体内。

「阿纳丝塔夏的母亲知道怎么做，且完整地加以运用。完完整整地。

「既然阿纳丝塔夏不想让我们看见她流泪，我们就没有进去空地、没有接近墓地，但我们也无法就这样转身离去，所以站在原地继续观望。

「小阿纳丝塔夏在坟上用小手撑住地面，试着要站起来，头一次没有成功，但后来还是成功了。她摇摇晃晃，两只小手微微张开，在她双亲的坟上往外跨出了胆怯的第一步，然后再一步。她的小脚被草绊住，小小的身体失去平衡，眼看就要摔跤了，但这一跤.....摔得非常不寻常。

「就在她跌倒的瞬间，一阵几乎看不见的蓝光扫过空地，改变了那块区域的重力。我们也被扫到，产生了一股陶醉感。阿纳丝塔夏的小身体并没有摔倒，而是轻柔缓慢地降落在地面。等她用双脚撑起身体，蓝光就不见了，重力也恢复正常。

「阿纳丝塔夏小心翼翼地往前走一步、停一步，走一步、停一步，朝着空地里的一根树枝走去，还把它捡起来拿在手上。我们知道她打算学妈妈整理空地。还这么小的一个小女孩，正要把干枯的树枝清到空地边缘。不过她又再一次地失去平衡，眼看就要跌倒了，树枝从手里飞出去。

「这时又闪过那道蓝光，瞬间改变了地心引力，树枝直

接飞向空地边缘，落在一堆干树枝上。

「阿纳丝塔夏站起来，在找她那根树枝，但怎么找也找不到。她接着举起双手，摇摇晃晃地朝另一枝树枝慢慢走去，但是还没等到她弯下去捡起来，那根树枝又飞起来，仿佛有一阵风把它吹到空地边缘。不过，现场其实没有那样的风，有看不见的谁在帮阿纳丝塔夏完成心愿。

「可是她就是想要自己来，跟妈妈做一样的事。她举起小手轻轻地挥着，大概想跟这个隐形的盟友抗议，不要它的帮忙。

「我们抬起头，看见了它。空地上方有一颗凝聚成团的球体，闪动着脉动的蓝光。透明的外壳里有如火焰般的电光，像极了五颜六色的闪电。它就像一颗巨大的球状闪电，但是带有智慧！

「它是什么东西组成的、里头有何种智慧，我们完全不清楚。

「我们只感觉到里头带有前所未见的未知力量，而我们一点也不惧怕；相反地，它散发着喜悦、令人陶醉的美好能量，让我们一步也不想离开。我们只想纯然感受当下。」

「你们怎么知道它有空前强大的力量？」

「是我爸爸注意到的。那天天气晴朗，阳光普照，可是没有哪棵树的叶子，哪朵花的花瓣朝向太阳，而是全都转向了它。那团蓝光拥有的力量要比阳光强大，而且还在阿纳丝



塔夏跌倒的瞬间改变了地心引力。就在她跌倒的位置，不偏不倚，精准到让她轻柔地降落到地面，不是停在半空中。

「阿纳丝塔夏花了很长时间收集树枝——有时候用爬的，有时候慢慢地走，走过整片空地，直到清空所有树枝。而闪烁不停的电光球体就在小女孩上方乱窜，但不再帮她清理树枝，仿佛看懂了这个小小孩的手势，并顺从她。

「光球一下子扩张、一下子消失在空气里，它会瞬间消失、然后再出现，内部一会儿熄灭、一会儿放电，就像闪光灯一样，但完全不知道它哪来的能量。看起来就像是在一旁干着急，急到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在整个空间来回冲撞。

「阿纳丝塔夏平常睡觉的时间到了。我们从来不会将小孩摇到入睡，强迫他们睡觉。每次时间一到，阿纳丝塔夏的妈妈只会到空地边缘，在同样的位置躺下，假装睡着一样，示范给她看。小阿纳丝塔夏会爬向她，依偎在她温暖的身体旁边，舒服地进入梦乡。

「这一次，阿纳丝塔夏来到平常白天和妈妈一起睡午觉的地方。她站在那里，看着每次和妈妈一起睡午觉的地方，可是现在，妈妈已经不在了。

「我们不知道她此刻在想什么，但是阳光底下，一道闪烁的泪光，再次滑落小阿纳丝塔夏的脸颊。那蓝光立刻一闪一灭地在空地来回穿梭。

「阿纳丝塔夏抬起头，看见那球凝聚成团的光，便坐在

草地上，目不转睛地盯着它。那颗光球在她的注视下静止不动。有好一阵子，她就这样盯着。她接着朝它伸出双手，像平常叫动物过来那样。这时光球爆发出许多强力闪电，穿透了蓝色的表面，然后……像颗火流星般，冲向她的小手；仿佛能将路径上的一切清空，一瞬间来到她的面前，开始旋转，用闪电拭去她脸颊上那滴闪烁的泪珠；下一瞬间，所有电流又立即熄灭，变成一颗微微发着蓝光的光球，让坐在草地上的这个小女孩用手捧着。

「阿纳丝塔夏捧着它好一阵子，观察它、抚摸它。她站起来，拿着蓝色的光球小心翼翼地走到平时和妈妈一起睡觉的地方，把它放在那里，又摸摸它。

「它跟阿纳丝塔夏的妈妈一样躺在那里，一副好像睡着的样子。阿纳丝塔夏在它旁边躺下。她在草地上蜷曲着入睡，光球飞入高空消失不见，又出现在低空中扩散着，遍布整片空地，像是替她盖了一层被子。接着它又缩成一闪一闪的球体，停在已经睡着的阿纳丝塔夏旁边抚摸她的头发。抚摸方式非常奇妙特别，它以精细、不停闪动的电光挑起她每一根头发，轻柔地抚摸着。

「我们后来到空地探望阿纳丝塔夏时，还见过它好几次。我们知道对阿纳丝塔夏来说，它的存在就跟太阳、月亮一样自然，也跟环绕在她身边的树木、动物一样自然。她会跟它说话，就像她会跟周围的一切说话一样。但是对她来说，它

跟周围一切还是有所区别，尽管在外人看来没有太大差别。我们感觉她对待它的方式，比对待其他事物多了点敬意，有时还有点任性。她从没对谁这样子过，但是对它——不晓得什么原因，她允许自己表现出任性的样子。而它会遵照她的心意，遵照她各种奇怪的念头。

「阿纳丝塔夏四岁生日那天凌晨，我们站在空地边缘等她从睡梦中醒来。我们偷偷地观察，想知道春天的来临会令她产生什么愉悦的反应。

「就在阿纳丝塔夏快要醒来的时候，它出现了，闪着蓝光扩散开来，在空地的整个空间溶解或消散。接着我们看见一幅非人为的美景，如梦似幻又鲜明生动。

「整个林间空地、草地、昆虫和周围的树木，全都焕然一新。雪松的针叶散发着柔和的七彩光芒。松鼠在树枝间跳动，身后留下消散的彩虹光晕。草地闪着轻柔的绿光。草里有许多昆虫在移动，放射出更多五颜六色的炫目光泽，和草地交织成一张极致美景，活像一张不停变换着繁复、精细织纹的地毯。等阿纳丝塔夏醒来，睁开双眼，看见这幅极为奇幻、充满魔力、流动中的景象，不禁跳起来，左看看右看看。

「她笑了，露出每天早上起来时会有的笑容，周围的光辉回应她的笑，变得更加炫目，以更快的速度流动着。她小心跪在地上，仔细观察地上的草，及草里四处钻动而闪着七彩光泽的昆虫。当她抬起头，神色显得专注而带点凝重。她

看着天空，虽然上方空无一物，但她还是朝天空伸出双手。静止的空气瞬间产生骚动，在她手里出现了那颗蓝色的球体。她把它贴在自己的脸上，再把它放在草地上，温柔地摸着它。我们听见他们的对话，虽然说话的只有阿纳斯塔夏，我们还是可以明显感觉到，它完全听得懂，甚至做出无声的回应。阿纳斯塔夏带着一点忧伤，温柔地对它说：

「你很好，我知道你很好，你弄得这么美，想让我开心。谢谢你。可是请你变回来，把一切变回原来的样子，而且，以后不要再这样做了。」

「蓝色球体闪了一下，稍微飞离地面，内部出现几道闪电。充满流动光晕的景象并没有消失。阿纳斯塔夏认真地看着它，再次对它说：

「每只小虫、甲虫、蚂蚁，都有妈妈。大家都有妈妈。妈妈都喜欢宝宝一生下来的样子，不管它们有几只脚、身体是什么颜色。你把大家变成别的样子，这下子要妈妈怎么认得她们的小孩？请你把一切变回原来的样子。」

「球体轻轻闪了一下，整片空地便恢复原状。它降回阿纳斯塔夏的脚边，她摸了摸后说：“谢谢！”便没再多说什么，只是专注地凝视这颗球体。当她再次开口，我们都对她的话相当意外。她跟它说：

「你不要再来找我了。你每天都想帮我、想对我好，我喜欢跟你在一起，可是你不要再来找我了。我知道你自己有

一片很大的空地，而且你的思考速度好快，快得我没办法马上了解，可能等以后吧，以后我会更懂你。你移动的速度比什么都快，比鸟、比风还要快好多好多。你不管什么都做得又快又好，我知道你必须这样，因为这样才能在你那片很大的空地里，把该做的事好好完成。可是你跟我在一起，就表示你不在那里；你不在那里，就表示空地没有被好好照顾。你走吧，你要去照顾你自己那片大大的空地。”

「蓝色球体缩成小小一球飞到空中，开始到处冲撞，闪得更厉害，比平常还要亮，并且再次像火流星般冲向坐在地上的阿纳丝塔夏，停在她的头旁边，伸出许多闪动的电光挑动阿纳丝塔夏的长发，一根一根摸到发尾。

「你怎么还在这里？快去那个需要你的地方，”阿纳丝塔夏轻声说：“我会把这里照顾得很好。如果我知道那片大空地也被照顾得很好，我会很开心。我会感觉得到你，你也要记得我，只是不要太常想到我。”

「蓝色球体从阿纳丝塔夏身边升到空中，飞向天际，只是没像平常那样轻快，断断续续地喷射着，最后消失在空气里。但是它在她身边留下了看不见的东西，每次只要发生负面的事、阿纳丝塔夏不希望发生的事，周遭的空间就会冻结，好像瘫痪了一样。所以当初你在违反她的意愿去抱她时，才会失去意识。她想停止这个现象就会举起手——只要来得及。就像以前一样，她什么都想自己来。

「我们问过小阿纳丝塔夏：“那个落在空地上的发光物体是什么，你叫它什么？”

「她想了一下，简短地回答我们：“可以叫它‘好’，爷爷。”

老人家说到这就停了下来，没再继续说下去，可是我还想多听一点，听小阿纳丝塔夏怎么生活在森林里，所以我问他：

「后来呢？她怎么生活？」

「就这样子生活，」老先生回答：「像其他人一样，一天一天长大了。我们建议她去帮忙夏屋小农。她从六岁开始就能遥视，看见远距离外的人，能感受到他们、帮助他们。她迷上夏屋小农，现在更相信小农风气能帮助世界转变，是一种柔和、渐进的过渡，让人逐渐了解地球生命的本质与意义。她不断散发她的光，整整二十年的时间，温暖着小小园地里的植物，疗愈着许多人，不带强迫地告诉人必须如何对待植物。她表现得很出色，效果很好，接着她开始观察人类生活的其他面向。命运使她和你系在一块儿，也使她产生新的念头：“要让人穿越黑暗力量时光”。」

「你认为她会成功吗？」我问。

「弗拉狄米尔，阿纳丝塔夏知道人身为创造者的思想力量，所以不会轻易说出这样的话。这表示她确实有这样的力量，没有达到目的以前，她是不会回头的。她很固执，就跟她父亲一样。」

「所以说，她真的一直在行动，努力把想法化为实际的画面，而我们就只是在那里坐着空谈信仰，像擦鼻涕的小孩。还有一些人问我：“真的有阿纳丝塔夏这个人，还是你自己杜撰的？”」

「这种问题根本不会有。接触到这本书的人，马上就可以感觉到她。她本人就在书里。会问这种问题的人，是虚幻的人，不是真正的人。」



## 28 虚幻的人

「但我说的是再真实不过的人，就像那边那两个女生，您看到了吗？」我指着前方离长椅大约五六公尺的两个女生。

老人家仔细打量她们之后，说：

「我认为其中一个——抽烟的那个——不是真的。」

「什么意思，不是真的？要是我现在走过去从她背后给她一拳，您马上就会听到再真实不过的尖叫跟脏话。」

「弗拉狄米尔，你知道吗，你现在眼前所看到的，都只是一个形象，技术治理世界设定出来的形象。你仔细看，那女孩脚穿令她不舒服的高跟鞋，而且对她来说太紧了。她之所以会穿，完全是因为别人说时下女性应该穿什么样的鞋子。她穿的短裙质料类似皮革却又不是真皮，那种质料对人体有害，但她因盲从而穿上了它，建立别人要的形象。你看她的浓妆和骄傲的态度，表面上独立自主，但也不过是表面上。她整个外形跟真实的不符，真实的她受别人的思想模式影响而“动弹不得”。她有生命的灵魂被没有灵魂、虚幻的形象遮掩，她的灵魂成了这个形象的俘虏。」

「成为形象的俘虏、盲从某种形象什么的，您要怎么说她的灵魂都行，但实情如何，很难辨别。」

「我老了，无法适应你的思考速度，我的表达不像阿纳

丝塔夏那样有说服力。」老人家叹了口气，接着说：「你能让我试试吗？让我示范给你看？」

「示范什么？」

「我要试着让那虚幻、没有生命的形象瓦解至少一下下，释放那女孩的灵魂。你仔细看了。」

「请。」

抽烟的女生在严厉斥责她的朋友，老人家则仔细、专注地观察她们。当她不再看着身旁的朋友，她把目光转向某个路人身上，老人家的眼神也跟着她的视线。接着老人站起身来，做动作示意我跟着他。他朝那两个女生走去，我跟在他的后头。他在距离两个女生半公尺的地方停下，注视着抽烟的女生。她转头看着老人家，吐一口烟在他脸上，不耐烦地说：

「想干嘛，老头？要钱是吗？」

老人家大概正从满脸烟雾中回神过来，停顿了一下，才用温和平静的口气说：

「把香烟拿在右手，孩子。应该尽量用右手拿。」

女孩乖乖把香烟拿到右手，但这还不是重点，她的表情瞬间变了，盛气凌人的脸消失了。总之，这个女生整个人都变了，不管是她的表情，还是她的动作。她甚至用一种完全不一样的口气说话。

「我会尽量的，老爷爷。」

「孩子，把宝宝生下来。」

「我一个人会很辛苦。」

「他会来找你的。去吧，想想你的手，想想你的宝宝，他就会来的。去吧，孩子，你得快点。」

「我会的。」女生走了几步后停下来，回过头用平和的口气叫她的朋友，不像之前那样不耐烦：「来吧，坦妮亚，跟我一起去。」

她们离开了。

「哇！任何女人您都可以像这样子，让她们乖乖听话？」等我们坐回长椅，我说：「真了不起，跟催眠一样。不可思议！」

「这不是催眠，弗拉狄米尔，也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这不过是用心关注一个人，我指的是真实的人，而不是把真实的人盖住的虚构形象。当你直接对应真实的人，无视虚幻的形象，别人就会立即作出回应，并且获得力量。」

「但您怎么有办法透视有形的形象，看见后面那无形的人呢？」

「一切很简单，我跟你保证。我只是做了一点观察，那位女生用左手拿烟，也用左手在包包里找东西，表示她是左撇子。小孩子要是用左手拿汤匙，或用左手做其他事情，父母会告诉他要尽量用右手。她以前跟父母处得很好，我从她盯着一男一女牵着小女孩路过眼神中发现的。我还说了她

父母可能在她小时候说过的话，我尽量用她父母可能会用的语气跟音调说话。小时候的她天真无邪，还没有因为加诸在她身上的他人形象而封闭。她——这个小小的女孩，真实无比的人——立刻对我做出回应。」

「但你还跟她说了生小孩的事，那又是为什么？」

「因为她怀孕了，而且超过一个月。她外在的形象不想要这个孩子，但她内在真实的小女孩非常渴望这个孩子，因此双方不断交战。然而现在，她内在真实的小女孩赢了！」

## 29 为何没人见过上帝？

「我跟阿纳丝塔夏在泰加林的时候，她曾对我说：“没有人见过上帝，是因为他的思想是以极高的速度和密度在运行的。”我就在想：为什么他不放慢一点，好让人看见祂？」

老人家举起拐杖，指着一位路过的自行车骑士：

「你看，弗拉狄米尔，自行车的轮子在转。轮子上有钢条，你却看不见。你知道有钢条，但旋转的速度使你看不见。或者，换个方式讲好了：“你思考和视觉的速度没有办法让你看见。”要是骑士放慢速度，你就可以隐约看见轮子的钢条。要是他停止不动，你就能看清楚了，但是这么一来，骑士就会跌倒，他会因为动作停下来而无法抵达目的地。他何必这么做？就为了让你看见钢条确实在那里吗？这能为你带来什么吗？能改变你什么？或是改变你身边的什么吗？」

「你只会非常确定钢条存在，仅此而已。骑士可以站起来继续移动，但是其他人也会想看，难道他就要为此一而再、再而三地跌倒吗？何必呢？」

「嗯.....至少能再看见他一次。」

「你能看到什么？毕竟躺在地上的自行车骑士，不再是自行车骑士了。你得用想象力，想象他原本的样子。」

「上帝要是改变思想的速度，就不再是上帝了。学着加

快你的思考速度，不是更好吗？跟你讲话的人很慢才能理解你说的话，你不会失去耐性吗？为了配合他而放慢自己的思考速度，你不觉得痛苦吗？」

「是啊，没错。要配合笨蛋，自己得先变成笨蛋。」

「所以上帝为了让我们看见祂，必须放慢祂的思维，放慢到我们的程度，变得跟我们一样。然而一旦祂这么做，派遣自己的神子，众人却会看着他们，对他们说：“你不是神，也不是神子，你不过是冒牌货。除非你能显神迹，否则就把你钉上十字架。”」

「神子为何不显神迹？.....至少可以摆脱不信他的人，这样就不会被钉上十字架。」

「神迹无法说服那些不相信的人，而只会蛊惑他们。他们把展现神迹的人绑在柱子上活活烧死，还大声喊着：“烧毁这些展现黑暗力量的！”况且，看看你的四周，神已经创造数不尽的奇迹。太阳每天升起，夜晚则换成一轮明月。一株小草上的昆虫，同样无比神奇，还有树呢.....

「我们现在就坐在一棵树下.....有谁能想得到比这棵树更完善的结构呢？这只是祂思想中的一小部分。所有物质、所有生命、所有在我们脚下窜动的、飞越我们上方蓝天的，所有为我们歌唱的、用温暖光线轻抚我们的，全是祂的，这一切全都围绕着我们，全都要给我们。然而有多少人不能看见，还能感受、了解这一切呢？只是使用，不去改善也可

以，至少在使用时不要破坏、摧毁这一切创造出来的生命奇迹。至于神子，他们只有一项使命：降低自己的思考速度，甘愿冒着被误解的风险，要以言语唤醒、提高世人的意识。」

「但是阿纳丝塔夏坚信：“光靠言语并不足以提高人类意识的水准。”我也认为，人类已经说尽千言万语了，但结果呢？我们周遭还是充满不幸，而且地球还可能发生浩劫。」

「说的没错。当话语不是出自真心，当话语与内心断了连结，就会变得空洞、失去原貌、模糊不清。我的宝贝孙女阿纳丝塔夏不只能在每个字，更能在每个字母的发音中创造画面。现在地球上的导师、在世的神子，都会得到这股使人心照亮黑暗的力量。」

「神子跟导师？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只有她有这种能力。」

「她会把这种能力分送出去。事实上，她已经这么做了。你看，你甚至写出了一本书，读者的诗流传整个世界，而且不断有新的歌曲。那些新的歌曲，你听了吗？」

「我听了。」

「心灵导师一旦接触了这本书，一切都会增加好几倍。某些地方对你来说只是文字，他们却能见到栩栩如生的画面，他们内在力量也会增强好几倍。」

「他们就能感觉到，我却不行？我是一个完全没有感觉的人吗？那她当初为何是告诉我，而不是告诉他们？」



「因为你没能力扭曲你听到的，也没什么好拿来添加的。毕竟在空白的纸上，可以写出清晰的字句。不过就算是你，思考速度也会变快。」

「好吧，就让我也变快吧，让我不要落后那么多。总之，您说的，到目前为止似乎都对。我们俄罗斯这边就有个灵性社区的领袖——社区居民都称他为老师。他向门徒说：“去读阿纳丝塔夏吧，这本书会点燃你的心！”很多门徒就因此买了这本书。」

「这就表示他懂、他感觉得到，所以他会帮助你和阿纳丝塔夏。你对他的帮助说过谢谢吗？」

「我没有见过他本人。」

「感谢可以在心里说。」

「不用说出声音？那样有谁会听到？」

「用心倾听的人会听见。」

「对了，还有一件小事。他赞美书，也赞美阿纳丝塔夏，但是说到我的时候，却说我不是真男人……他说：“阿纳丝塔夏遇到的不是真男人。”我亲耳听到他在电视里这样说，后来也在报纸上看到。」

「你觉得自己怎样？完美吗？」

「嗯，完美的话，我不这么认为……」

「那就别觉得委屈吧。你可以朝完美迈进，我的孙女会帮你。能被爱提升的人可以抵达很高的境界。不是每个人都

注定有能力如此思考，那需要以极快的思考速度创造。」

「您的思想运行速度多快呢？跟我说话不觉得痛苦吗？」

「过着我们这种生活的人，思考速度明显超越技术治理世界的人。我们的思考不会因为不停地烦恼穿着、食物等等的事情而慢下来。但由于我对孙女的爱，我并不觉得跟你说话很痛苦。她希望我这么做，而我很高兴至少能为她做点什么。」

「阿纳丝塔夏的思考速度呢，跟您和您父亲一样快吗？」

「阿纳丝塔夏更快。」

「快多少？比例是多少？嗯，比方说吧，她花十分钟思考的话，你们需要几分钟？」

「她短短一秒内能领悟到的，我们却需要好几个月，所以我们有时才会觉得她没有逻辑，也因此她总是一个人。我们无法立即了解她做出某个行动的意义，所以帮不上什么忙。我父亲会完全不说话，好追上她的思考速度，希望能够帮助她。他也要我这样做，但我连试都没试。父亲认为这是因为我懒惰，但我只是很爱我孙女，只是很单纯地相信她做的一切都是对的。她要我做的事，我都很乐意去做，所以我才会来这里找你。」

「她怎么有办法跟我交谈整整三天的时间？」

「这问题我们也想了很久——她怎么有办法？毕竟这样

可能会让人抓狂。一直到最近我们才明白，跟你说话的时候，她的思考并没有停顿，反而还加速了。加速，并转化成图像。现在，这些图像就像你们电脑里的程序，会在你和未来读到这本书的人面前启动。启动，并使人类思想的运行速度大幅跃进，使人更接近上帝。当初明白这点后，我们认为她的开创性举动，为宇宙创造了新的律法。但现在我们清楚知道，她只是运用了纯真之爱所赋予的机会。爱仍然是造物主留下来的谜，而她为爱开辟了另一种强大的机会与力量。」

「她思考的速度能让她见到上帝吗？」

「几乎不行，毕竟她还是肉躯之身。上帝虽然也是如此，但只有一半是肉身。他的肉身部分，就是地球的所有人。阿纳丝塔夏是这肉身的一小块，所以有时也能理解些什么，有时也可能达到不可思议的思考速度，比他人更能感受得到祂，但通常发生的时间很短。」

「她可以从中得到什么吗？」

「真理、存在的本质，以及智者终其一生相互学习并欲完善的意识，她都能在一瞬间理解。」

「所以说她能了解东方喇嘛的见闻、佛陀和基督的智慧吗？她也知道瑜伽吗？」

「她知道。她懂的比你们流传至今的学说还多，但她认为这样还不够，因为地球上的所有生物至今仍无法和谐共处，依然在往浩劫的方向前进。」

「因此，她自有一套他人难解的想法。她曾说：“用训诫的方式教导、用亚当夏娃的苹果诱惑他们，这些都已经够了。应该要让他们能亲身感觉、体会前人的感受、能力与本质。”

「所以您想说的是，她真能对全人类做好事吗？如果可以，这些好事何时开始？」

「已经开始了。目前还在萌芽阶段，不过这只是暂时的。」

「在哪里？怎么看见？还是要用感觉的？」

「去问问读过这本书的人吧，那已经在他们内心里萌芽。这本书的确能为许多人唤醒光明的感受，这是不可否定的事实，而且他们会向你证明的。她的想法已经见效，虽然难以置信，但确实做到了。至于你，弗拉狄米尔，你回想看看，以前的你是怎么样的人，现在又成了什么样的人。弗拉狄米尔，这期间发生的转变，已经在你的内心开启图像的程序，她的灵魂出现在众人的意识中。你们内心的世界开始改变，同时也改变了周遭的形象。我们没法想透她要怎么成功，表面上明显的事情还可以理解，只是该怎么协助她实现理念，我们仍然猜不透。」

「你大可费神钻研她的理念，但请别因此偏离了才刚诞生的美好理念。美丽的黎明是要用欣赏的，如果你开始钻研黎明的原由，你得到的不会是喜悦，而只是在挖掘而已，这不会有什么结果，也不会有任何改变。」

「天啊，这一切怎会如此不寻常、复杂。我还是希望阿

纳丝塔夏只是个普通的隐士，只是善良又美丽得出奇，还稍微带点天真。」

「所以我才告诉你，没有必要去挖掘，没必要满脑想这些事。如果你觉得很复杂，就让她在你的心目中，保留善良又美丽的隐士形象吧。那就是她在你面前的样子，别人看到的自然会不同。她能给的都给你了，你现在脑袋没办法容纳这么多。不过这样也好，你只要尽可能欣赏黎明就行了，这才是最重要的。」

## 30 俄罗斯的黎明

「俄罗斯的黎明要能升起，就得改善每个人的物质生活，整体经济走向富裕，且增加人民的收入。」

「所有的物质条件都取决于人的心灵与意识。」

「就当做是这样吧，但如果无衣可穿、无饭可吃，这些智者哲学又怎么派得上用场？」

「那就必须深思为何会如此。每个人都该为自己反省，别把错怪罪他人。只有从内而外做出改变，才能改变周遭的一切，包括收入在内。我同意你的说法，大家的确不可能一下就相信，但你可还记得阿纳丝塔夏曾说过：“不需对众人说教，只要实行就好”，而她的确也做到了。你现在该做的，就是实现她的理想。如此一来，三年过后，西伯利亚大大小小的村庄，被世人遗忘、抛弃的村庄，只剩老人而年轻人不愿

返乡的村庄，都将变得加倍富庶。村庄会充满活力，年轻人都将归来。到时她便可奉献更多，揭开各种秘密，找回人类最初的智识与能力，俄罗斯也将成为富裕之国。她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证明最初的心灵与智识，比徒劳无功的技术治理更有意义。俄罗斯将会迎接照亮全世界的黎明。」

「那我该如何实现这些理想呢？」

「你得分享我孙女告诉你的秘密，在书中描述如何提炼具有疗效的雪松油，且毫不隐瞒。」

我一听之下，心中燃起一把怒火，简直快要喘不过气。坐不住的我跳了起来。

「为什么？为什么突然要我这样做？还要让所有人免费知道！任何正常人都会把我当傻子。」

「我当初进行了考察，把仅剩的一切全投进去，害得公司现在也倒了。阿纳丝塔夏吩咐我写的书，我写完了，我们之间都扯平了。你们的目标与哲学虽然我不太明白，但因为我答应过阿纳丝塔夏，所以还是出书记录下来。至于雪松油的事，我清楚得很。我知道可以从中获益多少，所以绝不向任何人透露制油的技术。等我赚到一点稿费后，我会开始自己产油，要重拾以前的一切，将轮船、公司统统拿回来。我还想买台笔记本电脑来打下一本书。」

「我现在连个家都没有，没有地方可住，所以要买辆露营拖车来住。不仅如此，等我有钱了，我还想为俄国军官竖

立纪念碑，虽然他们还活着，内心却千疮百孔。我们的冷酷总是撕裂他们的心，他们的尊严与良知一直受到唾弃，而始作俑者竟是各代军官上战场保卫的那些人！你们在森林里过得恬适安逸，却有人战死沙场。世上拥有“灵性智慧”的人比比皆是，他们张口闭口都是心灵，实际上却光说不练。我可是做了一些事，您现在却要我按您吩咐的去做！不可能，休想！」

「阿纳丝塔夏其实替你决定了抽成，我知道是雪松油销售的百分之三。」

「雪松油可以卖到三百元，而我只能拿区区百分之三！？我知道雪松油的全球行情，但别人卖的是疗效弱好几倍的油品。我都调查好了。别人不懂得如何正确提炼，现在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一切都如她所说的，只要能全程正确地生产，世上没有任何油的疗效能比得上雪松油。科学也这样证实了，帕拉斯曾说雪松油具有返老还童的能力。而您竟要我按照您的吩咐，您一定把我当傻瓜了。我阅览无数的文献，还派人到档案馆验证她说的话，最后也得到证实。做这些事可是所费不赀。」

「每件事都调查，表示你无法马上相信阿纳丝塔夏，也因为不信任而浪费了时间和金钱。」

「是的，我都调查过了，因为不得不这样做。现在我不会再当傻瓜了。您说“为所有人升起的黎明”，拜托——“黎明”？



在这样的黎明之下，我仍然会是个傻瓜。我书写了，一切都照她的要求。我还记得她曾强调：“你什么都不要隐藏——不管坏的、好的。收敛自己的傲气，别怕被耻笑或误解”。我毫不藏私，可最后得到了什么？

「我在书中就像个笨蛋，别人看着我的眼睛，说我没有精神、无知、没文化又肤浅。甚至还有个来自科洛姆纳的十三岁女孩，她在信中直指我的缺失。更有位女性从彼尔姆来找我，直接对着门口说：“我倒想看看，阿纳丝塔夏究竟在他身上发现了什么过人之处”。“你不要藏私——不管坏的、好的。收敛自己的傲气、别怕被耻笑或误解”。只有她知道一切！她自己在书中的形象非常好——大家都这样说。而我呢？这都是因为她，要不是有小孩，这些事她也可以处理……唉，我说说罢了！我按照她的要求，诚心诚意地写下所有事情，别人却说我“没有情感，又是个懦夫”。

「是啊，我就是个十足的笨蛋，让自己落得这步田地。我听了她的话，把自己写成这样的人。大概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无法洗刷这样的耻辱，死后也还是会成为笑柄。这本书有了自己的生命，会比我活得更久！就算我不再印刷，又有什么差别呢？早已有人非法印制了，用影印机试图再版。」

我突然停下来，看见老人家的眼角缓缓流下泪。我在他身旁坐下，他还是低头不语，随后又说：

「请你明白，弗拉狄米尔，我的宝贝孙女阿纳丝塔夏能够预见许多事物，但她什么都不要。她不为名利，只把部分荣耀归于自己，这却让她身陷险境，只为了拯救你。你在书中呈现的真实形象，的确都是她安排的。但她不是要羞辱你，而是这样才能救你。她将巨大的黑暗力量都往身上揽，你却用愤怒与误解来伤害她。你想想看，一个女人要不是出于纯粹的爱，能够如此轻易地坚持到底吗？」

「让所爱的人被当成笨蛋，这算哪门子的爱？」

「被人当成笨蛋，并不表示你就是，只有把阿谀奉承当成真理的人才是。你自己想想，你想在别人面前表现出什么样子？是高高在上，还是聪明过人？这大可在你写第一本书的时候描述，但然后呢？.....傲慢与自负会毁了你。就算再开明的人，也没有几个能抵抗这样的原罪。傲慢会使人的形象变得不自然，掩盖了活着的灵魂。所以无论古今的哲学家和天才，很少有人能够创作的，因为在他们写下第一个字时，自负就会让他们失去天赋。然而，我的宝贝孙女阿纳丝塔夏在你身上施了屏障，隔绝了阿谀奉承，避免你恃宠而骄，现在这些都无法使你动摇。她会将你从更多的恶习中拯救出来，保护你的灵魂、你的肉体。」

「你会诚心地写九本书，大地会因爱的空间而绽放光辉。在写完第九本书的最后一句后，你就会明白自己是谁了。」

「是谁？难道现在没有人可以告诉我吗？」

「你到底是谁，这问题并不难。你就是现在的你，就是你感觉中的你。你最后会成为什么样子，大概只有阿纳丝塔夏知道了。阿纳丝塔夏会等你，用爱过着每一刻。」

「就算住在城市公寓里的那些人称你为懦夫，那也无所谓，你就幽默以对吧。而且，你还可建议这些人卸下所有装备，进入泰加林三天，与熊在洞穴里共枕眠。为了让他们有完整的体验，请他们与一名精神异常的女子相处看看——你对阿纳丝塔夏的第一印象就是这样吧？」

「是的，大概是这样。」

「让那些批评你的人与精神异常的女子睡，让他们待在那充满狼嚎的森林深处，你觉得怎么样？」老人家狡猾地说着。

一想到他说的那些画面，我笑了出来，而老人家也一起大笑。接着我问他：

「阿纳丝塔夏能听见我们说的话吗？」

「她会知道你的所有事情。」

「那么请她不要担心，我会告诉大家如何提炼雪松油。」

「好，我会告诉她的。」老人家允诺，「但你还记得阿纳丝塔夏说的提炼过程吗？」

「嗯，我还记得。」

「那你讲一次给我听吧。」

## 31 如何提炼出具有疗效的雪松油

一般来说，雪松油并不难提炼。大家熟知的现行技术我不再赘述，不过两者之间的微妙差异，就得说个明白了。

采集松果时，不能像现在一样用木槌或木棒敲打雪松，以免雪松油的疗效锐减。只能用雪松自然掉落的松果，譬如说被风吹落，或像阿纳丝塔夏一样用声音击落。松果掉到地上后也应由善良的人采集，最好是经由小孩的手。总之，之后的所有步骤都应带着善良与光明的念头进行。

「现在到西伯利亚的乡村，还是找得到这种人。」阿纳丝塔夏非常肯定。这样做到底有何意义，实在难以说明。不过，圣经曾提过所罗门王也在寻找精于伐木的人，只是也没解释他们和普通人有什么差别。

松果剥开后的果仁要在三个月内榨油，一旦过期品质就会明显恶化。在榨油的过程中，果仁不能碰触金属。一般来说，雪松油绝对不能与金属接触。

雪松油可用来治疗任何疾病，不需要诊断。也可以加在沙拉里食用，或是一天一匙服用，不过最好是在日出，下午也可以，反正重点是要在白天食用，不要是晚上。

「只怕会有人仿冒。」我告诉老人家，而他露出狡猾的神情，幽默地回答我：

「那现在来想办法防范，同时也来商量你该有的抽成。」

「要怎么防范？」

「得想办法啊，你可是企业家呢！」

「那是以前了，我现在根本不知道自己算什么。」

「那就一起想想吧！如果有不正确的地方，请你纠正我。」

「好的。」

「成品应由专业人士以仪器检查，大概就是医生、科学家之类的专家。」

「对，他们可以提供证明。」

「不过，仪器无法完全精准，还得试味道。」

「应该可以。葡萄酒的优劣都是由品酒师判定，没有仪器可以取代。品酒师非常了解葡萄酒的味道，对气味和味道非常敏锐，但油品要由谁判定呢？」

「就由你检查。」

「我该怎么检查？我只有喝过普通的油。这种油在制作的时候，并未采用阿纳丝塔夏建议的技术，而且我还有烟瘾。」

「在检测油品的前三天，你得不烟不酒，不要吃任何肉类及脂肪。这三天也不要跟任何人说话。这样一来，就可以开始试味道，分辨正常和仿冒的油。」

「要用什么比较？」

「就用这个。」老人家从麻布袋拿出约两根手指宽的空心木棍，其中一端有条像是软木塞的突出物。「这是真正的油，你尝尝看，这不会和其他味道搞混的。不过，我要先赶走你因抽烟和其他恶习而累积的一些东西。」

「要怎么“赶走”？像阿纳丝塔夏那样吗？」

「是的，大概如此。」

「但阿纳丝塔夏说过，只有爱人之间才能用爱的光线，为对方消除疾病。温暖爱人的身体，甚至让脚底也出汗。」

「用爱的光线，完全正确。」

「但您毕竟无法像她一样爱我。」

「不过我爱我的孙女，就试试看吧。」

「好。」

老人家眯起双眼，开始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完全没有眨眼。有股温暖的感觉充满全身，但跟阿纳丝塔夏的注视比起来弱了许多，最后并没有成功。他仍尝试各种方法，最后直到他的双手开始颤抖，我才感觉到身体微热，可惜效果有限。老人家还是不放弃，而我也在等待。突然间，我的脚底冒出一堆汗，之后脑中有股清新的感受，还带有气味.....我感受到空气的气味了。

「啊，成功了。」他疲惫地靠着椅背，「现在把手给我。」

他打开软木塞，从空心木棍将雪松油倒在我的手掌上。

我用舌头舔了舔，上腭和口腔充满一股令人愉悦的温暖感。我接着立刻感觉到雪松油的气味，的确很难跟其他气味混淆。

「现在记住了吗？」老人家开口问。

「记住了，这有什么困难？有一次我在修道院吃了马铃薯后，就记了很长一段时间，过了二十七年我还记得那个味道。只剩下一个问题，民众要怎么知道雪松油是不是检查过了？怎么确定是真的油？我亲眼看见市面已经有很贵的油，而且还是进口包装。这种价格很容易诱使他人仿冒啊。」

「没错，现在都是金钱至上，所以要好好想一下。」

「看吧，没法子了！」

「阿纳丝塔夏说了，这些钱可以拿来用在好的地方，我们试着往这方向想吧。」

「别人该想的都想过了，像是什么伏特加怎么防伪，但是.....有人试着改过标签、瓶塞，还有人用货物税章来防伪，但全都白费心机。仿冒品从以前就有了，未来还是会层出不穷。况且，现在的影印机还能印出所有标签呢。」

「连钱都能印吗？」

「钱就难一点。」

「那好，就像标签那样把钱黏在瓶子另一面吧，这样钱就能用在好的地方了。」

「什么？把钱黏在上面？胡扯什么呀？」



「请给我一张纸钞，任何币值都行。」

我将一张纸钞给他。

「来，很简单。把纸钞拿着，对半剪开后黏在包装盒上或其他地方，另一半藏在你觉得合适的地方，或是放在你们的银行保险箱。你看，这两边的号码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只要有人想确认油是不是真的，两相对比后就知道了。」

「这老人家，」我心里想着「头脑挺不错的。」接着开口说：「应该没有更好的防伪措施了，你真厉害。」

他笑了起来，且边笑边说：

「那我也要抽成，共分吧！」

「抽成？什么抽成？您想要多少？」

「我要一切都恰到好处。」老人家又严肃起来，接着说：「除了百分之三外，你可以再拿百分之一把雪松油包装好，免费送给你认为需要的人，就算是你或我送人的礼物。」

「好，我答应。您想得真是周全，太优秀了。」

「周全吗？那阿纳斯塔夏一定会为我们感到高兴的。父亲总是认为我太懒惰，你反倒觉得我很优秀？」

「是的，非常优秀！」然后我们又笑了起来。我接着说：「请您转告阿纳斯塔夏，您也能成为杰出的企业家。」

「真的吗？」

「当然！你能成为“新俄罗斯人”〔泛指苏联解体后靠商致富的新一代俄罗斯人〕，还是数一数二的。」

「我会转告阿纳丝塔夏的。还有，我也会跟她说，你会将雪松油的事与大家分享。这样全盘托出，会不会后悔？」

「有什么好后悔的？这得耗费许多心力，而我会如愿赶快写完第三本书，并且继续从商、贸易或是其他正当的事。」

## 32 标题！（不知该怎么下标，想到的人就自己下吧）

我决定和阿纳丝塔夏的祖父说，现在有人要帮助我们：

「目前有很多关于阿纳丝塔夏的文章，学术界和宗教界都在谈论她，对她有各种不同的评论。现在有个制作团队——成员都很虔诚且不惹人厌——他们提议与我签约，表明会支付一定费用，在媒体上独家说明并评论阿纳丝塔夏的言论。我答应了。」

「弗拉狄米尔，你是为了多少钱，而把阿纳丝塔夏卖给他们？」

他问话的口气和意图让我感到不是滋味，所以我回答：

「什么意思？卖？我可以把书中没写到的告诉他们，让宗教人士可以对阿纳丝塔夏的言论有个人见解与诠释。他们希望与她见面，甚至打算出资考察，而我答应了，这哪里不好了？」

老人家沉默不语，而我没等到他回答便又继续：

「他们会付给我权利金，这是我们这里做事的方法——以金钱交换服务。他们出版后甚至会赚更多。」

老人依然低头不语了许久，然后似乎想到了什么，对我说：

「这表示说，身为企业家的你把阿纳丝塔夏卖了，而自认为世界上最虔诚且内行的他们决定买下她。」

「您这样说太奇怪了，我到底是做错了什么？」

「告诉我，弗拉狄米尔，你和他们那些所谓的“宗教人士”，是否曾想过去询问、知道或了解阿纳丝塔夏想要谈话的对象、时间和形式吗？难道你们到别人家做客之前，不用先得到主人的同意吗？何况，她根本没邀请他们任何人来做客呀。」

「如果她不想与他们往来，那就不要勉强。她可以不用签约。」

「但合约你已经签了！她打算和大家分享所知，但要怎么说是她的权利。而且，如果她选择以出书和你的文字呈现，谁又能指使她或另有要求呢？她早有了选择，但偏有人企图左右她，又怀着司马昭之心。她绝不会和那些自视甚高的人来往，因为她知道，如果和这些自我中心的人谈话，她心中的神圣真理将会遭到曲解、颠倒或篡改。」

「为什么您总是先往坏的一面想？这些人有心学习各种思想，而且非常虔诚。」

「“最虔诚”都是他们自封的，这种思想上的自我中心就是傲慢的极端，也是最致命的原罪。」

我内心起了一股无名火。我还没拿到合约的钱，所以解约还来得及。过了一段时间后，眼看没什么异状后，我便和一所宗教中心签了专访合约，让他们可以独家访问我。这次也是因为他们不惹人厌，又有丰富的宗教涵养，更何况合约只与我有关，所以我有权做主。然而，我和他们再次掉下陷阱，最后又好像是我间接卖了阿纳丝塔夏，让他们买下了她。

这次还不是阿纳丝塔夏的祖父，而是一名莫斯科的记者发现，她读完合约后气愤地说：

「噢，真是愚蠢啊！你居然贱价卖掉了阿纳丝塔夏。仔细读一读，看看每一行在写什么吧。你把独家转播权给了别人，让他们能在自家的知名资讯频道上，随心所欲诠释并利用你对阿纳丝塔夏的评论。除此之外，无论他们说了什么，你还无权质疑他们的意见。」

我实在难以判断她讲的到底有几分真，所以就在这列了几点合约条款：

#### 壹、合约标的物：

一、甲方授予自身影片之独家转播权，以及其他与电视节目《阿纳丝塔夏》（以下简称〔节目〕）制作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影片素材独家使用权。前述权利系授予乙方，且适用于全球所有国家。

二、乙方承诺自费制作三部长约三十至四十分钟之节目，并采用 Betacam 专业摄影机各录制一份。

三、甲乙双方兹同意并了解，摄影棚、制片厂与电视（包括有线电视）的作业、任何设备拍摄的影片素材，以及影片素材的特定主题使用，皆属于乙方专属之权利。

本合约生效期间，甲方不得于接受影片访谈及制作任何影片素材时，直接或间接使用节目所提之概念和术语。

我分析了《阿纳丝塔夏》撰写、出版与销售之后的种种事件，最后得出一个结论：那些自称“宗教人士”的人都有内心恐惧的黑暗面，所以不停地想让别人去相信并信服他们的虔诚。这或许是他们害怕别人看见自己的黑暗面吧。

与企业家相处就简单多了，他们的行动及目标都坦荡荡，很少装模作样，所以能比较诚实面对自己、旁人与社会。我的意见或许有误，但离事实不会太远。

《阿纳丝塔夏》是由三位莫斯科的大学生打字，他们从未想过能否早点拿到酬劳，也没提过什么宗教。军官退役的莫斯科十一号印刷厂厂长葛鲁恰还自费出版，印刷量少到一定会亏损，但身为企业家的他，也从未说过宗教。莫斯科一家商业公司的经理尼基京出钱再刷，我后来发现他不是要卖书，反而要我拿大部分的书去卖，还不限制什么时候要回收成本。他也从来不谈论宗教。

后来“宗教人士”也想来分一杯羹，私底下印了四万五千

本。这家“虔诚的”公司被人发现后，还辩称自己是出于信仰，想为人类带来光明。他们承诺会支付作者稿酬，到现在还是只会光说不练。这还不是唯一的案列。总之，“宗教人士”似乎都不在乎账单，尤其在欠债时更是如此。

至于专属权的授予，我决定在本书声明：我不会再授予任何人诠释阿纳丝塔夏的专属权。如果有人宣称获得授权，请让大家知道我并非出于自愿！

为什么要说“自愿”呢？那位莫斯科记者在协助我解约后，不久后就收到不明人士的恐吓。他们是谁？想要什么？“宗教人士”就是这样！用威胁来支撑自己的信仰。唉，我知道这种勾当，这样做的大有人在。我想告诉所有人：与“宗教人士”来往要小心，在做出任何决定之前，务必要冷静且三思，搞清楚这些“宗教人士”究竟有什么意图.....

此外，我曾在第一本书中写到，我建议阿纳丝塔夏本人到电视台上节目，但她婉拒了。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她要拒绝，现在开始明白她真是有先见之明。就在书籍出版之后，对她的言论出现了各式各样的见解。有些很有趣，有些则有争议，而有时很明显看得出来，某些人是出于自身利益来诠释她的话。还有人直接冲着我来：「你以为自己是唯一有权和她谈话的人？」「你又没办法全部都懂，让其他人跟她沟通吧，这样才会有更大的益处。」她毕竟不是东西，无法说转让就转让。她是人啊！她自己有权利决定如何做事，选择

跟谁讲什么样的话。我现在越来越清楚，阿纳丝塔夏的确受到有形、无形的黑暗力量袭击，而这股强大的力量还化身为狂热与敛财的份子。

「我知道黑暗力量会大量地袭击我，但是我不怕，我会将儿子生下来、抚养他长大，并看见我的计划成真。而且，众人将能穿越黑暗力量的时光。」阿纳丝塔夏曾在第一本书这样说。

阿纳丝塔夏那里的人都会把孩子抚养到十一岁，这表示她还可以坚持十年的时间。

「那之后呢？」我问老人家，「她注定会死去吗？」

「这很难说，」老人家回答，「那里的人和她比起来都死得相当早。她不只一次踏上肉体消亡的预言之路，但被人遗忘的法则总在最后一刻爆发光芒，强大到足以超越一切。它照亮了世间存在真理的本质，让生命停留在她尘世的身躯。」

老人沉默下来再度陷入沉思，用拐杖在地上画了些符号。我也开始思考：「我有必要蹚这浑水吗！现在要撒手不管已经不可能了，或许之前可以，但现在有了孩子，说什么也不能抛下。阿纳丝塔夏把儿子生了下来，即使她得照顾他、教育他，她也不会放弃自己的理想——带领世人穿越黑暗力量时光。她绝对不会放弃的，因为她的个性顽强，这种人一定会坚持到底。而有谁能帮助天真的她呢？如果我撕毁对她的承诺，完全没有人留在她身边，到时她会非常沮丧。哺乳



的母亲可不能这样，至少要先让她哺乳完。」于是我问老人：

「我能为阿纳丝塔夏做些什么吗？」

「试着了解她的言论，还有她要的是什么。到时候，彷徨失措就能变成相互理解，暖流会流过心中，世界将升起新的黎明。」

「您能说得再具体一点吗？」

「这很难说得具体。很多事都要真心诚意，所以就追随你的内心与灵魂吧。」

「她曾谈过俄国一座小城，说它或许能比耶路撒冷和罗马富庶，因为四周有许多我们祖先的圣地，要比耶路撒冷的教堂更有意义，只是当地人不晓得而没能看见。我想去那个地方，改变他们的想法。」

「这种事没办法一蹴可几，弗拉狄米尔。」

「我当时不知道这不可能，才会答应阿纳丝塔夏，但现在想必有办法改变的。」

「既然你不知道这不可能，你就应该去改变。祝你成功！我该走了。」

「我送您。」

「别浪费时间了。不用送我，自己想想该怎么做吧！」

我看着阿纳丝塔夏的祖父沿着林荫小路走远，思考即将到来的格连吉克之旅，同时想起阿纳丝塔夏，才发现她对格连吉克说的话并非偶然。

### 33 你的圣地啊，俄罗斯！

我问阿纳丝塔夏：

「鸣响雪松常见吗？」

「相当罕见，」她回答，「或许一千年只能遇上两三棵。现在除了被救下来的这棵，其实还有另一棵。那棵已经可以砍下，依照原本的用途使用。」

「什么叫“依照原本的用途使用”，什么用途？」

「宇宙的至高智慧——上帝——在创造人类与环境时，肯定预想到当人类失去能力后，要赋予他们机会恢复所有，利用非物质世界累积的智慧。这种智慧自古以来便存在，只是人类因种种过错而丧失了感知的能力。」

「我的祖父和曾祖父曾和你谈过鸣响雪松的非凡疗效，不过他们没有解释，雪松的节奏和脉动相当接近至高智慧。如果将两者结合，再加上多数人都有的节奏，那么只要把手贴在鸣响雪松温暖的树干上，沿着树干轻轻抚摸，就有可能沉浸在无穷的智慧中。这样的人在碰触雪松的当下或之后，会在思路中意识到很多事。每个人会有程度上的差异，而我要告诉你最高程度的体会。」

「为什么会因人而异？雪松会挑选吗？」

「雪松是一视同仁的，节奏和脉动都不会变，但有些人可以产生共鸣并感觉到一切，有些人却只有些微的体会。许

多人刚开始一点感觉也没有，但是会慢慢地有意识，多少增加感受的机会。」

「我还是不明白，雪松会怎么挑选？」

「弗拉狄米尔，我跟你说过了，这和树没有关系，而是人。我举个例子.....比如说“音乐”好了！你知道当音乐响起时——音乐也有律动和节奏——有的人会仔细聆听，开始对它产生感觉，有时甚至流下高兴、感动的眼泪。其他人听着同样的音乐却没有感觉，或连听都不想听。」

「雪松也是如此，只有能够感觉及明白的人，才能听出很多东西。这也会在日后——当人想要开始思考时——慢慢发酵。」

「女人能从原始起源得到力量与智慧，实现自己的使命，让意中人、自己及为爱而生的小孩感到幸福。奇迹的关键不在于雪松，而是出自人类的志向。雪松只能从旁协助，不是这种美好事情的主因。」

「太不可思议了！像是个美丽又令人神往的传说。」

「你不相信我吗？你认为我说的只是传说？那何必千辛万苦来到这里，奢望我给你看鸣响雪松呢？」

「噢，我并不认为全是传说。一开始你的祖父和曾祖父在谈雪松时，我也是不相信。直到后来考察回来后，读了一些科普文献，才知道有些科学家讨论过雪松的疗效，更讶异地发现科学家的看法和圣经如出一辙。可是我从来没听过像

你说的那样，可以透过雪松感觉到人与至高智慧——上帝——的连系。」

「不是你没细读科学家或圣经的言论，就是未能掌握其中的要点，要不然你也不会怀疑我说的话。」

「所以是我错过了什么吗？像圣经里就只有两处提到雪松：神教人用雪松治病，然后还有洁净房屋。」

「但圣经还谈到所罗门王身为明智的统治者，是如何受到人民爱戴。要知道所罗门王可是历史人物，不是传说。」

「那又如何呢？」

「圣经还说这名国王替神用雪松搭盖了一座圣殿，旁边的私宅也是用雪松盖的。他为了取得雪松，找了三万多名工人从别的王国运来；而且还为了砍下雪松，向另一名国王——希兰王——请求提供“善于伐木”的人。为了这棵雪松，所罗门王更送出王国内的二十座城。你想想看，为什么这么明智的统治者，会愿意不惜一切代价，用这种比手边资源更不耐用的材料，建造圣殿和房屋呢？」

「为什么？」

「你也能在圣经中找到答案：“祭司从圣所出来的时候，有云充满了上主的殿，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上主的荣耀充满了殿。”（列王纪上八 10-11）你还能在你们的科学著作中找到间接的证据。」

「太好了，看来可以相信。所以说，雪松将为人类揭开

许多秘密，那就请你告诉我可以砍下的雪松在哪吧。我要把它运到城市，让世界各地想要摸它的人都能轻易取得。」

「现在地球上哪有这种城市呢？要居民不亵渎这个圣物，誓言保护它并为访客提供适当的环境。」

「我会找找看的，为什么你直言这很难做到呢？」

「现代人的意识都过度受限于技术治理世界的程序，变成了生物机器人。」

「什么生物机器人？」

「在技术治理世界的建构原理中，人类发明各种机械和社会秩序，以为是要让生活更加便利，但事实上这全是错觉。」

「在技术治理的世界中，人类自己变成了机器人。人总是没有足够时间思考存在的本质或倾听他人，甚至连自己的命运也没空思考，就像个设定好程序的机器人。譬如你，已经亲眼看到、亲耳听到，却仍然对此半信半疑。」

「阿纳丝塔夏，我的情况不同。我不会说自己是坚定的信徒，我一般是会相信的，但或许和其他人不一样。现在我们这有很多真正的信徒，很多人都会读圣经。他们可以立刻想起自己在圣经里看到多少关于雪松的事，他们一定会相信并爱惜你的雪松片。」

「信仰有很多种，弗拉狄米尔。经常有人手里拿着可兰经、圣经或其他各代智慧的书，然后说自己相信，甚至还试着教导其他人。然而，他不过像在跟上帝交易罢了：“你看，

我相信你。发生什么事可要记得我。」

「那什么才算是信仰呢？究竟该如何表达信仰？」

「信仰在于你的生活方式、世界观、对自我本质和使命的认识、得宜的举止、人与环境的关系，以及你的思考。」

「也就是说，只有相信是不够的？」

「只有相信绝对不够。想象一下在军中，所有士兵从头到尾都相信指挥官。他们从不上场打仗，只是坚信他能靠自己战胜。于是，士兵都坐了下来，看着指挥官一人面对大军，激昂地喊着：“冲锋陷阵吧！我们相信你做得得到”。」

「不是这样的，你这样比喻不正确，这种荒唐事不可能发生。」

「这种荒唐事确实就发生在现实生活中。」

「不然你举个具体的例子，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而不是虚构的。」

「好。俄国有座城市叫格连吉克，它能够让人远离日常尘嚣，是一个可以静心、接触圣地的地方。

「这座城市里面和周围有许多圣地，这些圣地要比现今在耶路撒冷的圣地更重要，也比埃及的金字塔有意义。

「这座城市本可成为全世界最富庶的城市，程度更胜耶路撒冷和罗马，却一步一步走向毁灭。这是座度假城市，各种房屋、旅馆渐渐人去楼空。当地政府抱持着唯物主义的思维，而看不见能使城市繁荣的宝藏。当他们谈起自己的城市，

总是在讲大海、人工疗法、旅馆房间的床头柜和冰箱，却完全没提到圣地。他们自己不了解圣地，而且也不愿意弄清楚，优先考虑的都是别的事情。

「城里很多人都自称信徒，分了许多不同的派别，有些人还积极劝人皈依。是要皈依哪种信仰呢？他们破坏了与环境的关系，甚至正在打破自己所读的经典戒律，比如说圣经所说的“爱邻如己”。

「不过，在爱邻居前得先认识他们，总不能爱个你不认识的人。但是自称信徒的他们，却不认识自己的邻居，不知道住在圣地的祖先。他们可是留给后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圣地宝藏，传递他们千年来的智慧和灵魂之光。很多人都自称为信徒，却从未注意过周围的圣地——祖先为了帮助后人而留下的圣地。」

「这座城市到底有什么样的圣地？」

「你知道吗，弗拉狄米尔，在格连吉克的附近，就有圣经里多次提到的黎巴嫩雪松。这个由上帝亲手创造的生命，早在耶稣基督出世前就被谈论过很多次了。它就在这座城市的附近，虽然仍是个树龄只有一百岁的孩子，但已长得非常漂亮、强壮。它之所以能在那儿茁壮，是因为有个受人景仰的人栽种了它——作家柯罗连科（V.G. Korolenko）。多亏他当时受人尊崇，雪松四周才围起栅栏。可是现在作家的故居却已荒废，大家也不再注意那棵树了。」





作家柯罗连科种的黎巴嫩雪松

「那信徒呢？」

「城里许多自称信徒的人从不关心这棵雪松，更不在乎前人留下来的其他圣地。他们恣意破坏……城市也渐渐没落了。」

「那么上帝会报复、惩罚他们吗？」

「上帝是仁慈的，从来不会报复。但没有人留意祂的造物，祂又能怎么办呢？」

「太不可思议了！真有这么一棵树存在吗？必须查证一下。」

「确实存在，而且城市周围还有其他许多圣地，世人却以技术治理的观点相待，就好像是对待智慧法老的金字塔那般。」

「什么？你怎么知道埃及的金字塔？」

「感谢历代祖先为我留下来的能力，让我能与思想及智慧的次元沟通。透过这种沟通，我可以知道你在思考且感兴趣的一切。」

「等等，我来考考你。告诉我，你知道埃及金字塔的秘密吗？」

「知道。就我所知，金字塔的研究者都把时间花在物质层面，他们最感兴趣的是金字塔的兴建方法、规模大小、各面的关系、里面藏着什么宝藏、放了什么东西。他们认为当时的人是基于迷信而兴建，推断金字塔只是用来保存宝藏、法老的遗物、遗骸与荣耀。他们却因此远离了最根本的意识层面。」

「我不懂，阿纳丝塔夏。远离了什么意识层面？」

阿纳丝塔夏安静了一会，似乎在看无穷的远方，接着开始说起一段奇妙的故事：

「你知道吗，弗拉狄米尔。地球远古人类拥有的各种能力，能让他们远比现代人聪明。原始的人类能轻易且完整地

利用充满宇宙的讯息库，这些讯息是由至高智慧——上帝——创造。祂、人类本身、人类的思想都对此有贡献，让讯息库庞大到能够回答任何问题。它相当不显眼，答案只会在一转瞬间，出现在提问人的潜意识中。」

「那么，这给他们带来了什么？」

「他们不需要太空船飞往另一颗星球，因为只要内心渴望，就能看见那儿的事。

「他们不需要电视、电话、缠绕地球的通讯缆线，甚至文字也不用，因为你们从书上得到的讯息，他们都能透过其他方式瞬间取得。

「他们不需要工业生产的药物，只要在需要时稍微动手，便能获得所有最好的药物，因为那就存于大自然中。

「他们不需要现代的运输设备，不需要汽车和食品加工系统，因为这一切都已经提供给他们了。

「他们明白，地球上某个地区的气候变迁，是迁移到另一个地区的信号，好让之前的地方得到休息。他们熟知整个宇宙，以及自己的星球。他们是思想家，知道自己的使命。他们让地球变得完美，宇宙的一切都无法媲美。他们的智慧仅次于宇宙的至高智慧——上帝。

「大约在一万年前，横跨现在欧亚北非和高加索的文明之中，人与宇宙智慧的连结开始部分或完全地减弱。从那一刻起，人类开始走向全球浩劫。生态、核能、细菌.....无论哪种

灾难，都如同科学家所预言到的，或者古代宗教所影射述说的一样。」

「等等，阿纳丝塔夏。我完全搞不懂这些“残疾人士”的出现，与全球浩劫有何相干？」

「你用现代的术语“残疾人士”来形容他们，真是非常贴切。是的，他们是残疾人士，有缺陷的人。现代人如果失去视力，会需要什么？」

「需要有人引导。」

「如果失去听力呢？」

「需要特殊设备。」

「如果没有手或脚呢？」

「需要义肢。」

「可是他们失去的是更重要的东西。他们和宇宙智慧之间没了连结，失去了能够改善、管理地球的知识。想象一下，如果超现代的太空船船员，突然间失去百分之九十的智力。无法思考任何事的他们开始折下机壳，在太空舱室里生火，拆毁控制台的设备，当作自己的装饰品、玩具。发疯的船员正可比喻那些人，而你所谓的那些“有缺陷的残疾人士”，先是发明了石斧、长矛，再来.....思想持续进展之下，最后发明了核弹头。时至今日，他们仍一意孤行到难以理解的地步，不断破坏完美的创造物，用粗糙的发明替代。

「他们的后代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发明，却也破坏了地球

比现代更完美的自然机制，创造出各种人工的社会结构，接着开始互相争权夺利。

「这些机制、机器无法像大自然一样自力更生，不仅不能够繁殖，受损时也无法像树木一样自行复原。因此，技术治理者需要很多人替这些机制服务，事实上就是把一部分人变成生物机器人。这种机器人失去了认知真理的能力，所以容易受人摆布。举个例子好了：若先是透过人工的资讯媒介，在他们的脑中植入“需要建立共产主义”的程序，并创造特定颜色的符号、徽章和旗帜。然后，再使用相同的媒介，在其他人的脑中灌入“共产主义不好”的程序，提供别的符号、颜色。接下来，这两组不同程序的人马会互相憎恨，恨不得将对方赶尽杀绝。

「这一切都始于一万年前，越来越多人失去和至高智慧的连结。我们的确可以说他们疯了，因为没有任何生物能像他们这样污染地球。

「在那遥远的时代，仍有少数人可以自由利用宇宙的智慧。他们由衷希望，当空气肮脏到难以呼吸，水源污染到无法饮用，发明的人工维生设施——不管是科技设备，还是社会制度——都变得是种累赘，越来越常引发事故时，人类能开始反思.....

「站在深渊边缘的人类会开始思考存在的本质，反思自己存在的目的与意义。到时会有很多人想要明白原始起源的



真相，但前提是必须先恢复人类原初的能力。

「生活在一万年前的少数人仍有这样的能力，基本上都是群体的领导者——部落首领。他们——或说是别人依照他们的指示——以厚重的石板建造特殊的结构。以石板围成的内部石室大小约为一点五乘以两公尺，高度在两公尺左右，有时大一些，有时则小一些。石板会微微倾斜向内。有些石室是由整块巨石刻成，有些则藏在地底下，用土堆覆盖着。在石室的一面墙上，会凿出直径约三十公分的锥形孔，再用完全吻合的石头塞住。

「安葬在此种墓穴的人，并未丧失利用宇宙智慧的能力。当时仍在世的人，甚至千年以后出生的人，都能前往墓穴，为他们感兴趣的问题找到答案。要做到这点，必须在石室旁静坐。有时马上就能获得答案，有时答案会来得晚一些，但是肯定会有。这些结构和在此永别的人，成为了讯息接收的媒介，让我们更容易和宇宙的智慧沟通。

「这种石砌结构是埃及金字塔的雏形，只是金字塔的接收能力比较弱（虽然体积大很多），不过两者的本质和功能是一样的。

「安葬在埃及金字塔里的法老也算思想家，他们保留了原始起源的部分能力。

「但如果要透过金字塔得到问题的答案，活着的人不能独自前往金字塔，而是要连同许多人。他们要沿着四边站，

将视线和思考向上，像是扫过金字塔的斜边直达顶端。

「在顶端那儿，众人的目光和思想汇聚成点，形成能够接触宇宙心智的管道。

「就算是现在，我们也能用同样的方法得到想要的答案。思考汇聚的地方会产生类似辐射的能量。如果把感测器放在金字塔顶端的汇聚处，会侦测到这种能量的存在，站在底下的人也会有不寻常的感觉。

「噢，要不是现代人高傲的罪过、普遍存在的错误观念，认为过去的文明不高明.....现代人早就可以解开金字塔真正的意义了。现代的研究者都只关注兴建的方法，却仍然不得其门而入。其实答案很简单：在建造金字塔的期间，除了体力和各种工具外，他们随时会用意念来减少地心引力。拥有这种能力的人都会协助工人兴建金字塔。现在还是有些人可以利用意志，来移动小东西。然而，比起和宇宙心智接触的效果，金字塔还是与体积小、更早出现的石砌结构差了十万八千里。」

「阿纳丝塔夏，为什么？是因为结构、形状吗？」

「弗拉狄米尔，因为是活的人走到里面等待死亡。他们的死很不一样，是走进了永恒的冥想。」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活的人？为什么？」

「为了为后代创造机会，让他们能够恢复原初的力量。上了年纪的人——通常是智慧过人的首领，或是部落的元老——



—如果感到残生将尽，就会要求亲戚、家人将自己安置在石室。如果大家觉得他是值得的，就会帮他达成心愿。

「大伙推开沉重又巨大的石板盖，让他进入石室后再度盖上。里面的人完全与外在的物质世界隔绝，眼睛什么也看不见，耳朵什么也听不到。在这么一个与世隔绝的环境下，甚至想后悔的机会都没有，不过也尚未进到另一个世界。关闭平常使用的感官（视力和听力），却能打开和宇宙心智完全沟通的可能性，理解各种现象和地球人的行为。最重要的是，他们日后能将生前所思传给活着的人，以及他们的后代。现在你们大概会将这种状态称为“冥想”，但这和永恒的冥想比起来，只能算是小儿科。

「后来的人来到石室，拔出塞住洞口的石头。他们会开始沉思，探询萦绕在石室内的思想。智慧的精神是永远存在那儿的。」

「阿纳丝塔夏，但要怎么向现代人证明这种地方确实存在，还有前人走进永恒的冥想？」

「可以证明！我正要告诉你。」

「怎么证明？」

「非常简单，因为这些石室……仍保留至今。你们现在把它称为石墓，看得到，也摸得到。你大可查证我所说的一切。」

「什么？在哪？可以和我说在哪个地方吗？」

「好的。像是在俄罗斯境内，离高加索山脉不远处就有

好几座城市，现在叫做格连吉克、图阿普谢、新罗西斯克和索契。」

「我会专程去这些地方查证。实在令人难以置信，我一定会查证的。」



### 位于格连吉克附近的石墓

「当然，去查证吧！这当地人都知道，只是不认为它重要。许多石墓已经被洗劫一空，大家不了解它的真正目的，不知道能透过它来和宇宙的智慧接触。进入永恒冥想的先人，无法再以物质形体出现于世上，为了后代牺牲了永恒。然而，他们的知识和能力却无法延续，这才是他们最大的悲痛和担忧。」

「至于要怎么证明是活人走到里面等待死亡，可以从石

墓中发现的骨头位置确定。有些死者是躺着，有的坐在角落，或斜靠在石板上。

「现代人早已证实这件事了。你们的科学家也描述过，却还是认为它不重要，从未认真研究过。石墓遭到当地人破坏，石板还被拿来当建材。」

阿纳丝塔夏黯然低下头，沉默了一会儿。我答应她：

「我会去解释，去跟他们解释这一切，不再让他们盗墓、破坏，也不会再嘲笑。他们只是不知道.....」



### 多数石墓遭受人为破坏

「你觉得解释会有用吗？」

「我试试看。我会去这些地方，然后解释看看。目前还想不到其他方法。我会找出这些石墓，并且鞠躬表示敬意，并和大家解释一切。」

「太好了。到时如果你去了这些地方，也请到我祖奶奶长眠的墓前致敬。」

「太不可思议了！你怎么知道你的先人住过这些地方，还知道她是怎么死去的？」

阿纳丝塔夏回答：

「弗拉狄米尔，怎么能不知道先人是怎么生活、做了什么？他们想要什么、追求什么？我的祖奶奶尤其值得后人的追怀，我们家族的所有母亲都传承了她的智慧，至今她也还在帮助我。

「我的祖奶奶就是这样的女性，她完全知道在哺育婴孩时，该怎么赋予他和宇宙心智沟通的能力。当时的人类已经和现在一样，忽略了这种能力的重要性。哺乳时绝对不能因外务分心，要全心全意想着孩子。而她知道该想什么、怎么想，所以她想把自己的知识传给所有人。

「她在还没很老的时候，就请首领将她安置在石墓。因为她知道首领已垂垂老矣，而下一任首领绝对不可能答应她的请求——女性很少能进入石墓。老首领相当敬重我的祖奶奶，敬佩她的知识，所以答应了她的请求。只是她不能强迫男性推开厚重的石板，更不能要求他们在她进入后推回。因此，这个任务只能由女性独自完成。

「可是已经很久没有人前往她的石墓，没有人对她的知识感兴趣。她是如此渴望把知识传给每个人，想让孩子都能幸福，父母都能开心。」

「阿纳丝塔夏，如果你允许，我就去拜访她的石墓，请



教她在哺乳时该想什么、怎么想。请你告诉我位置。」

「好的，我会告诉你，只是你不会明白。你毕竟不是哺乳的母亲，无法体会母亲哺育孩子的感觉。只有女性——哺乳的母亲——能够理解。你只要去摸摸石墓，想想她的好，她就会非常高兴了……」

我们沉默了一段时间。我很讶异她竟能精准指出石墓的位置，好让我在日后查证。我也不再怀疑石墓是否真的存在。不过，我还是要求她向我证明，是否真有可能与我无法理解的无形宇宙智慧接触。阿纳丝塔夏回答：

「弗拉狄米尔，如果你总是怀疑我所说的话，那么无论我提出多少证据，你都会疑惑而无法相信，要我花更多的时间解释。」

「你别感到委屈，阿纳丝塔夏，只是你这种非比寻常的隐士生活……」

「怎么可以把我称为隐士，我不只有机会与地球的一切接触，甚至还可以做得更多。世界上，很多人的身边都围绕着与自己一样孤独、封闭的人，这些人才是隐士。独自一人并不可怕，在人群中感到孤独才教人害怕。」

「话说回来，要是从知名科学家的口中说出，的确存在文明思想所创造的次元，那么大众还是会倾向相信科学，而不是你说的话。现代人就是这样，觉得正式的科学才是权威。」

「的确有这样的科学家，我看过他们的想法。我不能说出他们的名字，但照你们的标准，一定是举足轻重的科学家。他们有丰富的思考能力。你回去后可以自己去查证，对照我所说的一切。」

\*\*\*

抵达高加索后，我在格连吉克附近的山上发现石墓，并用彩色相机拍了一些照片。大家都是在地方历史博物馆里认识石墓，只是并未善加重视。



我还找到阿纳丝塔夏祖奶奶长眠的石墓。我在墓前鞠躬示意后，便把花放在长满青苔的石门上。

我看着这些石墓，心里想着这就是最好的证明，既看得到，也摸得到。我在来此之前，重读了《列王纪上》的所罗门王，思考他与雪松之间的关系。和科学沾不上边的我，不打算翻阅大量的科学论文，来证明阿纳丝塔夏说过的话。然而，这名来自西伯利亚泰加林的年轻隐士，似乎已经能用现代科学的语言，从遥远的一方证明自己所说的真理，这实在

还是令人难以置信。许多读者还自行带来或寄给我有关宇宙心智存在的科学著作。

我在书的开头就提过两位科学院士的观点，一位是俄罗斯医学院院士、临床暨实验医学所所长卡兹那雪夫，另一位是俄罗斯科学院国际理论暨应用物理所院士阿基莫夫。两人都曾在 1996 年 5 月的《奇迹与探险》杂志发表文章。

\*\*\*

这篇关于格连吉克圣地的章节，是在这座城市里写成，随后由友谊疗养院的员工马琳娜·达维多夫娜·斯拉布基娜输入电脑。这本书出版之前，疗养院的员工都读过了。在这期间，还发生了.....

事情发生在 1996 年，莫斯科时间 11 月 26 日 10 点 30 分，表面上不是什么耸动或异常的事件，可是.....我确信这攸关着全世界。

格连吉克区普沙达村附近山区的一座石墓，来了一群妇女。她们是友谊疗养院的员工，分别是拉里奥诺娃、格里巴诺娃、兹伟金采娃、扎伊采娃、库罗夫斯卡雅、塔拉索娃、罗曼诺娃，以及斯拉布基娜。





1996年10月26日，米格烈亲自为探访石墓的八位妇女  
拍照

其他游客来此大多是为了欣赏大自然之美，闲来无事来看看山上这座孤单的石墓。可是这些人——或许是千年来第一次——为了缅怀祖先特地参拜这座石墓，像一万多年前的人类记忆致敬。宗族的英明领袖出于自愿，活着进入石墓闭关。他当初活着进去，为的是要将宇宙的智慧流传千年，造福所有后代。

实在难以计算，他的努力究竟遭世人冷落了几千年。我们世代的破坏痕迹却烙印在古代的石板上——现代人胡乱涂鸦、将石门强行凿开。来到石室的人（至少在上个世纪），从未想过安葬在此的先人，忽略他的智慧、愿望，以及为活着的人奉献自己的渴望。我在看过几本革命前和比较近代的专书后，清楚证实了这一点，实在令人感到惋惜。

科学家、研究人员、考古学家惊讶的都是石墓本身的大小，想要确认当初是如何加工并搬运好几吨的石板。

而现在.....我看着站在石墓旁的妇女，看着她们带来放在墓前的花束，心里想着：「我们聪明的祖先啊，这是几百年来，甚至几千年来，你第一次收到花束呢。你的灵魂现在有什么感觉？此时此刻的星光界会发生什么事？我们久远却又如此亲近的祖先啊，你们是否觉得这束花第一次代表了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你们现代的子子孙孙，会渴望达到更高的意识。

这仅仅是第一束花，将来一定会有更多的，但这第一束花也是最难得的，你们可要帮助现代的人理解宇宙的智慧，帮助他们提高意识。你们是我们的远祖啊！」

这次前来石墓的还有格连吉克市卫生防疫局的稽查员波克罗夫斯基。当地导游兼历史学家的拉里奥诺娃，请他来测量石墓的辐射量。

她曾经告诉我，有一次在参观石墓的时候，有位游客带的盖氏计数仪侦测到高辐射。为了不要吓到其他游客，他把拉里奥诺娃拉到一旁，给她看了看仪器，告诉她石墓附近有辐射。

卫生防疫局员工这次提着特殊工具箱，里头装着相当精密的仪器。他在还没接近石墓之前，就开始侦测土地的辐射，一直持续到抵达坟墓。他甚至还侦测了石墓的内部。

拉里奥诺娃为她们导览时，我却感到心急如焚，担心稽查员会向大众公布辐射的侦测结果，这就表示辐射不再只是

游客的观察，而会变成官方的结论。一旦大家知道有高辐射，可能就不会有人想来石墓了。阿纳丝塔夏告诉我，这种类似辐射的能量时而出现、时而消失，而且可以控制，对人体有益无害。然而，我们现代人要是听到这名“不太正常”的女性所说的，抵触了现代科学的论点，以及现代仪器证实的事实（况且还是现代人相当害怕的辐射），他们会做何感想呢？

「天啊，」我心想，「阿纳丝塔夏真是可怜！她是如此渴望世人能以不同的态度，更加爱护这些古老又特别的祖坟。可是现在官方即将公布数据，情况好一点就是不会再有人来，最糟就怕石墓遭全数摧毁，甚至也不会和以前一样拿来当建材。但如果宇宙的心智确实存在，如果阿纳丝塔夏真能轻易利用，他们俩至少想点办法吧。」

波克罗夫斯基走向站在石墓旁的友谊疗养院员工，向她们公布仪器上的数据。结果令人难以置信！我一开始相当意外，随后内心却充满了喜悦。根据仪器的读数，土地的背景辐射越靠近石墓.....居然越低！

还有更不可思议的，一行人在路上经过几个背景辐射较高的区域，照理说现在站在石墓旁的他们，衣服、鞋子都应该会沾到辐射，可是仪器却侦测到背景辐射减少。这似乎是有什麼看不到的人说：「别害怕，我们是你们遥远的祖先，没有任何恶意。孩子，就把我们的智慧拿去吧！」

我突然意识到.....是阿纳丝塔夏！这次肯定是她居中促成

的。是她在石墓几千公里以外的地方，建立横跨数千年的无形连结，串起现代的人类和远古的文明，让人更往良善的意识迈进了一大步。尽管目前仅有少数人，但这都还只是开始。而且这确确实实发生了，因为在我面前的是真实的石墓、真实可见的妇女，以及她们带来的花束。

科学文献指出，图阿普谢、索契、新罗西斯克的近郊都有石墓，英国、土耳其、北非和印度也发现过。这证明了远古文明有着共同的文化，即使距离再远也能互相沟通。只要越来越多人知道阿纳丝塔夏所说的，他们肯定也会以不同的态度对待其他保存下来的石墓。

这点从格连吉克市民的反应就看得出来。发现石墓秘密的那次，就是全球首度的石墓行程，是在格连吉克这个地方。那次是由拥有三十年导游经验的历史学家瓦伦缇娜·捷连季耶夫娜·拉里奥诺娃带队。身兼地方议员的她形容自己是「最幸运、也最幸福的人」。

事情还不只这样。还有一群格连吉克的历史学家，在拉里奥诺娃的带队之下，开始比对已知的事实。他们访问当地耆老、阅读圣人传记，最后证实阿纳丝塔夏是对的，格连吉克附近的确有许多圣地。这些俄罗斯独特的圣地，大部分都未曾在旅游书里提到，例如：黎巴嫩雪松、圣妮娜山、隐修院，还有具有疗效的「圣手泉水」（只要有人在那把病治好，就会在树上绑上一块布）。

格连吉克地区最近在重建教堂——赛吉耶夫圣三一修道院的分院。在我见证这一切后，心想：「光是俄罗斯的一个小角落，就有这么多的圣地，还有治病的泉水，俄罗斯人却还是到遥远的国度祭拜别人的神。在俄罗斯的其他地方，究竟还有多少个被人遗忘的圣地？又有谁能发现呢？」

我已经尽我所能。虽然这当然不够，不过还是给了我一点希望，期望阿纳丝塔夏能让我看看儿子。我买了连身裤、玩具和婴儿食品，动身前往西伯利亚泰加林，想要再看看阿纳丝塔夏和儿子。

未完待续.....

## 弗拉狄米尔·米格烈致各位读者

目前网络上有许多网页内容，主要在宣扬与《鸣响雪松》系列主角阿纳丝塔夏类似的思想。

其中不少网站冒用我的姓名「弗拉狄米尔·米格烈」(Vladimir Megre)，声称自己是官方网站，并以我的名义回复读者来信。

就此我认为有必要告知各位敬爱的读者，我决定自己设立国际官方网站 [www.vmegre.com](http://www.vmegre.com) 。

这是唯一的官方窗口，负责接收来自世界各地、不同语言地区的读者来信。

只要您订阅此网站内容，并注册为会员，就能收到日后举行读者见面会的日期与地点，以及其他相关讯息。

我们网站将为各位敬爱的读者统一发布《鸣响雪松》在世界各地的最新信息。

弗拉狄米尔·米格烈敬上



鸣响雪松系列书涵盖主题：人与自然、教育、农耕、潜能发展、两性、家庭、疗愈、身心灵、饮食、超自然能力、生态家园、祖宗智慧、宇宙与人类历史、人类未来等等。

人类的细胞里深藏着创世以来关于先祖的资讯，  
由第一个人类遗传下来的。  
这份资讯记载着那个人类还生活在天堂乐园的时代。

时至今日，我们遗忘了怎么连结和运用这份资讯。

在西伯利亚泰加林的隐士阿纳丝塔夏，  
仍保有这个能力——她能够感知这份资讯。

而且能进一步模拟先祖的感受和愿望，  
重现当时人类的生活景象。

阿纳丝塔夏自己活出了人类原初的天赋能力。

那么今天的人类还能不能重返天堂乐园呢？

阿纳丝塔夏笃定地说：可以的！

「地球虽然很大，但也非常非常敏感。你也比蚊子大很多，但是你可以清楚感觉到有蚊子停在身上。地球也是一样，所有一切都感觉得到——当她被铺上水泥和柏油；当她表面生长的森林遭到砍伐、放火；当她内部被挖掘、被洒了一层叫做肥料的粉状物。她会很痛，但她还是爱着人类，就像母亲爱着她的小孩。」

——阿纳丝塔夏



俄罗斯知名系列著作，在俄国销售超过 1100 万册，全球翻译成 20 多种语言。

鸣响雪松系列书感动了成千上万人的心，唤醒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渴望！

俄国有超过数百个生态聚落、全球超过数万个生态家园因此系列书而成立！

「她会让爱的美丽诗句充满整个世界，就像一场春雨，洗去地球沉积已久的污泥。」阿纳丝塔夏的祖父说。

「她要怎么办到？」我问。

「用她心中的热情和梦想的力量，散发源源不绝的灵感与光。」他回答。

「她的梦想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力量？」

「身为人与创造者的力量。」

继第一集出版之后，没有写作经验的米格烈，一跃成了俄罗斯的畅销书作家。

阿纳丝塔夏的梦想也一个接着一个地成真了，让读者目睹了梦想的伟大力量！

读者也纷纷致信给作者，要求听更多的故事。

米格烈在离开森林后，是如何放下生意、克服万难将书成功地出版？

这位与众不同的阿纳丝塔夏她究竟是谁？

米格烈是如何被她选上，来协助她传讯、甚至成为了她心爱的人？

阿纳丝塔夏还跟他说了些什么？

在第二集中，米格烈述说了更多他自己都无法置信的奇妙故事！不只包含更多与阿纳丝塔夏精彩绝伦的对话，也包含了许多阿纳丝塔夏祖父真诚动人的深度智慧。其他话题还包括了：阿纳丝塔夏奇特感人的成长故事、与植物建立关系的重要性——植物是如何创造爱的氛围来帮助人、疾病的探讨、如何制造具疗效的雪松油、小农节、吟游歌者、深藏永恒古老智慧的石墓等等。又是一本直触人心、充满美好力量及令人大开眼界的经典著作！

大陆

请支持正版书！ 正版现货：

盐小乐的微店 微信：xing\_12\_520 淘宝店铺：

我是金鱼花火 电话：15901954622

阿纳丝塔夏系列专买店

电话：13318819319

微信：Lwq13318819319

悟空的花园小铺淘宝店、当当网、天猫灵扉图书专营店

启书屋 联系人：王鑫，

微信 ID：warmflower06

鸣响空间淡墨轻衫淘宝店

如果空间工作室

徐汇区中山西路 1878 弄凯托大厦 2 号 1402 电话：

晓琳 13818998042 微信：xiaolin315

诚品书局不是书店 青岛市市南区南京路 100 号创意 100 产业园 0532-80809565